

耶稣基督
后期圣徒教会



传承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简史



传承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简史

传承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简史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犹他州盐湖城发行

目录

导言	v
第 1 章：第一次异象	1
第 2 章：奠定教会的基础	5
第 3 章：在俄亥俄州嘉德兰建立国度	21
第 4 章：在密苏里州建立锡安	37
第 5 章：纳府的牺牲和祝福	55
第 6 章：每一步都是信心	69
第 7 章：向各国树立旌旗	81
第 8 章：考验与试炼的时期	93
第 9 章：不断壮大的教会	105
第 10 章：广布全球的教会	121
第 11 章：今日的教会	133
结语	145
附注	147

This publication is a translation of an original English document. In China, it is for personal use by members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Persons outside China are not authorized to distribute this publication in China. Any practices, organizations, and/or activities referenced in this publication that are not permissible under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e not to be implemented there.

本出版物为其英文原文的翻译。在中国境内，本出版物供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个人使用。境外人士不得在中国境内发行本出版物。本出版物中任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法规相悖的作法、组织及/或活动，皆不适用于中国。

第 50 页：《约瑟·斯密在利伯地监狱》，格瑞·奥申绘。© 格瑞·奥申

第 68 页：《帕雷街的尽头》，格兰·霍普金森绘。© 格兰·霍普金森

© 版权所有 1996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美国印行

英语核准日期：11/96

翻译核准日期：4/11

Our Heritage: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译本

Simplified Chinese

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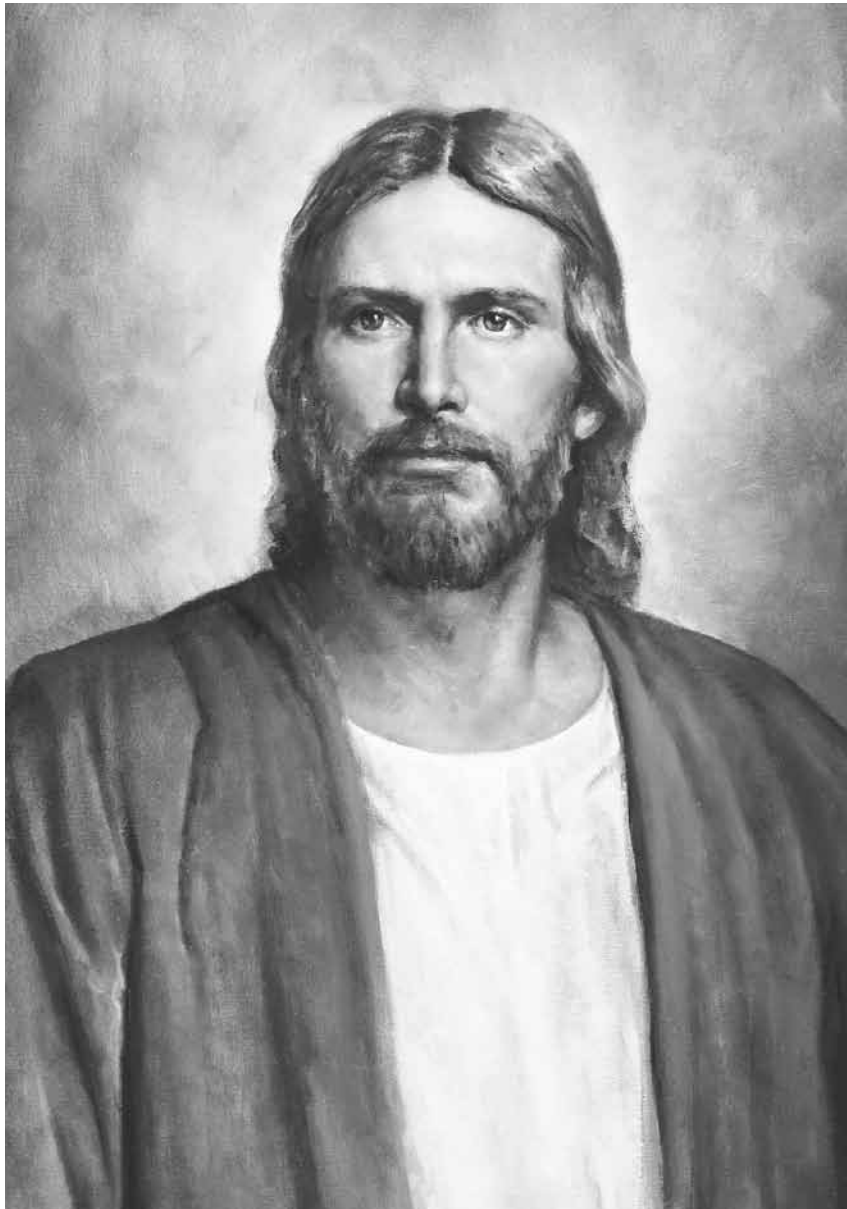
本书主要的信息，是自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立以来就已表明信息。本福音期的第一位先知约瑟·斯密曾教导我们：

“我们宗教的基本原则是使徒们和先知们的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见证他死亡、被埋葬、第三天复活，和升上天去；所有其他有关我们宗教的事都只是这见证的附属物。”¹

约瑟·斯密之后历任的先知也都为救主神圣的使命附上了他们个人的见证。总会会长团郑重宣布：

“承蒙召唤及按立来自世人见证耶稣基督，我们见证他在大约两千年前的复活节早晨复活，而他今天仍然活着。他有着荣耀与不朽的骨肉身体。他是世界的救主、光和生命。”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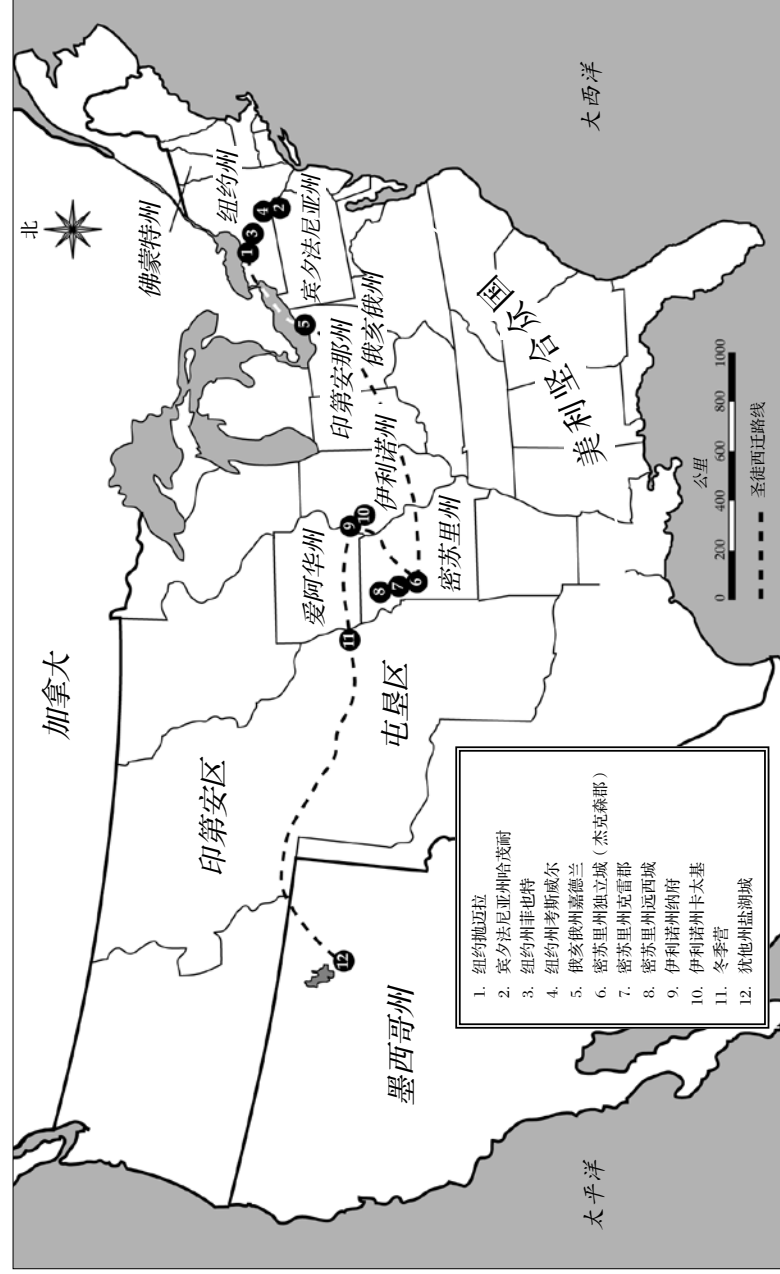
数百万的忠信圣徒也对耶稣基督的神性有见证。这样的认知促使他们做出必要的牺牲来建立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亦即神在地面上的国度。本教会的创建史是一则关乎信心、奉献与喜悦的故事；是活着的先知向现代世人教导神的真理的故事；也是一群来自社会各阶层的男男女女寻求耶稣基督圆满的福音、寻得后亦不计代价成为救主门徒的故事。这些坚毅的圣徒无视于痛苦、磨难而不断前进，甚至在人生最晦暗的时刻仍见证神的慈爱与他的爱所带来的喜悦。他们留下的是信心、勇气、服从与牺牲的美好传承。



本福音期的每位先知
都为救主耶稣基督的神圣使命作见证。

这信心的传承今天仍延续着。世界各地的后期圣徒是他们祖国的现代先驱者；他们凭着信心与勇气，生活在这个充满新挑战与新机会的时代。这信心的故事仍待再添新页；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为后代子孙留下一些传承让他们遵循，帮助他们了解遵行与分享耶稣基督福音的喜悦。

当我们对先人的信心有更多的认识时，我们就更能了解那些与我们携手同为救主作见证、合力创建他国度的人们，也才能下定决心作主耶稣基督忠信的门徒，过更正义的生活。



184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本图显示教会早期历史上重要的地点和迁移路线。

第一次异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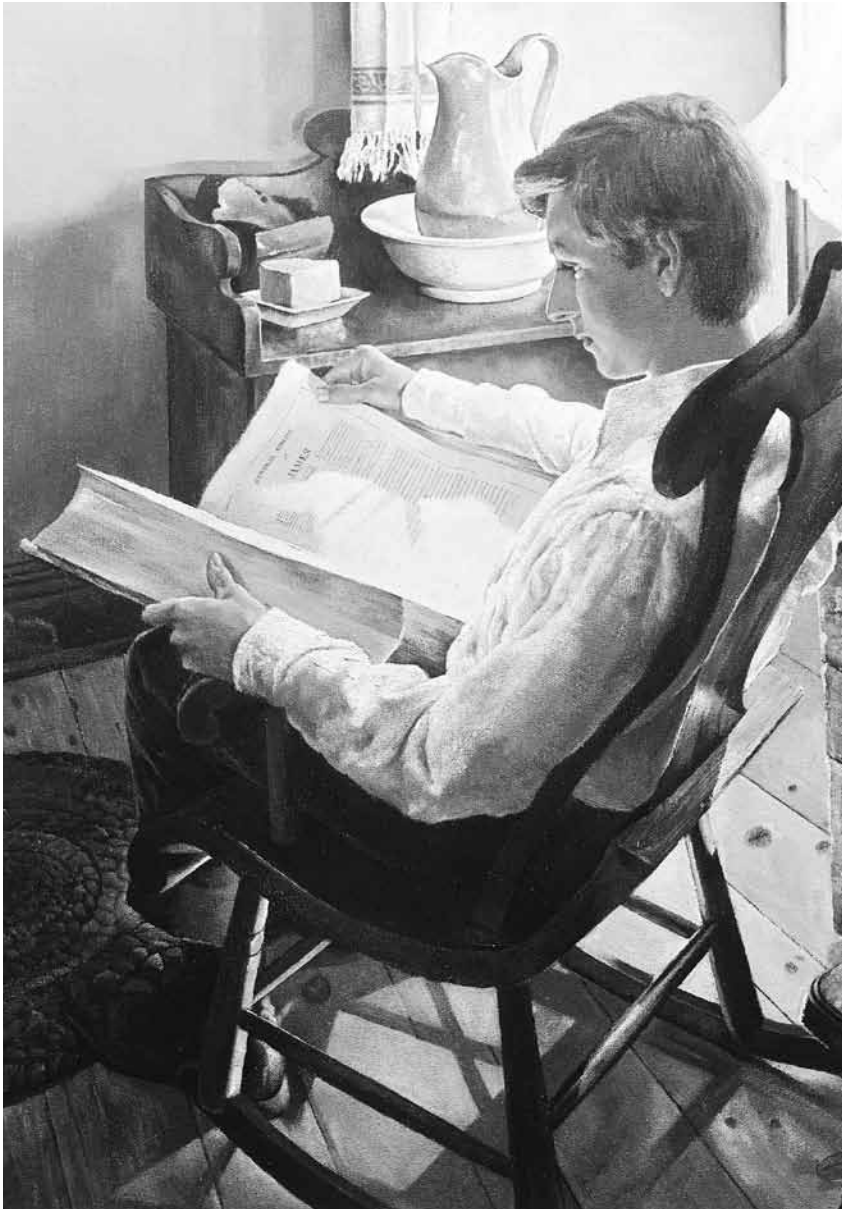
复兴的必要

耶稣的使徒去世后，圣职的权力和许多福音的真理都从地上被取走，揭开了一段漫长的灵性黑暗时期，称为“大叛教”。先知阿摩司早已预见真理丧失之事，并宣称“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的话”的日子就将来到（阿摩司书 8：11）。在这段漫长的叛教期间，许多诚心的男女想寻求圆满的福音真理，却遍寻不着；许多教派的牧师传讲不同的信息并呼吁世上的男女加入他们的教会。尽管这些牧师有正当的动机，却没有圆满的真理或神的权柄。

然而，主在他的慈悲中应许过，他的福音和圣职权力有一天会在地面上复兴，并且永不再取回。十九世纪初期，他的应许即将实现，叛教的漫漫长夜亦将结束。

小约瑟·斯密的勇气

十九世纪初期，约瑟·斯密和露西·斯密一家人住在美国新罕布什州的黎巴嫩。他们是家境贫微的平凡人，需要辛勤劳动来维持清苦的生活。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小约瑟七岁时得了伤寒；新英格兰地区有三千多人因罹患伤寒而丧生，小约瑟却幸存了下来。就在日渐康复之际，他左脚的骨髓受到严重感染，引起的剧痛难以忍受，整整持续三个多星期。



研读经文促使年轻的约瑟·斯密向主求问
哪个教会是对的。

当地一位外科医生认为这条腿必需切除，但是在约瑟母亲的坚持之下，他们又找了另一位医生。当地附近达特茂学院的外科医生耐森·斯密表示，他可用一项相当新颖却极为疼痛的方法切除部分腿骨以挽救这条腿。这位医生带了绳子要绑住约瑟，但约瑟拒绝了，还说他可以忍受，不需要绳子来绑；他也拒绝当时唯一可用来当作麻醉剂的白兰地酒，只要求父亲在手术时把他抱在怀里。

约瑟以极大的勇气熬过这场手术，而斯密医生这位闻名全国的外科医师也保住了约瑟的腿。在腿部复原而能毫无疼痛地行走之前，约瑟忍受了长期的痛苦。手术之后，斯密家庭移居到佛蒙特州的诺威治，他们在那里的农作物连续三年没有收成，于是又迁往纽约州的抛迈拉。

第一次异象

约瑟·斯密年少时便协助家人清理土地、搬运石块、还担任其他多项工作。他的母亲露西说，约瑟这孩子对事情的思想深入，也常常思考着他不朽灵魂的幸福。他尤其关心的是，所有在抛迈拉地区传道的教会中哪一个才是对的。他自己对这件事的描述是：

“在此大骚动期间，我的脑海陷入了认真的思考，和极大的不安；但虽然我感触很深而且时常很强烈，在情况许可下，虽然我常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但是我仍使我自己远离这些教派。过了一段时间，我心里有点偏向卫理公会，觉得有点想加入他们；但是各教派间的混乱和争吵如此严重，年少的我不谙人情世故，对于谁是谁非，不可能有任何定论。……”

“我正因这些宗教派系的斗争所造成的极端困难而苦恼时，有一天我读到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节，那经文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从来没有一节经文，在人心所产生的力量，能比这节经文在这时候在我心中所产生的更大。它似乎以极大的力量进入我心中的每一个感觉。我一再思考这节经文，知道如果有人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那就是我；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除非我能获得比我当时已有的更多的智慧，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各教派的宗教教师对同一节经文的理解差异极大，把所有诉诸《圣经》解决疑问的信心都摧毁了。

“最后我得到了结论：我一定会继续处在黑暗和混乱中，要不然我就必须照雅各的指示做，就是，去求问神”（约瑟·斯密——历史 1：8, 11-13）。

1820 年春天一个美丽的早晨，约瑟·斯密独自来到他家附近的一座树林里跪下，开始向神献上他心中的愿望，祈求他的指引。他这样描述后来发生的事：

“就立刻被某种力量抓住，那力量将我完全制伏，而且对我有惊人的势力，好像绑住了我的舌头，使我不能说话。浓厚的黑暗围绕着我，有一阵子我似乎觉得自己好像注定要被突然毁灭”（约瑟·斯密——历史 1：15）。

那一切正义的敌人知道约瑟·斯密有一件伟大的事工要做，就企图毁灭他；但是约瑟用尽全力呼求神，于是立刻获得解救：

“就在这非常可怕的刹那，我看见一道光柱，正在我头上，比太阳的光还亮，缓缓降下来，直到落在我身上。

“光柱一出现，我就发现自己已从捆住我的敌人那里被救出来。光停在我身上时，我看见两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无法形容。其中一位对我说话，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约瑟·斯密——历史 1：16-17）

约瑟一镇定下来便求问主：所有教派中哪一个才是对的，而他应该加入哪一个。主回答说：“我必不可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因为他们全都是错的”，并且“他们所有的教条在他看来都是可憎的”。他说他们有“虔敬的外貌”，却否定“虔敬的能力”（约瑟·斯密——历史 1：19）。他还告诉约瑟更多的事。

异象结束后，约瑟发现自己躺着，仍旧注视着天空。他慢慢恢复力气后便回家去了。

1820 年的那天清晨太阳升起时，约瑟·斯密实在无法想像曙光乍现之际，地面上会再出现一位先知。这位住在纽约州西部的卑微男孩已蒙神拣选，要执行一项奇妙又奇妙的事工，让福音和耶稣基督的教会在地面上复兴。他已亲眼见到两位神圣的人物，也是现在唯一能见证天父与其子耶稣基督真实神性的人。那天早晨的确是更光明的时代的开始——林间洋溢着光辉，父神和耶稣基督召唤一名十四岁的男孩做他们的先知。

奠定教会的基础

摩尔门经的问世

天使摩罗乃来访

1823 年 9 月 21 日晚上，即获得第一次异象的三年后，约瑟·斯密祈祷求主原谅他年轻时所犯下的愚昧行为，并寻求进一步的指示。主回答他的祷告，派遣一位天上的使者来教导他。约瑟这样写着：

“他叫我的名字，告诉我他是从神面前派到我这里来的使者，名叫摩罗乃；他说，神有一件事工要我去做；我的名字必在各国、各族、各方中受好评或恶评，或者必在各民中受到褒贬。

“他说有一部被存放起来的书，是写在金页片上的，叙述此大陆早期居民的记事和他们的来处。他还说，救主传给古代居民的圆满的永久福音也包含在里面”（约瑟·斯密——历史 1：33-34）。

摩罗乃是记写这部古代纪录的最后一位先知，他在主的吩咐下将这部纪录埋在克谟拉山，同时也将乌陵和土明埋起来；这两样东西曾为古代的先知所使用，约瑟·斯密也将要用它们来翻译这部纪录。

天使指示约瑟到他家附近的这座山丘去，并告诉他许多有关主在末日的事工中重要的事。他告诉约瑟，当他获得这些页片时，绝不可以让任何人看到，除非主吩咐他这么做。



约瑟·斯密在克谟拉山从天使摩罗乃那里获得金页片，
并受吩咐要展开翻译的工作。

摩罗乃在那天晚上又找了约瑟两次，第二天又再去一次。他每次都重述这项重要的信息并补充一些事情。

天使来访的第二天，约瑟依照指示到了克谟拉山。他谈到这次经验时说：

这山丘的西面，离山顶不远处，在一块相当大的石头下，有一个石箱，页片就存放在箱子里。这石头上面的中央厚而且圆，向边缘渐薄，所以石头的中央部分露出地面，而整个边缘都埋在土里。

“除去泥土后，我找来一根杠杆，我将杠杆固定在石头边缘底下，稍一用力就把石头撬了起来。我往里面看，果然看到了使者说的页片、乌陵和土明，和胸牌。放这些东西的箱子是用一种像水泥的东西将石头砌在一起做成的。在箱底交叉放着两块石头，页片和其他东西，就放在这些石头上”（约瑟·斯密——历史 1：51-52）。

天使摩罗乃向约瑟显现，告诉他每年的同一时间都要到这山丘上来与他见面，直到获得页片的时间来临为止。每次见面时摩罗乃都会进一步说明主要做什么事，以及他的国度要如何管理。（见约瑟·斯密——历史 1：27-54）

翻译的工作

经过了四年的准备，摩罗乃于 1827 年 9 月 22 日将金页片交给先知约瑟，并吩咐他开始进行翻译的工作。在同年稍早与约瑟结婚的爱玛·海尔也与他同行，并在克谟拉山的山脚下等候丈夫将金页片带下山。她是先知得力的助手，担任过短期的《摩尔门经》抄写员。

由于当地一群暴徒处心积虑、三番两次想窃取金页片，约瑟和爱玛不得不离开他们在纽约州曼彻斯特的家，前往

爱玛的父亲以撒·海尔的住处避难，地点在曼彻斯特东南方 120 哩外，宾夕法尼亚州的哈茂耐。约瑟在那里开始翻译金页片；不久他的朋友：马丁·哈里斯，一位富有的农夫，也加入而成为他的抄写员。

马丁请求约瑟让他把 116 页翻译好的手稿带回去给家人看，让他向家人证明他们的确在办正事。约瑟祈祷想征求主的同意，但主的答复是否定的。马丁恳求约瑟再次求问主，于是约瑟勉强再求问了两次，最后才获得同意。马丁立誓只让某些人看这些手稿，但是他违反承诺，以致这些手稿被偷了。这项损失让约瑟悲不可抑，因为他觉得他侍奉主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他哭喊着：“我该怎么办？我犯了罪——是我激起神的愤怒的。我第一次听到主的答案就该罢休了。”¹

约瑟诚心悔改了；金页片、乌陵和土明被取走后不久，主宽恕了他，所以他又再度开始翻译。主吩咐他不要重新翻译那些遗失的部份；该部分包含了俗世的历史。约瑟应该翻译其他由尼腓先知准备的页片，这些页片涵括了相同的年代，但其中包含更多关于基督的预言和其他神圣的纪录。主已预见这 116 页手稿会遗失，于是启示尼腓记写两次这个时期的历史（见尼腓一书第 9 章；教约 10：38-45，亦见教约第 3 篇和第 10 篇。这两篇是在那段时期所获得的启示）。

此时，约瑟蒙福得到奥利佛·考德里的襄助。奥利佛是一名年轻的小学教师；主指引他来到先知的家，并从 1829 年 4 月 7 日开始担任抄写的工作。奥利佛谈到这段重要的时期时说：“这是一段令人永难忘怀的日子——坐在由天上灵感口述的声音之下，唤醒了胸中最深的感恩！”（约瑟·斯密——历史 1：71 注释）

奥利佛又进一步说：“那本书是真的，……是我根据先

知的的话写的。这部书包含了永恒的福音，也应验了启示者约翰的启示——那启示说他看见一位天使带着永恒的福音要传给各国、各族、各民。这部书也包含了救恩的原则。如果你依循它的光行走并遵守其中的教训，你必会在神的永恒国度中得救。”²

约瑟和奥利佛在进行这项事工时，发现他们致力于翻译这部纪录，结果造成粮食和金钱短缺，连抄写纪录所需的用品都不够。先知从前的雇主和朋友老约瑟·耐特得知他们的困境后，决定资助他们。老约瑟·耐特这样描述这项及时的援助：

“我买了一桶鲭鱼和一些抄写用的横格纸。……我买了 320 公升左右的谷粮和 200 公升左右的马铃薯。”然后就去住哈茂耐的这两个人。他回忆道：“约瑟和奥利佛外出找工作想讨口饭吃，但是没有找到。他们回家时看见我带来食物，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东西吃了。……然后他们就去工作了，而且有足够的食物维持到翻译完成。”³

也难怪先知约瑟会这样描述这位正义之士：“只要尚有一位锡安子民存活，他就会谈到此人，称他是以色列人中的忠信者；因此他的名字将永远不会被遗忘。”⁴

由于迫害渐增，约瑟和奥利佛便离开哈茂耐，1829 年 6 月间在纽约州菲也特镇彼得·惠特茂的农场中完成翻译工作。在这样艰困的环境中完成这项事工，的确是现代的奇迹；约瑟·斯密没有接受过多少的正式教育，实际上却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口述出翻译，而且仅修正极少的部分。今天这部书基本上仍维持他原来译本的风貌，而且也是全世界数百万人见证的来源。约瑟·斯密是主手中有力的工具，他为了后期圣徒的福祉而将古代先知的话语公诸于世。

摩尔门经的证人

先知约瑟·斯密在菲也特时，主启示他让奥利佛·考德里、大卫·惠特茂和马丁·哈里斯担任三位特别证人，允许他们看金页片（见尼腓二书 27：12；以帖书 5：2-4；教约第 17 篇）。他们能够和约瑟一样为这部古代纪录的起源和真实性作见证。

大卫·惠特茂解释道：“我们走出去到附近的树林里，坐在一块圆木上谈了一会儿，然后跪下来祈祷；是约瑟祈祷的。接着我们站起来坐在圆木上谈话。突然间我们的上方出现一道光线，我们被这一条光柱罩着；有位天使站在我们面前。”这位天使是摩罗乃。大卫说他“穿着白色的衣服，开口叫着我的名字说：‘遵守神诫命的人有福了。’有张桌子在我们面前浮现，桌上放着纪录。有尼腓人的纪录——《摩尔门经》翻译的来源、铜页片、导向的圆球、拉班剑和其他页片。”⁵正当这些人看着这些东西时，他们听见一个声音说：“这些页片是借着神的大能显现，又借着神的大能翻译。你们所看见的翻译是正确的，我吩咐你们对现在所见到的事作见证。”⁶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约瑟·斯密将这些页片拿给另外八位证人看，他们在纽约州曼彻斯特斯密家附近一个隐密的地方亲手摸过这些页片。这两群证人的见证都记写在《摩尔门经》的开头。

用摩尔门经宣讲福音

翻译工作完成时，先知安排让抛迈拉的埃格巴·格兰丁印制《摩尔门经》。马丁·哈里斯与格兰丁先生签署了一份抵押合同，以担保五千本《摩尔门经》的印刷费三千美元。

第一批《摩尔门经》于 1830 年 3 月 26 日在格兰丁书店问世。撒母耳·斯密是第一批使用初版《摩尔门经》的传教士。1830 年 4 月，他在纽约州孟顿市的汤林森旅店里把一本《摩尔门经》卖给名叫非尼·杨的年轻人；非尼·杨是百翰·杨的哥哥。

同年 6 月他往回走；这次是到纽约州普露菲市把一本《摩尔门经》留在约翰·格林的家。当时约翰·格林娶了百翰·杨的妹妹萝达。百翰·杨的父亲约翰·杨是下一个接触《摩尔门经》的人；他把这本书带回家读完，并且说“这本书是他读过最伟大也最清楚无误的著作，连《圣经》也比不上。”⁷

虽然百翰·杨因为家人和传教士的关系从 1830 年春天起就读过《摩尔门经》，但是他需要时间彻底研究。他说：“我潜心研究了两年之后才决定接受这本书。我知道这本书是真实的，正如我知道自己可以用眼睛看、用手指触摸来感觉，或者借感官知道一切事情一样。要不是如此，我不会到现在仍对它爱不释手。……但愿我有足够的时间来亲自证明所有的事情。”⁸

百翰·杨于 1832 年 4 月 14 日受洗。他在受洗及接受证实之后回忆道：“正如救主所说的，我觉得有个谦卑、赤子般的灵在向我见证，我的罪已经得到宽恕了。”⁹后来他成为一位使徒，最后成为本教会第二任总会会长。

亚伦圣职与麦基洗德圣职复兴

天使摩罗乃在 1823 年 9 月首次与约瑟·斯密在克谟拉山见面时，针对圣职权柄复兴到地面上作了重要的指示，其中包含了以下的说明：“〔金页片〕译好后，主会将神圣的圣职赐给某些人，让他们开始传讲福音并用水为人施洗，然后他们会有权力借着接手赐予圣灵。”¹⁰



彼得、雅各和约翰向约瑟·斯密和奥利佛·考德里显现，
并授予他们麦基洗德圣职。

1829年春天，约瑟促成了这位天使部分预言的应验。他和奥利佛·考德里在翻译《摩尔门经》时，发现纪录中提到为赦免罪的洗礼。5月15日，他们决定向主祈祷来进一步了解这件事。俩人在苏克含纳河畔向神求问时，有一位天上的使者向他们两位显现。他自称是新约时代的施洗约翰。他接手在约瑟和奥利佛的头上说：“我的同工仆人们，奉弥赛亚的名，我将亚伦圣职授予你们。这圣职持有天使的施助、悔改的福音，和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的权钥”（教约13：1）。

按立之后，约瑟和奥利佛依照施洗约翰的吩咐互相施洗，并将亚伦圣职按立给对方。施洗约翰告诉他们：“这亚伦圣职没有接手赐予圣灵恩赐的能力，但是这能力以后会授予我们。”他又说：“他在持有麦基洗德圣职权钥的彼得、雅各、约翰的指示下行事，他说，那圣职会在适当的时候授予我们”（约瑟·斯密——历史1：70, 72；亦见1：68-72）。先知谈到这次的经验时，说：“我们受洗，从水里起来后，立刻体验到从我们天父而来的伟大而荣耀的祝福。我一为奥利佛·考德里施洗后，圣灵就降在他身上，他站起来就预言了许多快要发生的事。然后，他一为我施洗后，我也有了预言之灵，我站起来，就预言了有关本教会兴起的事、其他与本教会有关的许多事情，和人类儿女这一代的事。我们为圣灵所充满，因我们救恩之神而快乐”（约瑟·斯密——历史1：73）。

后来彼得、雅各和约翰向约瑟和奥利佛显现，授予他们麦基洗德圣职，也将神国的权钥赐给他们（见教约 27：12-13；128：20）。麦基洗德圣职是赐给世人的最高权柄。有了这项权柄，先知约瑟·斯密才能在本福音期组织耶稣基督的教会，并开始成立今日教会中人们所知的各种圣职定额组。

组织教会

主启示约瑟·斯密，本福音期中耶稣基督的教会要在 1830 年 4 月 6 日成立（见教约 20：1）。信徒和友人接到通知，大约有五十六名男女聚集在纽约州菲也特彼得·惠特茂农场中的木屋内。先知拣选了六位弟兄在这个“奉神的旨意和诫命，依我们国家的法律”的组织中提供协助（教约 20：1）。

先知记载：“我们向天父献上庄严的祷告，开始这次的聚会，根据前述的诫命进行会议，询问在座的弟兄是否接纳我们教导他们神国的事务，以及他们是否同意我们继续，并根据先前获得的诫命成立教会。他们一致表决同意这几项提议。”¹¹

在与会者的同意下，约瑟按照主的指示按立奥利佛为教会的长老，奥利佛也按立约瑟为教会的长老。接着他们祝福圣餐并传递给与会者。凡受洗的都获得证实，并得到圣灵的恩赐。先知说：“圣灵大量地倾泻在我们身上，——有人说预言，而我们都赞美主，欢欣无比。”¹² 在这次聚会中约瑟获得了一项启示；主指示全体教会成员要留意先知的言语，并视为主亲口说的话（见教约 21：4-6）。

1830 年那次聚会的基本架构仍在今日的教会中延续着：执行一致同意的律法、唱圣诗、祈祷、领用圣餐、分享个人见证、接手授予圣灵恩赐、按立、个人启示，以及透过圣职领袖而来的启示。

约瑟的母亲露西·斯密将先知的父亲老约瑟·斯密受洗那天动人的一幕记了下来：“斯密先生从水里出来时，约瑟站在岸边，抓住他父亲的手，流着喜悦的眼泪说：‘赞美我的神！让我能活着看到自己的父亲受洗加入耶稣基督真实的教会！’”¹³ 老约瑟·耐特谈到当时的情形：“〔先知〕大大地充满着灵。……他喜不自胜。我想他看到了自己所开展的这项伟大事工，并渴望推动它。”¹⁴

这对父子之间有着浓厚的亲情。先知后来在一篇悼念父亲的颂赞词中说道：“我爱父亲，也珍爱他留给我们的回忆；我永远怀念他高贵的行为，他为人父者的慈爱言语也烙印在我的心版上。”¹⁵

先知与他父亲之间的爱，也同样在老约瑟·斯密与祖父阿歇尔·斯密之间表露无遗。1830 年 8 月，老约瑟·斯密带着几本《摩尔门经》到东北方纽约州的圣罗伦斯郡，把书送给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阿歇尔·斯密在 1830 年 10 月过世前几乎读完了整本《摩尔门经》，并说他的孙子小约瑟·斯密“就是他以前预料到将在家族中出现的先知。”¹⁶ 阿歇尔的另外三个儿子席勒、约翰和小阿歇尔最后也加入了教会。先知很荣幸能看到他所有的直系亲属和父亲家族的许多成员都接受了浸洗。

后来成为总会会长团成员的西德尼·雷格登，谈到了教会初创时期势单力薄的情况、以及几位创始人在当时就已看到的伟大远景：“我和基督教会的全体成员在纽约州滑铁卢附近一间廿平方呎左右的老旧小木屋里聚会，开始谈论神的国度，仿佛整个世界都要听命于我们；我们信心十足地谈着，……虽然我们人数不多；……我们从异象中看到了神的教会，比现在大好几千倍；……世人全然不知先知的见证，也不知道神将要做的事。”¹⁷

1830年4月6日在纽约州西部发生的事，已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从一间小木屋里寥寥可数的归信者开始，福音已经传遍到世界各地。现在教会已在许多地区组织起来，而成立初期往往就像教会在菲也特成立时一样的势单力薄。但全世界的圣徒都欢欣不已，而且在救主的应许中得到安慰：“只要有两三人奉我的名……聚集在一起，看啊，我必在他们中间”（教约6：32）。

“到俄亥俄去”：后期时代以色列的聚集

考斯威尔的迫害

教会成立的那个月，先知约瑟·斯密开始推动传道事工，教导他的朋友——住在纽约州考斯威尔的老约瑟·耐特家庭。6月28日，许多耐特家的成员及朋友都准备好要订立洗礼的圣约。

在考斯威尔传讲福音有很大的阻力；一群暴徒想破坏教会弟兄为了蓄水而建的水坝，借此阻碍洗礼会的举行，然而水坝很快就修复了。老约瑟·耐特描述了当时教会的敌人所采取的手段：“我们〔洗礼〕后回来时遇到许多邻居，他们用手指着我们问是不是去替羊儿洗澡了。……当天晚上我们

的篷车被推倒，上面还堆了木头；有些篷车还被推到水里；家门口堆放了木条，篷车的缰绳也掉河里，许多恶作剧接连发生。”¹⁸

在此同时，反对者为了让先知分心，企图以扰乱安宁的罪名害他被捕受审。然而老约瑟·耐特聘请了律师，不久就为先知洗刷了所有的罪名。

教会每有重大进展的时候，那一切正义的敌人就处心积虑地阻挠神国的成长。但是神忠信的圣徒克服了这些困难而变得更坚强，就像考斯威尔的圣徒一样团结一致，成为一个坚强的分会。

向印第安人传教

1830年9月和10月，四位年轻人经由启示蒙召唤出发，将福音和《摩尔门经》的信息带给美国的印第安人；这些印第安人是《摩尔门经》民族的后裔。这四位传教士是奥利佛·考德里、小彼得·惠特茂、帕雷·普瑞特和希伯·彼得生（见教约28：8；30：5-6；32）。他们在非常恶劣的情况下走了几百哩路，向纽约州水牛城附近的加塔劳加斯印第安人、俄亥俄州的怀安族印第安人，最后是向密苏里州西部的德拉瓦印第安人传讲福音。不过他们最成功的例子是教导俄亥俄州嘉德兰及邻近地区的拓荒者；当地共有127人归信。这些传教士离开后，留在原地的教会成员继续传播福音，使得俄亥俄州圣徒的人数很快就达到数百人。

聚集到俄亥俄州的召唤

一位刚归信教会不久的成员西德尼·雷格登以前是牧师，来自嘉德兰地区；他和一位不是教会成员的朋友爱德

华·裴垂治急切地想和先知见面，以学习更多有关教会的教导。1830年12月，他们走了250多哩路到纽约州菲也特去拜访约瑟·斯密。他们请求他指点主对他们两人和嘉德兰圣徒的旨意。结果主启示纽约州的圣徒应该“在俄亥俄聚集”（教约37：3）。1831年1月2日，纽约州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大会在惠特茂农场举行；会中主重申他对教会成员的指示：“这样你们就能逃避敌人的势力，并为我聚集一群没有污点又无可指摘的义人——因此，我为了这缘故给你们这诫命，你们要到俄亥俄去，我要在那里把我的律法给你们，你们要在那里蒙得高天的能力”（教约38：31-32）。这是本福音期第一次要圣徒聚集的召唤。

虽然有几位教会成员决定不要抛弃产业从纽约州长途跋涉到俄亥俄州，大多数圣徒却都愿听从牧羊人聚集以色列的声音。纽奥·耐特就是服从圣职领导、回应召唤的门徒中的代表：

“大会结束回家后，为了服从神的吩咐，我便和考斯威尔分会的成员开始准备前往俄亥俄州。……我们已有心理准备在财物方面作出极大的牺牲。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拜访弟兄及协助他们处理事情上，好使我们能够结伴同行。”¹⁹

老约瑟·耐特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愿意牺牲、变卖家产来跟随在俄亥俄州的先知。从他在布伦共和报刊登的简单通告可清楚看出他对福音的热忱：“农场现为约瑟·耐特所有，位于考斯威尔镇考斯威尔桥边——农场一边为苏克含纳河，面积约一百四十二英亩。前述农地上有两间住屋、一座不错的谷仓和上好的果园。价格可议。”²⁰大约68名考斯威尔教会成员在1831年4月中旬出发前往俄亥俄州。

同样的，80名菲也特分会的成员和50名曼彻斯特分会的成员也服从了主的吩咐，于1831年5月初离开家园。先知的母亲露西·斯密受命负责为菲也特的成员带队。他们抵达纽约州的水牛城时，发现位于伊利湖的港口有一大片浮冰阻挡，载运菲也特圣徒的汽船因此无法出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她要求所有成员运用信心：“现在，弟兄姐妹们，如果各位愿向上天祈祷，祈求冰层裂开，使我们通行无阻，那么就像主活着那样确实，这必能如愿达成。”就在那时，“雷声般”的巨声响起。冰层裂开而出现一条狭窄的通道，让船只通过。他们一通过，那条通道立刻又冻结起来；但此时他们已在大湖上，所以能够继续他们的旅程。经过这次奇迹般的脱险后，一行人聚集起来举行祈祷会，感谢神对他们如此慈悲。²¹

5月中旬，纽约州所有分会的成员都搭船横越伊利湖到俄亥俄州的菲尔波特港。他们在那里与其它的圣徒会合，并被带往嘉德兰及汤普生镇各个目的地。后期时代以色列的伟大聚集已经展开。圣徒们此刻已准备好接受神所拣选的仆人教导、学习神的律法并建造圣殿。

在俄亥俄州嘉德兰 建立国度

先知抵达俄亥俄州

1831年2月里一个寒冷的日子，先知约瑟·斯密和怀着六个月双胞胎身孕的妻子爱玛走完250哩的路，从纽约州来到俄亥俄州的嘉德兰。他们乘着雪橇来到吉伯特和惠尼商店。以下是纽奥·惠尼与先知见面的摘要纪录：

“〔雪橇上〕有个年轻高大的人下来，轻快地跳上阶梯，走入商店站在副店长面前。

“他热情地伸出手，仿佛在向一位多年的好友寒暄。他叫着：‘纽奥·惠尼！就是你！’

“被叫唤的那人自然要握着那只伸出的手，回答说：‘你比我还厉害。我叫不出你的名字，你却说出我的名字。’

“这位陌生人微笑着说：‘我是先知约瑟，你曾经求神让我到这里来，现在我可以为你做什么？’”¹

在这之前，纽奥和妻子伊利莎白曾向主热切祈求指引。圣灵在回答中临到他们身上，一片云笼罩着他们的房屋，云层中传出了一个声音说：“准备接受主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将来到！”²不久后，蒙召唤教导印第安人的传教士来到嘉德兰，如今先知也到这里来了。

纽奥的孙子奥申·惠尼后来提到他对这件事的感想：“约瑟·斯密这个不平凡的人是凭着什么力量认出他从未见过的人呢？为什么纽奥·惠尼无法认出他来呢？那是因为约



嘉德兰圣殿

瑟·斯密是一位先见，精选的先见；他确实曾看到数百哩外的纽奥·惠尼跪着，祈求他能来到嘉德兰。真是奇妙——但却是真实的！”³

先知带着主的话语来到嘉德兰，在这里确立了教会的许多基本事项。同时，教会组织的基本编制已得到启示、传教士被派往海外、第一座圣殿建了起来，也获得许多重要的启示。圣徒受到严重的迫害和考验，借以看出他们是否有信心、勇气并愿意跟随主所膏抹的先知。

教会活动的两大中心

圣徒蒙召唤聚集到俄亥俄州的同时，也开始期待建立锡安的时机。1831年6月，先知约瑟·斯密获得启示，指示他和西德尼·雷格登及其它28位长老到密苏里州传教，并在那里召开下一届的大会（见教约第52篇）。密苏里州当时位处美国西界，在嘉德兰以西一千哩处。主向约瑟启示说，圣徒将在密苏里州的杰克森郡获得继地并建立锡安。

1831年夏天，约瑟、其他传教士和稍后从纽约州考斯威尔来的圣徒队伍来到杰克森郡，并开始建立屯垦区。先知和其他领袖返回嘉德兰的时候，许多教会成员就在密苏里州定居下来。

1831年到1838年之间，教会有两大人口集中地。约瑟·斯密、十二使徒议会的成员及一大批教会成员住在俄亥俄州的嘉德兰地区，另外还有许多教会成员住在密苏里州，由指定的圣职领袖主领。这两个地方同时都发生了重大的事情，使得教会职员必须在两地之间往返。接下来要先讨论的是这七年间发生在嘉德兰的事，然后是同一期间发生在密苏里州的事。

圣徒聚集到俄亥俄州所作的牺牲

许多到俄亥俄州的圣徒都作了极大的牺牲。有些圣徒的家人与他们断绝关系；有些则失去往日的朋友。百翰·杨描述了他作出何种牺牲，以回应先知要大家聚集的召唤：

“我们〔在1833年9月〕抵达嘉德兰时，如果说和圣徒聚集的人当中还有人比我穷——那必定是因为他一无所有。……我有两个孩子要照顾——他们是我所仅有的；我的太太已经去世了。‘杨弟兄，你有没有鞋子？’没有，连一只鞋也没有，只有一双借来的靴子。我没有冬衣，只有一件穿了三、四年自己缝的外套。‘有没有长裤呢？’没有。‘那你穿什么？难道你没有裤子穿吗？’不，我跟别人借裤子穿，直到我能再借到另一条为止。我四处奔走传讲福音，用尽了所有的财物。刚开始传教时，我还有一点积蓄。……我到处传讲福音，如今已身无分文；但是约瑟一说：‘来吧；’我就全力以赴。”⁴

还有许多忠信的圣徒来到了嘉德兰；那里的教会成员对他们表示欢迎，并乐意分享他们微薄的物资。就是这群坚毅的人民为教会惊人的成长与进步立下了根基。

在嘉德兰地区获得的启示

先知约瑟住在嘉德兰地区时获得许多启示，其中有65项记载在《教义和圣约》中。这些启示教导主对下列事项的旨意：福利、寻求异象、道德行为、饮食原则、什一奉献、圣职权柄、先知角色、三种等级的荣耀、传道事工、第二次来临、献纳律法和其他许多主题。

约瑟·斯密《圣经》译本

1830年6月，约瑟·斯密开始进行神委派的神圣事工，即根据灵感修订詹姆士王钦定本《圣经》（英文本）；这就是人们熟知的约瑟·斯密《圣经》译本。1830年6月到1833年7月之间，先知将《圣经》内容作了许多更改，包括改正《圣经》的用语、澄清教义，并补回历史与教义方面的资料。

约瑟在进行这项事工时得到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往往回答了他在沈思经文时所产生的疑问。1832年2月16日，约瑟和西德尼·雷格登翻译完约翰福音5:29之后，就获得了一个这样的启示。他们为了这节经文在沈思，而“主触摸我们理解之眼，理解之眼就被打开，主的荣耀在四周照耀”（教约76:19）。他们获得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异象之一；现在这异象见载于《教义和圣约》第76篇。他们看见父与子、得知神之儿女的神圣命运，并获得三个荣耀国度将由何人居住的永恒真理。

出版启示

1831年11月，在俄亥俄海兰举行的特别大会中，教会成员投票决定出版《诫命书》，内容是先知所得到的启示，约有七十项。在这次大会中，主给约瑟·斯密的启示就成为此《诫命书》的序言和附注（这两部份后来成为《教义和圣约》的第1篇和第133篇）。

印刷此书的任务交给了在密苏里州杰克森郡拥有印刷厂的威廉·斐普。（欲进一步了解《诫命书》，请见第41页）《诫命书》中的启示和其他启示后来合印为一册，名为《教义和圣约》，1835年在嘉德兰出版；先知约瑟

略作修正后，第二版《摩尔门经》也在嘉德兰印刷。教会成立几个月后，主强调音乐在教会中的重要地位，于是吩咐先知的妻子爱玛开始选辑圣诗（见教约25:11）。她所编辑的圣诗在嘉德兰印行，使圣徒有机会获得主所应许的祝福：

“因为，我的灵魂喜爱发自内心的歌唱；是的，义人的歌唱就是对我的祈祷，必有祝福加在他们头上作为答复”（教约25:12）。

先知学校

先知约瑟于1832年12月和1833年1月所获得的启示，成为《教义和圣约》的第88篇。这项启示所指示的其他事情包括成立“先知学校”（教约88:127），以教导弟兄福音教义及原则、教会事务和其他事情。

1833年冬天，先知学校经常举行聚会，约瑟·斯密和艾玛两人都对弟兄们使用烟草的习惯感到忧虑，尤其是聚会时吸烟造成的烟雾以及咀嚼烟草造成的脏乱。约瑟·斯密向主求问此事，于是获得我们所熟知的智慧语这项启示。这项启示指出主要我们照顾身体与灵体的这项诫命，并应许凡遵守这些诫命的人会获得“智慧和知识的大宝藏，甚至隐藏的宝藏”这类灵性的祝福（教约89:19）。智慧语也包括了当时医学界或科学界还未发现的健康知识，例如不抽烟、不喝酒；这些知识如今已证明对身体大有益处。

献纳律法

1831年起，主开始启示有关献纳律法方面的事情。这是一套属灵和属世的制度，如果以正义的方式遵行这项律法，贫穷的后期圣徒就会得到生活上的祝福。在这项律法之下，教会成员必须将他们的所有财物交给主教。主教会交付给该教会成员一份继承物或管家职务。各家庭也须尽力掌管他们的管家职务。如果年底时他们有所盈收，都要交给主教来照顾贫困者。爱德华·裴垂治蒙主召唤为本教会的第一位主教。

献纳律法包括了巩固教会成员灵性、拉近经济差距、消除贪婪和贫穷的原则和作法。有些圣徒做得很好，造福自己和他人，但有些教会成员则无法克服自私的念头，最后导致教会取消了这项律法。主又在1838年启示了什一奉献律法（见教约第119篇），沿用至今，成为教会财政方面的律法。

巩固圣职

启示圣职职位

当教会成员人数增加时，先知不断获得有关圣职职位的启示。他按照主的指示组织总会会长团，以他本人为会长，西德尼·雷格登和菲德克·威廉为咨理，同时也组织十二使徒定额组和七十员第一定额组，并召唤与按立主教、主教团咨理、大祭司、教长、高级咨议、七十员和长老，也组织了教会的第一个支联会。

新受洗而缺乏经验的新教会成员往往自认无法胜任某项召唤。例如，当爱德华·裴垂治担任密苏里州圣徒的主教时，纽奥·惠尼于1831年12月被召唤为教会的第二位主

教，要在嘉德兰服务。即使先知告诉纽奥这是主透过启示召唤的，他仍觉得无法胜任这项职位。所以先知对他说：“你自己去求问天父吧。”纽奥就跪下谦卑求问；他听到从天上传来的声音说：“你的力量在我里面。”⁵于是他接受了召唤，并担任主教达十八年之久。

训练锡安营的领袖

教会极需要通过考验、经验丰富、表现忠信、同时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忠于主和先知的圣职领袖。锡安营的行军就是教会成员证明自己在困境中依然服从、而且亲自接受先知约瑟·斯密训练的机会。

锡安营成立的目的，在于帮助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严重迫害的密苏里圣徒。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被逐出家园（详见第39-45页）。1834年2月24日，主向约瑟·斯密启示说，他应组织一支队伍从嘉德兰行军到密苏里州，帮助圣徒取回土地（见教约第103篇）。主应许他们会与他们同在，而“所有的胜利和荣耀”都会由于他们的“勤奋、忠信和信心的祈祷”而来到（教约103：36）。在最早期的十二使徒定额组和七十员第一定额组中，大多数的成员都借着这次的经验准备好承担未来的责任。

锡安营于1834年5月6日在俄亥俄州的新波提俱正式成立。这支队伍最后有207名男人、11名妇女和11名儿童。先知将他们分成十人一组和五十人一组，教导每一组选出一位队长。其中一名成员约瑟·贺布克说，这支队伍是“依照以色列古代的制度组成的。”⁶他们组队步行45天、走了一千多哩来到密苏里州的克雷郡。由于在恶劣的条件下尽快赶路，所以要吃饱是非常困难的事。队伍中的男子时常只

能吃到份量有限的粗糙面包、发臭的奶油和蜂蜜、玉米糊、生猪肉、腐坏的火腿，以及满布蛆虫的熏肉和乳酪。后来担任使徒的乔治·艾柏特·斯密记述他时常挨饿的情形：“我实在很疲惫、饥饿而且昏昏欲睡，所以走在路上时就梦见自己看到一棵荫凉的大树，树旁有一条美丽的小溪，还看到溪边铺着一块布，上面放着一条美味的面包和一瓶牛奶。”⁷

锡安营非常注重灵性及服从诫命。每到星期天他们会举行聚会并领用圣餐。先知经常教导神国的教义。他说：“神与我们同在，他的天使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这一小群人的信心坚定不移。我们知道天使陪伴着我们，因为我们看到了他们。”⁸

然而，这个营队遭逢的困境开始折磨着队员。在这个磨练的过程中，开始有人发出怨言，他们缺乏服从的精神，而且经常在遇到麻烦时指责先知的不是。先知于5月17日劝诫那些心怀反抗意识的人，要他们“在神前谦抑自己并团结起来，免得受到诅骂。”⁹

锡安营于6月18日抵达密苏里州的克雷郡。然而密苏里州州长但以理·邓克不愿信守承诺来协助这支圣徒队伍，也不让被迫离开家园的教会成员重整家园。对锡安营中的某些人来说，这项军事目标未能达成是信心的最后考验；有些人感到既失望又愤怒，于是公然反叛。先知因此警告他们说，主会降下灾祸惩罚他们。不久严重的霍乱在营队里肆虐；瘟疫结束之前，营队里连约瑟·斯密在内共有三分之一的人受到感染，后来有14人丧生。7月2日，约瑟再度警告全营要在主前谦抑自己并立约遵守他的诫命。主又说如果他们这么做，这场瘟疫就会立刻终止。于是大家举手立约，瘟疫果然结束了。

7月初，先知光荣解散了营队。这趟旅程可看出谁跟主站在同一边，以及谁配称担任领袖职务。先知后来说明了这次行军的结果：“神不希望你们作战。他无法只靠着十二个人，以及跟随他们足迹且在他们指导下行事的七十个人，而能向世上各国开启福音之门来建立他的国度；除非他从一群人愿意献出生命、像亚伯拉罕那样做出莫大牺牲的人之中拣选了他们。”¹⁰

曾是营队中的一员而后来成为教会第四任总会会长的惠福·伍说：“我们获得了一项无法用别的方法获得的经验。能亲眼看到先知的脸、与他一起走一千哩的路程、看见神的灵在他身上成就的事工和耶稣基督赐给他的启示、又看到这些启示一一应验，真是我们的荣幸。”¹¹

1835年2月，也就是营队解散5个月，十二使徒定额组和七十员第一定额组成立。这两个定额组的八十二个职位中，有七十九位是在锡安营中证明自己忠信的弟兄所担任的。

约瑟·斯密在嘉德兰继续训练这群未来的领袖。百翰·杨、约翰·泰来、惠福·伍和朗卓·舒这四位未来的总会会长，就是在这段嘉德兰时期受洗的。他们后来相继带领教会直到1901年。此外，接下来的三任总会会长约瑟F·斯密、禧伯·郭和乔治·艾柏特·斯密带领教会到1951年。他们都是坚忍不拔的嘉德兰先驱者的直系后裔。

传道事工向前推进

圣徒们住在嘉德兰时，有许多人蒙召唤担任传教士而离家到很远的地方传播福音，他们大多数人都作了很大的牺牲。这些传教士前往美国数州、加拿大部分地区，还越过大

西洋到英国。透过这些传教士的努力，许多人获得对福音真实性的见证，也成为勇敢的教会成员，为这个成立不久的教会带来很大的力量。

嘉德兰时期所获得的一些启示包括了要教会成员向全世界传播福音的诫命。主说：“你们要凭我灵的力量两个两个出去，奉我的名传我的福音，提高你们的声音，像号角声那样，如同神的天使般宣讲我的话”（教约 42：6）。第二年主又吩咐说：“每一个被警告过的人，应当警告他的邻人”（教约 88：81）。

俄亥俄州早期归信者的传道工作

俄亥俄州的归信者西拉·包西佛是一个热心分享复兴信息的典范。他于 1832 年 1 月加入教会，并在不久后这样写着，他“被按立到长老职位并出去传讲福音，在家乡和外地成果都相当丰硕。”¹² 他和另一位传教士以来加·齐尼到纽约州的小镇瑞奇兰。他们先在当地一所学校里传道。在包西佛长老施洗的第一批瑞奇兰归信者当中，有位名叫惠福·伍的年轻农夫；他后来成为教会历史上最成功的传教士，也成为教会第四任总会会长。这两位传教士在一个月内就使许多人受洗，并在瑞奇兰组织了一个分会。

为了回应警告邻人的召唤，社会各个阶层都有人来当传教士。许多人已经结婚并有家庭责任。他们在作物收成期、在死寂的冬季里、在个人飞黄腾达或经济萧条时离家去传教；许多长老在加入传道工作时几乎身无分文。先知本人从 1831 年到 1838 年在美国许多州和加拿大作过十四次的短期传道工作，走了超过一万五千哩的路。



这四位在极度艰困的情况下接受召唤而将福音带给美国印第安人的传教士，是教会早期历史上忠信传教士牺牲奉献的典范。

先知的堂弟乔治·艾柏特·斯密接到召唤要到美国东部传教时，不但缺乏传教用的衣服和书籍，也买不起这些东西。因此先知约瑟和哥哥海仑给他一些灰色布料，伊莉莎·布朗为他做了一件外套、背心和几条裤子。百翰·杨给了他一双鞋子，他的父亲送他一本袖珍《圣经》，而先知给他一本《摩尔门经》。

以拉达士·舒长老和约翰·裴治长老在 1836 年春天前往传道地区时也很穷。舒长老描述他出门前往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传教时的景况：“我只带着一只小箱子就走路离开嘉德兰；箱子里面装了几本教会的书籍和一双袜子。我口袋里有五分钱，那是我全部的财产。”裴治长老告诉先知他不能接受传教召唤，因为没什么衣服穿，甚至连一件外套也没有。先知脱下自己的外套送给裴治长老作为回应，并吩咐裴治长老去传教，告诉他主会给他丰盛的祝福。¹³ 在这次的传道任务中，裴治长老蒙福与数百人分享福音，使他们加入教会。

十二使徒定额组的传道工作

1835年，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蒙召唤到美国东部和加拿大传教。这是教会历史上唯一让十二使徒定额组所有成员同时传教的时期。返乡后，禧伯·甘见证说他们都感受到神的力量能并能够医病赶鬼。

到英国传教

在嘉德兰时期的后半段，教会产生了一项危机。有些教会成员，包括一些领袖，由于无法忍受考验和迫害，便开始指责先知和教会其他的领袖，终而叛教。主向约瑟·斯密启示：为了他教会的成员的救恩，就必须采取一项新措施。这项新措施就是使英国人归信教会。1837年6月4日星期日，先知到嘉德兰圣殿找禧伯·甘长老，对他说：“甘弟兄，主的灵向我低语说：‘让我的仆人甘到英国去宣讲我的福音，为这个国家打开救恩的门。’”¹⁴

禧伯·甘正要接受按手选派去传教时，奥申·海德长老走进了房间。他得知这件事后深受感动而悔改，因为他也曾和别人一起指责先知。他要求担任传教士，并接受选派前往英国。

禧伯·甘急着想在国外宣讲福音，所以一靠近英国的利物浦港码头时，船还没有停泊好他就跳上船坞，宣称他是第一个把复兴的信息带到海外的传教士。7月23日，这两位传教士向大批涌来的会众传道，预定在7月30日举行第一场洗礼会。乔治·瓦特第一个跑到普雷斯顿的绿波河，因而有幸成为第一位在英国受洗的人。

八个月内，数百名归信者加入教会并成立许多分会。禧伯回顾这项灵魂的丰收时，想起先知和他的咨理“按手在

我头上并且……说神会使我在这个国家有力量带领灵魂归向他：天使将与我为伴并支持我，使我不致跌倒；并且我将蒙得伟大的祝福，为数以千计的人带来救恩。”¹⁵

由于许多早期传教士不计个人牺牲而服从传教召唤，数千名英国的归信者才得以享有复兴福音的祝福。他们聚集到锡安，大大地巩固了教会，迎接重要时期的来临。

嘉德兰圣殿

圣徒的牺牲

1832年12月27日，圣徒首次受到主的吩咐建造圣殿（见教约88：119）。1833年到1836年间，兴建圣殿成为教会在嘉德兰的第一要务。这项工作对缺乏人力及金钱的圣徒而言是一项重大的挑战。伊莉莎·舒说：“那时候，……圣徒人数不多，大多都很贫穷；要不是因为神的话，因为神吩咐要建造一座屋宇归于他的名，而且也启示了屋宇的规格形式，否则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要建造一座圣殿必定会被人斥为荒谬之举。”¹⁶

先知约瑟·斯密和圣徒相信神会提供必要的协助和物资，于是开始作必要的牺牲。约翰·谭纳就是主预备好来资助他们建造圣殿的人。他是纽约州包顿市的新归信者；他在1834年12月“某个晚上，从梦境或异象中产生一个意念；他觉得有人需要他，而且必须立刻赶到在西部地区的教会。……”

“抵达嘉德兰后，他才知道自己觉得必须立刻赶往教会的同时，先知约瑟和几位弟兄正在举行祈祷会，祈求主派遣一位或几位经济宽裕的弟兄帮助他们偿付农地的抵押金；那块农地是要用来盖圣殿的。

“抵达嘉德兰的第二天……有人告诉〔他〕如果付不出那块农地的钱，农地就要收回去了。因此他借先知两千元，并写下含利息的借据；这笔钱救回了那块农地。”¹⁷

嘉德兰圣徒所作的努力正是牺牲与奉献时间、才能及金钱的榜样。他们花了三年的时间建造圣殿，男人负责工程技术及计划，妇女则纺纱织布为劳动者缝制衣服；后来妇女也制作隔间用的布幔。暴徒不断威胁要毁坏圣殿使得建筑工程更趋困难；白天建造圣殿的人晚上还要看守圣殿。但是在圣徒奉献无数时间和物资以后，这座圣殿终于在1836年春天完工。

圣殿奉献

圣殿完工后，主倾注强大的灵性祝福在嘉德兰圣徒身上，包括异象和天使的施助。约瑟·斯密称这段时间为“我们庆贺的年代，欢欣的时刻”。¹⁸但以理·泰勒见证：“所有的人都宛如置身天堂。……我们都怀疑千禧年是否已经开始。”¹⁹

圣灵的倾注在圣殿奉献时达到巅峰。1836年3月27日，估计约有一千人带着欢欣鼓舞的心情齐集圣殿之中。现场唱着奉献诗歌，其中的“神灵如火”是威廉·斐普特地为这场奉献仪式写的。约瑟·斯密、西德尼·雷格登和其他人主理圣餐并作演讲。

约瑟·斯密宣读奉献祈祷文；这篇祈祷文现收录在《教义和圣约》第109篇，是神透过启示赐给他的。在这篇祈祷文中，他恳求主像以往在五旬节时那样祝福此地的人民：“让您的家宅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您的荣耀”（教

约109：37）。许多人记载着，当天晚上先知在圣殿中与圣职定额组成员见面时，这项祈求便应验了。

伊莉莎·舒写道：“圣殿的奉献典礼虽然可以加以描述，但是人类的言语无法形容那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天使显现的情形。天使向某些人显现了；所有在场的人都可以感觉到神与他们同在；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喜悦和圆满的荣耀’”²⁰ 奉献祈祷文宣读后，会众全体起立举手高喊和散那。

一星期后，也就是1836年4月3日，后期时代历史中最重要的几件事情发生了。有一天在圣殿中，救主亲自向约瑟·斯密和奥利佛·考德里显现，并说：“因为看啊，我已接受这家宅，我的名将在这里；我必仁慈地在这家宅中向我人民显示我自己”（教约110：7）。接着又有其他伟大而荣耀的异象出现：摩西、以利亚和以未加显现，复兴了圣职其他的权钥；摩西授予了聚集以色列的权钥、以利亚将亚伯拉罕的福音期交付给约瑟和奥利佛，以未加则复兴了印证的权钥（见教约110：11-16）。所有这些权钥都是在这最后福音期内推展主的国度所必需的。

圣殿中执行的圆满圣职祝福，并没有在嘉德兰时期显示给人民或施予人民。这些祝福在数年后建造纳府圣殿时才透过先知约瑟启示给教会。

离开嘉德兰

建造圣殿虽带来许多祝福，但在 1837 年和 1838 年，忠信的圣徒仍面临叛教和迫害所引起的问题；这也导致教会在嘉德兰的时期加速结束。

当时美国正逢经济萧条，教会因而受到影响。有些教会成员深陷高风险高利润的行业而负债累累，他们的灵性经不起经济崩溃黑暗期的考验，就连嘉德兰安全协会也倒闭了。这个金融机构是由嘉德兰教会成员所成立的，有些教会成员误把倒闭所衍生的问题归咎在约瑟·斯密身上。

当地居民和已遭开除教籍或叛教的偏激教会成员组织起来，进行迫害行动和激烈的暴力行为。

圣徒和领袖所遭受的暴力迫害日渐增加，留在嘉德兰并不安全。1838 年 1 月，先知因为有生命危险而逃出嘉德兰，来到密苏里州的远西城。1838 年间，大多数忠信的圣徒也被迫迁离。为神所建的圣殿是他们信心、奉献与牺牲的纪念碑；他们在生活的榜样上忠信服从神所膏抹的领袖、为主的事工牺牲自我，也已留下永恒的传承。

在密苏里州 建立锡安

在密苏里州初期

圣徒在俄亥俄州嘉德兰努力建立神的国度时，密苏里州杰克森郡的许多教会成员也正在艰苦奋斗。

住在纽约州考斯威尔的圣徒接到召唤要离开家园、聚集到嘉德兰时，便乐意照着去做（见第 18 页）。他们在 1831 年 5 月中旬抵达俄亥俄州，却发现安排给他们使用的土地无法取得。先知约瑟·斯密在祷告中向主说明了圣徒所遭遇的困境。之前他才刚获得一个启示说，主要他与西德尼·雷格登和另外 28 位长老到密苏里州传教，所以主也指示考斯威尔的圣徒踏上旅程“到密苏里地去”（教约 54：8）。他们是第一批定居在此（即日后的锡安）的圣徒。

考斯威尔分会的会长纽奥·耐特立刻聚集他的教会成员。艾蜜莉·柯本说：“我们简直就像一批朝圣者开始去寻找一个更好的国度。”¹他们在俄亥俄州的威尔斯威搭乘汽船，经由俄亥俄、密西西比及密苏里河来到密苏里州的杰克森郡。那艘汽船的船长说他们“是他所载过往西方去最平和、安静的移民；‘不讲脏话、不口出恶言、不赌博也不喝酒。’”²

先知和教会其他领袖则经由陆路，赶在考斯威尔的圣徒之前先抵达杰克森郡，为他们预先安排定居的事宜。先知

一行人于 1831 年 7 月 14 日到达密苏里州独立城。看过那个地方并虔诚寻求神的指引后，先知说：“〔主〕亲自向我显现，对我和其他人指出他打算展开聚集工作及建立圣城的确切地点；这地方将被称为锡安。”³

这项启示指出密苏里州是主聚集圣徒的地方，并且“现在称为独立城的地方就是中心地；圣殿的地点在其西边，离法院不远的一块地上”（教约 57：3）。圣徒要买下这座城市西边到密苏里州与印第安区界间的每一块土地（见教约 57：1-5）。

约瑟·斯密和裴垂治主教取得了考斯威尔分会要用的土地，地点在独立城以西约 12 哩的卡乌镇。1831 年 8 月 2 日，该分会成员抵达后，举行了一场充满象征意义的仪式。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十二个人扛着一根刚砍下来的橡树干，横放在奥利佛·考德里事先安置的石头上，象征奠定锡安的基础。圣徒从这样简陋的情况开始建造一座同时可供作教堂和学校之用的建筑物。⁴

第二天，多位弟兄聚集在独立城法院以西约半哩处的一块高地上。先知约瑟·斯密在适当地点安放圣殿预定地的基石，并以主的名奉献。锡安地的主要标志就是这座主的殿。⁵

先知返回嘉德兰，而杰克森郡的圣徒开始向爱德华·裴垂治主教领取土地。他们非常贫穷，建造木屋时甚至连遮风避雨的帐棚都没有。他们也几乎毫无耕作用具，得派遣一支队伍拉着篷车向东走，到两百哩外的圣路易去拿工具。取得所需的用具之后，圣徒便开始犁地准备耕种。艾蜜莉·柯本对于亲眼所见的事物留下深刻的印象：“四、五头背着犁的牛翻动着肥沃的土壤，真是奇特的景象。篱笆和其他补强的

措施也快速地进行着。木屋也是在时间、金钱和人力的最高效率下建造完成，整顿好给家庭使用的。”⁶

尽管边境地区较不方便，考斯威尔的圣徒仍然保持欣喜愉快的心情。与他们一起定居此地的帕雷·普瑞特说：

“我们在祈祷和其他聚会中度过许多快乐的时光，主的灵倾注在我们身上，甚至是小孩子身上；所以许多八岁、十岁或十二岁的小孩在聚会和家庭崇拜中演讲、祈祷、说预言。这荒野中的小教会有着平安与团结的精神、也将流露出爱心与善意。这永远是我心中最珍贵的回忆。”⁷

1832 年 4 月，圣徒蒙福而受到先知及西德尼·雷格登的二度拜访。他们两位刚从俄亥俄州海兰的约翰·詹森农场回来，在当地翻译《圣经》时也有过惨痛的经历。一群与教会为敌的暴徒在晚上把约瑟·斯密从家里拖出来，勒他的脖子，脱他的衣服，还在他身上涂焦油、粘羽毛。他们拉着西德尼·雷格登的脚在冰冻、粗糙的地面上拖，害得他头破血流。

如今跟肉体的摧残相较，他们与朋友在一起算是安全了。约瑟坚定地表示，他“所受到的欢迎，唯有在一信一洗一主中合而为一的弟兄姐妹才能了解；尤其是考斯威尔圣徒见到他时，就好像古代圣徒见到保罗那样高与。与神的人民同乐真好。”⁸

杰克森郡的迫害

裴垂治主教遵照主的吩咐，在杰克森郡购买数百英亩土地，以安顿从俄亥俄州和其他地方迁入的圣徒。领袖开始为这些教会成员成立独立城、考斯威尔、惠特茂、大蓝和大草

原等分会，到 1833 年下半年时一共有十个分会成立。⁹ 1833 年 4 月，各分会聚集在大蓝河联合庆祝教会成立三周年，出席成员约有一千多名。纽奥·耐特说这场聚会是锡安地区首次举行的庆典，圣徒们有着欢欣鼓舞的精神。然而纽奥·耐特也看出：“圣徒欢欣时，撒但愤怒不已，而他的徒众和爪牙也跟着愤怒。”¹⁰

四月结束以前，迫害的气氛到处弥漫。刚开始的时候，当地居民警告教会成员他们并不欢迎这么多的后期圣徒迁来；他们害怕这些人很快就会在投票时成为多数。圣徒大多来自北部各州，一般都反对黑奴制度；然而蓄奴当时在密苏里州是合法的。圣徒将《摩尔门经》视为经文、宣称杰克森郡终将成为他们的锡安、并确信他们有先知带领；这种种信念都使当地居民不安。同样的，有人指控圣徒与印第安人来往，亦引起当地居民的怀疑。

敌对者当中流传着一份有时被称为“秘密宪令”的公报，以征求志愿消除“摩尔门之灾”的人签名连署；这种憎恨的情绪在 1833 年 7 月 20 日达到了极点。有一群人数约四百名的暴徒在独立城前的法院集合，协商如何行动。他们递交陈情书给教会领袖，要求圣徒离开杰克森郡，停止他们所发行的报纸《晨昏之星》，并且禁止再让圣徒进入杰克森郡。暴徒发现教会领袖不同意这些违法的要求，便转而攻击报社，也就是该报编辑威廉·斐普的家。攻击者偷走印刷机并毁坏建筑物。

诫命书遭人毁坏

当时正在报社里印刷的最重要书籍就是《诫命书》；《诫命书》是首先收编先知约瑟·斯密所受启示的书籍。暴徒攻击报社时把尚未装订的书页扔到街上。玛丽安·罗林斯和妹妹夏洛琳两位年轻的后期圣徒见状，便冒着生命危险全力抢救。玛丽安回忆说：

“〔暴徒〕抓出一些大张的纸说：‘这就是摩尔门教的诫命。’妹妹夏洛琳和我在篱笆的角落里看着他们；当他们谈到那些诫命时，我便决定拿一些回来。妹妹说如果我想去拿一点回来的话，她也要去。但是她也说：‘他们会杀了我们的。’”暴徒在屋子的另一边忙时，这两个女孩便跑过去尽可能地抱走这些宝贵的书页。暴徒看见这两个女孩就命令她们站住。玛丽安说：“我们拼命跑。有两个暴徒开始追我们。我们看见篱笆上有个洞，就从那里钻进一片广大的玉米田，把书页放在地上，趴下来用身体盖住。那里的玉米树约有五、六呎高，非常茂密；暴徒在附近大范围地搜寻，离我们很近，却没有发现我们。”

歹徒离开之后，两个女孩走到一个老马厩前。根据玛丽安的描述说，她们发现“斐普姐妹和孩子们正把野草拿进谷仓堆在一边，打算铺了当床睡。她问我拿着什么东西——我告诉了她。她把我们的书页拿过去。……他们把这些书页装订成小册子，送给我一本；我珍惜得不得了。”¹¹

裴垂治主教遭人涂焦油和羽毛

暴徒接着又抓了爱德华·裴垂治主教和查理·艾伦，把他们带到独立城的群众广场上，要求他们否认《摩尔门经》

并离开杰克森郡。裴垂治主教说：“我告诉他们圣徒在任何时代都受过迫害。我没有冒犯过任何人；他们若虐待我就是凌虐一个无辜的人；我愿意为基督的缘固而受苦；但是要我离开这里，我是不会同意的。”

这些人遭到拒绝以后，就脱下他们两人的外衣，并在他们的身上涂焦油和粘羽毛。裴垂治主教表示：“我隐忍着谦卑地承受虐待，这显然让众人感到惊讶，他们让我静静离开，……很多人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我想他们深受感动；至于我本身，我充满了圣灵和神的爱；我不恨迫害我的人或其他任何人。”¹²

大蓝之役

暴徒于7月23日再度到来；教会领袖表示只要不伤害成员，他们愿以自己作为交换。但是暴徒恐吓要伤害所有成员，也威胁教会领袖要所有后期圣徒离开杰克森郡。由于暴徒的举动违反美国宪法及密苏里州的法律，教会领袖便向州长但以理·邓克寻求协助。州长向他们说明公民的权利，并指示圣徒要以法律途径解决。亚历山大·多尼凡和其他人受雇为教会成员辩护，却激怒了暴徒。

起初后期圣徒尽量避免与暴徒正面冲突；然而因教会成员受到殴打、财物亦遭毁坏，终于导致双方在大蓝河边发生战斗。两名暴徒在此战中丧生；名叫安德鲁·巴伯的圣徒也遇害了。菲洛·狄鲍的胃中了三枪，有人通知纽奥·耐特前来施助，结果奇迹发生了。狄鲍弟兄说：

“纽奥·耐特弟兄来看我，坐在我的床边。……在他的手碰触我之前，我感觉到圣灵停驻在我的头顶，我马上知道

自己一定会好起来。……我马上起床，流出至少三公升半的血，子弹射进身体时所夹带的衣服碎片也跟着流了出来。然后我穿好衣服走到屋外。……从那时候起，我身上再没有流出一滴血，之后也没有因伤口而感到丝毫疼痛或不便，只是因失血稍感虚弱而已。”¹³

邓克州长居中调解并指示多马·皮区上校让双方解除武装。然而皮区上校偏袒暴徒，取走圣徒的武器而转交给暴徒。失去防卫能力的圣徒受到攻击，家园也遭破坏；弟兄必须藏身在树林里，否则就会遭到严重的殴打。最后教会领袖要成员带着他们的家当逃离杰克森郡。

在克雷郡避难

1833年底，多数圣徒横渡密苏里河，北上到克雷郡暂时建立避难所。帕雷·普瑞特这样描述着：

“河的两岸，载着男女、小孩、货物、篷车、箱子、日用品等的渡船成一字排开；搭乘渡船的人络绎不绝。夜晚再度降临时，遍地的白杨树好像在举行营火晚会。四面八方都是人，当时正下着倾盆大雨，有些人在帐棚里，有些人则在户外围着火堆；丈夫打听妻子的下落，妻子也在打听丈夫的下落；父母寻找子女，子女也在寻找父母亲。有些人运气好和家人带着家当及日用品一起逃出来，有些人则不知道他们的朋友遭遇如何，而且失去了所有的物品。这般景象……世上任何一个人见了都会心酸，只有那些盲目的迫害者和盲目无知的郡民不会。”¹⁴

圣徒就这样暂时失去了在杰克森郡建立锡安的机会，也不能盖神的圣殿。这时 1,200 名圣徒必须尽一切力量在克雷郡的河边度过严寒难耐的冬季。有些人栖身在篷车的车厢里、住在帐棚里或山丘旁的壕洞中，也有人住在废弃的木屋里。纽奥·耐特则是在一间印第安小屋过冬的。

克雷郡圣徒所造的第一栋建筑物是一间崇拜用的木造小教堂。他们在这里“不忘感谢全能之神将他们从万恶敌人的手中解救出来，并祈求神能在将来保护他们——软化克雷郡人们的心，并使圣徒能找到支撑下去的力量。”¹⁵

锡安营的迫害

如第 3 章所述，主吩咐约瑟·斯密聚集一群人从嘉德兰行军到密苏里州，协助被逐出杰克森郡的圣徒。锡安营于 1834 年 6 月底抵达密苏里州克雷郡东部时，三百多名密苏里居民所组成的暴徒前来想消灭这群圣徒。弟兄们在先知约瑟的指示下，在大、小钓鱼河的合流处扎营。

暴徒开始以加农炮攻击，但主与圣徒并肩作战。人们的上方很快地卷起乌云。先知描述当时的情况：“雨和冰雹开始降下。……暴风雨非常猛烈；风雨、冰雹和雷声向他们迎头痛击，不久便重挫他们的士气，使他们打消‘杀死约瑟·斯密和他的军队’的念头……他们爬到篷车下面，逃进空树干里、还挤进一间破旧的木屋里；等到暴风雨结束，他们的火药都浸湿了。”经历了这场暴风雨整夜的肆虐后，“这些‘未能得逞’的暴徒‘撤回’独立城去，与暴徒的主要组织会合；他们深信……耶和华在作战时他们宁可回避。……战争之神似乎已发出复仇的指令，保护其仆人免遭敌人歼灭。”¹⁶

暴徒与圣徒对峙，而邓克州长不愿信守承诺协助圣徒似已成定局，先知便祈求神的指引。主告诉他此时不是救赎锡安的适当时机；圣徒在个人生活方面还需要作许多准备才能建立锡安。许多人还没有学会服从主所要求的事情：“除非借着高荣国度律法的原则，锡安就不能建立起来；否则我就不能接受她为我自己的。我的人民必须受管教，直到他们学会服从，若必须这样，就由他们所受的痛苦的事来学习”（教约 105：5-6）。

主指示说，锡安营不应该追求军事目标：“所以，由于我人民违诫，我认为我的长老必须为锡安的救赎，等待一段短时期——好使他们准备好，也使我的人民更完全地受到教导”（教约 105：9-10）。锡安营的弟兄光荣地解散，而先知也返回嘉德兰。

远西城的教会总部

一直到 1836 年，密苏里州大多数的圣徒都还住在克雷郡。当地的居民提醒圣徒，他们承诺过只留到能够返回杰克森郡为止。如今要返回杰克森郡似乎不太可能，所以当地居民要求他们信守承诺离开。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圣徒不必与他们妥协；但是为了不引起冲突，他们只得再度迁移。透过圣徒在州议会的朋友亚历山大·多尼凡的努力，1836 年 12 月雷郡分出考德威尔和戴维斯两个新郡。圣徒获准在克雷郡北方 60 哩处的远西城建立自己的社区，即考德威尔郡的中心。该郡的主要官员都是后期圣徒，因此许多圣徒希望圣徒所受的迫害能够就此结束。

先知约瑟·斯密离开俄亥俄州的嘉德兰，历经艰困的旅程，1838年3月抵达了密苏里州的远西城，并在该地建立教会总部。5月时他到北部的戴维斯郡，曾在巡视格兰河时预言该地是亚当安带阿曼山谷，即“亚当要来看望他人民的地方”（教约116：1）。¹⁷ 亚当安带阿曼遂成为戴维斯郡圣徒主要的社区。圣徒于1838年7月4日在远西城奉献了圣殿的基石，并开始感觉到他们终于可以避开敌人而休息了。

弯河战役

然而不久迫害再度开始。1838年8月6日，约有100名在戴维斯郡加拉亭投票的暴徒阻止圣徒投票。这件事引起争执，有好几个人受伤。考德威尔郡和戴维斯郡的暴徒酝酿的动乱，导致里本·包格州长派遣该州的民兵队前来维持秩序。

民兵队的军官撒母耳·波加队长根本就与暴徒狼狈为奸；他决定先绑架三名圣徒以引发冲突，并挟持三人到雷郡西北方弯河的军营里。有支后期圣徒民兵队奉派前来解救这三人，1838年10月25日爆发了一场激战。领军的是十二使徒之一的大卫·裴坦队长；在这场战争中，他也和其他人一样身负重伤。大卫的妻子菲碧·裴坦、约瑟·斯密、海仑·斯密及禧伯·甘都在他临终前从远西城赶来陪在他身边。

禧伯在谈到大卫·裴坦时说：“他过去一直珍视的福音原则除去了死亡的毒螫和恐惧，让他在临终之际获得支持与安慰。”这位垂死的弟兄对床边的人说话，谈到了那些信心不稳而叛教的圣徒：“但愿他们能够像我一样！因为我觉得我还保持着信心。”接着他对菲碧说：“不管你做什么

事，千万不要否认信仰。”他在临死前祈祷说：“父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您，求您让我的灵解脱，接我到您身边吧！”然后他向周围的人恳求说：“弟兄们，你们用信心留住了我；但是算了吧，让我走，我求求你们。”甘弟兄说：“于是我们将他交给神。不久他就咽下最后一口气，毫无呻吟地安睡在基督里。”¹⁸

撒母耳·波加队长的军队举止不像州民兵队，反而像一群暴徒。但是一名民兵队队员死于弯河战役的消息以及其他报告竟为里本·包格州长所利用，设计了一道恶名昭彰的“扑灭令”。这道1838年10月27日发布的命令内容部分为：“摩尔门教徒应被视为敌人；而且为了公共安全起见，必要时必须消灭或赶出本州——他们的暴行难以形容。”¹⁹ 州长指派一名军官执行他的命令。

豪恩磨坊大屠杀

1838年10月30日，也就是在扑灭令发出三天后，约有两百名暴徒突袭考德威尔郡的一个圣徒小聚落，地点在秀尔溪畔豪恩磨坊。这群攻击者耍诈，让企图保命的圣徒跑进一间打铁铺。然后他们分别站在铺子四周向内开枪，直到他们认为屋内已无活口才停火；还有些圣徒在试图逃跑时被射杀。总共有十七个大人和男孩遇害，十五人受伤。

屠杀过后，娥曼达·斯密跑进铁铺，发现她的丈夫华伦和一个儿子萨迪斯已遇害。不过她很庆幸在这场劫难中，她的另一个儿子小阿尔玛伤势严重，却还活着。他的臀部被枪打掉了。由于大多数人非死即伤，所以娥曼达跪下向主求助：

“我哭喊着：天父！我该怎么办？您看我那可怜受伤的儿子，也知道我一点经验也没有。哦，天父告诉我该怎么做！”她说她“好像被一个声音带领”，教她用木灰制成碱水清洁伤口。接着她把滑润的榆树胶糊填入伤口中。第二天，她又把一瓶香膏倒在伤口上。

娥曼达对儿子说：“‘阿尔玛，我的孩子啊，……你相信主会治好你臀部的伤吗？’

“‘我相信，妈妈。’

“‘主会使你的臀部再长出来，阿尔玛，你相信他能做到吗？’

“‘您觉得主做得到吗，妈妈？’孩子天真地问。

“‘可以的，孩子’我回答他：‘因为他已经让我在异象中看见了。’”

“然后我让他舒服地趴着，对他说：‘现在你就这样躺着不要动，主会让你的臀部再长出来。’

“阿尔玛就这样趴了五个星期，直到他完全康复——原先的关节和凹下去的地方长出了可弯曲的软骨。”²⁰

娥曼达等人必须亲眼看着至爱的亲人下葬。身强力壮的男人只剩几个了，其中包括百翰·杨的哥哥约瑟·杨。由于他们害怕暴徒再回来，所以没时间挖掘传统的墓穴，只有将尸体丢进一个干枯的水井作为义冢。约瑟·杨帮忙抬小萨迪斯的尸体，但他说“不忍心将那孩子丢进这可怕的墓穴中。”他曾在前往密苏里州的路上与“这逗人喜爱的孩子”一起玩耍，再加上约瑟“天生心肠非常软”，所以下不了手。娥曼达用床单包裹着萨迪斯，隔天便和另一个儿子威拉一起把尸体放到井里，然后用沙土和干草把这可怕景象掩埋起来。²¹

在亚当安带阿曼，二十岁的便雅悯·詹森也险些丧生在一个决心要枪杀他的密苏里人手上。便雅悯被人抓了起来留在营火前，顶着酷寒被监视了八天。他坐在一块圆木上，有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手持来福枪走来对他说：“你现在就放弃摩尔门教，不然我就杀了你。”便雅悯断然拒绝，因此那个流氓仔细地瞄准他并扣下扳机，结果子弹没有发射出去。那人破口大骂说“这把枪已经用了二十年，一直都是弹无虚发。”他检查锁头、重新上膛、再次瞄准后并扣下扳机——还是没有用。

他用同样的方法再试第三次，结果还是一样。旁边有个人叫他“把枪调整一下”，然后就可以“顺利除掉这家伙”。然后这个准凶手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准备开枪，甚至还装上新子弹。但是便雅悯说：“这次枪突然走火，当场就把这个坏蛋给毙命。”据说有个密苏里人后来说：“你最好别想杀那个人。”²²

先知入狱

豪恩磨坊屠杀事件发生后不久，先知约瑟·斯密和其他领袖被州民兵队逮捕入狱。军事法庭召开之后，判决先知和他的同伴要处死，第二天早上就要在远西城的广场上由行刑队枪决。不过民兵队的亚历山大·多尼凡将军拒绝执行枪决，并称这项判决为“冷血的谋杀”。他警告带领民兵队的将军说，如果他仍要杀害这些人，“我必在法院当庭指证你有罪，所以神啊，请帮助我。”²³

先知等人先被带到独立城，然后又转送到雷郡的里奇蒙监禁，以等候审判。帕雷·普瑞特当时也和先知在一起。他说有天晚上卫兵嘲弄着这些被监禁的人，描述他们对后期圣



先知约瑟·斯密被监禁在利伯地监狱时，曾为受苦受难的圣徒向主祈求，因而得到神的指引和安慰。这些现在都记录在《教义和圣约》第 121, 122 和 123 篇中。

徒所犯下的强暴、谋杀及强劫等行径。他知道身旁的先知还醒着，并记载说约瑟突然站起来，借着极大的权能斥责那些卫兵：

“‘住口，你们这些地狱的恶魔。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们，并命令你们安静；我不要再听到这些话。不要再说了，否则现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他不说话了，站得直直的，有着令人畏惧的威严。虽然他身系枷锁，手中毫无武器，却仍像天使一般地平静、沉着而高贵。他瞪着那些吓得把武器放下或丢在地上的卫兵；

他们双腿颤抖、瑟缩在角落里，还有的人跪着求先知的原谅，在交班前没有再说一句话。”

帕雷接着说：“我曾想象过那些君王，那些宫廷的权贵、宝座和冠冕；想象着那些共同决定国家命运的皇帝是什么样子。但是真正的尊贵庄严我只见过一次，就是在那密苏里州小镇监狱的午夜，一个身系枷锁的人所表现的。”²⁴

法庭侦讯结束时，约瑟·斯密和海仑·斯密、西德尼·雷格登、列曼·魏特、迦勒·鲍顿和亚历山大·麦雷被送往克雷郡的利伯地监狱，1838年12月1日抵达。先知描述当时的情形说：“我们被关在一个有双层围墙和大门的监狱里，由一个身强力壮的卫兵日夜看守着。我们被剥夺了意志的自由，食物也不够。……我们被迫睡在干草地上，没有足够的毯子可以保暖。……法官不时严正地告诉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无罪，应该释放，但是他们害怕触怒暴徒，所以不敢依法行事。”²⁵

逃往伊利诺州

先知还在监狱时，有八千多名圣徒经由密苏里州往东逃向伊利诺州，以躲避扑灭令。他们被迫在寒冷的冬季离开；虽然当时有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百翰·杨指导他们、并尽可能给予协助，但是他们仍然吃了很多苦。约翰·海默家庭是当时避难的家庭之一。约翰回忆了当时的困境：

“我清楚记得那段苦难与悲惨的日子。……我们家有一辆篷车，想组队却只有一匹瞎眼的马；这匹马必须载运我们的家当到伊利诺州。我们拿篷车与一位有两匹马的弟兄交换，得到一辆用一匹马拉的小篷车；这对我们双方都很合适。我们把衣物、寝具、玉米片和我们所能收集到的些微粮

食放进小篷车中，开始在降霜的冷天里徒步赶路。我们在路旁吃东西休息，以天空为帐幕。然而夜晚刺骨的风霜再怎么也比那些披着人皮的恶魔还仁慈，还心软；我们才刚逃出他们的魔掌。……我们家和其他许多人几乎都是光着脚的。有些人必须用布把脚包起来以免冻伤，或被冻结的地面上的尖锐物刺伤。这算是最好的了，却还是很差的保护。我们双脚流出来的血常在冰冻的地面上留下斑痕。母亲和妹妹是家中唯一有鞋子穿的，但这些鞋子在抵达伊利诺州这片友善的土地前早已磨破而不堪用了。”²⁶

教会成员们被逐出密苏里时，先知只能在狱中无助地等待着。从《教义和圣约》第 121 篇所记载的对主的祈求，就看得出他灵魂的痛苦：

“神啊，您在哪里？遮盖您藏身处的天幕在哪里？”

“您的手要静止到几时？您的眼，是的，您纯洁的眼，要从永恒的诸天看您的人民和您的仆人受冤屈到几时？您的耳要被他们的哭喊贯穿到几时？”（教约 121：1-2）。

主这样安慰他：“我的孩子，愿你的灵魂平安；你的逆境和你的苦难不过是片刻；

“然后，如果你好好持守，神必提升你到高处；你必胜过你所有的仇敌。

“你的朋友确实站在你身边，他们必用温暖的心和友谊的手再次向你欢呼”（教约 121：7-9）。

主的话果真在 1839 年 4 月应验。经过了六个月的非法监禁，由于要更换监狱，所以这些囚犯先被押往密苏里州戴维斯郡的加拉亭，然后再转往波恩郡的哥伦比亚。但是威廉·摩根警长受到指示“不要再将〔他们〕带到波恩郡。”

某位或几位高层人士决定要让这些囚犯逃走，也许想借此避免因缺乏证据审判这些人而受到舆论的责难。囚犯们趁机购买两匹马并躲开他们的守卫。海仑·斯密说：“我们利用这次监狱迁移的机会逃往伊利诺州，经过九、十天的旅程后安全抵达亚当斯郡的昆西镇。我们在那里找到我们的家人；他们虽然健康无恙，却已一贫如洗。”²⁷ 他们在那里真的受到“热情的心和友善的手”的欢迎。

惠福·伍谈到他与先知的重逢时说：“我又有此荣幸与约瑟弟兄握手。……他怀着极大的喜悦与我们寒暄。……〔他〕和往常一样坦率、开朗而亲切，我们欢欣无比。若不是为了福音而颠沛流离，否则没有人能体会这样的相聚是多么的令人喜悦。”²⁸ 主以奇妙的方式保住了他的先知和教会主体。现代的以色列人又将在新的土地上聚集；新的机运，新的圣约就在他们面前。

纳府的牺牲和祝福

前往伊利诺州的后期圣徒，在昆西镇受到了慷慨居民的亲切欢迎。先知约瑟·斯密从利伯地监狱获释归来后，圣徒们便沿着密西西比河向北迁移约 35 哩。他们排干那个地区大片沼泽的水，开始在河流的弯道旁边建造纳府城。圣徒从美国各地、加拿大和英国汇集到此，使得这个城市很快就成为一个人文荟萃、商业鼎盛的地方。四年之间，纳府就成了伊利诺州最大的都市之一。

教会成员能过着比较平静的生活，实在是因为先知在他们之中奔走劳动，才使得他们安全无虞。先知召唤数百名传教士离开纳府去传讲福音；一座圣殿盖了起来；人们获得圣殿的恩道门教义；支会首度创立；支联会成立了；慈助会组织起来；亚伯拉罕书出版了，也获得重大的启示。六年多来，纳府逐渐成为勤勉与真理的标志，圣徒也展现出相当程度的团结、信心和幸福。

纳府传教士的牺牲

在圣徒开始创建家园并种植作物时，许多人感染了疟疾，也就是一种使人忽冷忽热的传染病；病患包括约瑟·斯密本人和大多数的十二使徒成员。1839 年 7 月 22 日，先知靠着神的力量降临在身上而抱病下床，运用圣职的力量治愈自己及屋内其他的病人，又吩咐那些在他家院子宿营的人痊



圣徒沿着密西西比河建立了美丽的纳府城。
从纳府圣殿可以鸟瞰整座城市。

愈。许多人都康复了；先知走到每个帐篷、挨家挨户地祝福每个人。这是教会史上一段信心与医治的伟大时期。

在这段期间，先知召唤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前往英国传教。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奥申·海德长老奉派到耶路撒冷奉献巴勒斯坦，以聚集犹太人及亚伯拉罕其他的子孙；传教士也被派遣到美国各地及加拿大东部传教。阿狄生·普瑞特等人则蒙召到太平洋各岛屿上传教。

这些弟兄接受召唤去侍奉主、离开家园和家人时都作了极大的牺牲。十二使徒中有多位成员在准备启程前往英国时感染了疟疾。惠福·伍当时身患重病，离开妻子菲碧时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年纪最轻的使徒乔治·艾柏特·斯密也病得需要人抬上篷车；有人看见他便问车夫他们刚刚是不是去盗墓了。只有带着妻儿同行的帕雷·普瑞特、他的兄弟奥申·普瑞特以及约翰·泰来在离开纳府时没有感染疾病。但是泰来长老后来前往纽约市时得了重病，差一点死掉。

百翰·杨当时也病得很重，连走几步路都需要人搀扶；他的同伴禧伯·甘也没好多少；他们的妻子和家人也都卧病在床。这两位使徒离家之后到了不远处的山丘顶上，还是躺在篷车里。他们觉得不该在这样凄惨的情况下离开家人，所以在禧伯的建议下，他们挣扎着站起来，在头上挥动帽子，并呼喊三声：“以色列万岁！万岁！”他们的妻子玛丽安和维蕾特努力站起来倚着门，也喊着：“再见，愿神祝福你们。”两人看到他们的妻子站在那里，没有卧病在床，便带着喜悦和满足的心情回到篷车的床上。

这些家庭为支持接到传教召唤的家人做出了牺牲，也表明了他们的信心。阿狄生·普瑞特接受召唤到三明治岛传教时，他的妻子露易莎·普瑞特说：“我还有四个孩子要教养、要照顾，但是他一块钱也没留给我。……刚开始我意志薄弱，但是我决定信赖主和勇敢面对人生的逆境，也因为丈夫能配称去传讲福音而高兴。”

露易莎和孩子到码头去向他们的丈夫和父亲告别。回到家后，露易莎说：“我们的心里非常难过。不久外头响起隆隆的雷声；住在对街的家庭房子会漏水，而且摇摇欲坠。他们很快就到这里来躲避暴风雨。我们很感谢看见他们来，他们安慰我们，并一起与我们唱圣诗，那个家庭的弟兄还与我们一起祈祷，直到暴风雨结束才离开。”¹

阿狄生离开后不久，他的小女儿得了天花。这种病极易传染，任何到普瑞特家的圣职弟兄都非常危险，因此露易莎靠着信心祈祷“斥退发烧”。结果她女儿的身上只长了十一个小疹子，病情并没有恶化，几天后烧便退了。露易莎写着：“我带女儿去见一位熟悉这种病的朋友，他说这是一种威力极大的病，我却用信心将它击退了。”²

这些离开纳府、付出相当牺牲的传教士带领了数千人进入教会；归信者当中有许多人也表现了非凡的信心与勇气。英国的玛丽安·魏斯登学裁缝时住在威廉·杰金斯家。杰金斯弟兄归信了福音，惠福·伍于是登门拜访这个家庭；当时只有玛丽安一人在家。惠福·伍坐在炉火旁唱着：“软弱世人岂可惧，圣灵提醒岂可逆。”他唱歌时玛丽安在一旁看着；她回忆道：“他看起来平静愉快，我想他一定是个好人，他所传的福音也一定是真实的。”³

借着与教会成员结识，玛丽安不久便归信受洗——她是家中唯一接受复兴福音信息的人。她嫁给了一位教会成员，但这位教会成员却于婚后四个月过世，死因部分是因企图阻挠教会聚会的暴徒殴打所导致的。玛丽安一个人孤单地搭满载满后期圣徒的船前往纳府，离开了家人、朋友和不相信福音的父母，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她的家人。

她的勇气与热忱最后使许多人的生活蒙得祝福。她嫁给住在北犹他州凯西山谷的一位鳏夫彼得·摩翰，并照顾一个忠信的大家庭；她荣耀了教会和她自己的名声。

标准经典

教会在纳府的这段期间出版了一些著作；这些著作后来就成为《无价珍珠》。这本书里头包括摩西书及亚伯拉罕书的选粹、马太见证的摘要、约瑟·斯密——历史的摘要以及信条。这些都是约瑟·斯密在主的指引下撰写或翻译而成的。

此时圣徒所拥有的经文就成为教会的标准经典：《圣经》、《摩尔门经》、《教义和圣约》及《无价珍珠》。这些经文对神的儿女有着无可衡量的价值，因为它们教导福音的基本真理，带领诚心寻求的人认识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先知透过主的指示所得到的其他启示也都被放在现代的经文中。

纳府圣殿

建设纳府后的十五个月，总会会长团便遵照启示宣布时候已到，应该要“建造一座祈祷之家、秩序之家、崇拜吾神之家，在其中执行合于神崇高旨意之教仪”。⁴ 后期圣徒虽

然贫困，要努力供养自己的家庭，却回应领袖的号召，开始奉献时间和财物建造圣殿；有一千多人每十天奉献出一天的劳力。小女孩露易莎·戴克的母亲变卖瓷盘和一床上好的棉被作为圣殿献金，因而使她留下深刻印象。⁵ 还有些后期圣徒捐出马匹、篷车、母牛、猪肉和谷物来资助圣殿工程。纳府妇女也受到要求，捐出零碎的小钱作为圣殿基金。

卡洛琳·巴特没有钱可捐，但她非常希望能捐一些东西。有一天她坐着篷车到城里时，看见两头死水牛，突然间就想到可以捐什么给圣殿。她和孩子把牛的长鬃毛拔下来带回家，洗干净梳直了纺成粗纱，织成八双厚手套，送给在寒冬中为建造圣殿切割石块的人。⁶

海仑·斯密的妻子玛丽安·斐亭·斯密写信给英国的后期圣徒妇女；她在一年内收到五万个便士，重达 434 英磅，也运到了纳府；农人捐献牲畜和篷车，还有些人卖掉土地把钱捐给建筑委员会。许多人捐出手表和枪枝；伊利诺州诺威市的圣徒还送了一百只绵羊到纳府供圣殿委员会使用。

百翰·杨回忆道：“我们为纳府圣殿卖力工作，在那段期间很难让工人吃到面包和其他食物。”虽然如此，杨会长依然告诉那些负责圣殿经费的人把所有面粉都拿出来；他相信主会供应。不久一位来自西西里的新归信者约瑟·多伦多把价值两千五百美元的黄金带来，放在总会领袖们的脚边。⁷ 多伦多弟兄这些毕生的积蓄就拿来添购面粉及其它必需品。

圣徒抵达纳府后不久，主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启示说，圣徒可以为还没有听到福音就过世的祖先洗礼（见教约124：29–39）。许多圣徒对于死者和接受福音的世人一样可以获得祝福的应许感到莫大的安慰。

先知也获得与今日称为恩道门的教仪有关的教导、圣约和祝福的重大启示。这项圣约的目的是使圣徒能够“保有那些圆满祝福”，使他们准备“在永恒世界中……回到以罗兴身边与他同住”。⁸ 接受恩道门之后，夫妻可以借着圣职权力为今世和全永恒印证在一起。约瑟·斯密明白他在世上的时间很短，所以圣殿还在兴建时，他就开始在他们家用红砖盖的商店楼上，为他所挑选的忠信信徒在屋里执行恩道门教仪。

即使圣徒在先知约瑟·斯密遇害后明白他们必须尽速离开纳府，却更加卖力地建造圣殿。在尚未完工的圣殿中，阁楼被奉献为建筑物的一部分，以供恩道门教仪的执行。圣徒急着想接受这项神圣教仪，因此百翰·杨、禧伯·甘和其他十二使徒成员夜以继日地留在圣殿，每晚睡眠不超过四个小时。梅西·汤普生负责洗烫圣殿服装、监督食物的烹煮，也住在圣殿里。有时候她彻夜工作，好让第二天所需的一切就绪。其他教会成员也是如此投入。

为什么圣徒要这么努力完成一座很快就要放弃的建筑呢？有将近六千名后期圣徒在离开纳府前接受了个人恩道门；凝望西迁路程之际，他们充满了信心，确知他们的家人已经永远印证在一起。在美国大草原上埋葬儿女或配偶而准备继续赶路的圣徒，脸上虽然沾满泪痕，意志却依然坚定；因为他们在圣殿里接受到的教仪就是保证。

慈助会

纳府圣殿还在建造时，纳府首富海仑·甘的妻子撒拉·甘雇用一位名叫玛格丽特·柯克的女裁缝。由于渴望推动主的事工，撒拉捐出布料做衬衫给建造圣殿的人穿；玛格丽特同意负责缝制。不久撒拉有些邻居也想加入缝制衬衫的工作；这些姐妹在甘家的大厅集合，并决定组织起来。伊莉莎·舒获邀为这个新社团拟定法则及规章。

伊莉莎把拟好的文件交给先知约瑟·斯密；先知说这是他见过写得最好的规章。他在印象深刻之余，对于妇女所能成就的事也有更深的体认。他请那些妇女再来开会，并在会议中将她们组织为纳府慈助会，让他的妻子爱玛·斯密担任该会的第一任会长。

约瑟告诉姐妹们，她们会“按着神指定的领导者所建立的秩序而获得指示——而现在我奉神的名将这项权钥交给你们。这个组织的成员将欢欣不已，从此知识与智慧将源源不绝——这是慈助会美好日子的开端。”⁹

慈助会成立后不久，一个委员会探访了纳府所有的贫困者、评估他们的需要并募捐予以援助。现金的捐献与出售食物、床单棉被等的所得都用来资助贫困儿童就学。教会成员们所捐出的亚麻、羊毛、纱线、屋瓦、肥皂、蜡烛、锡器、珠宝、篮子、棉被、毯子、洋葱、苹果、面粉、面包、饼干和肉品则用来帮助穷困者。

除了帮助穷困者，慈助会的姐妹也一起崇拜神。伊莉莎·舒说，有一次在聚会中“几乎所有的姐妹都站起来发言；主的灵就像纯净的溪流，涤净了每个人的心灵。”¹⁰ 这些姐妹为彼此祈祷、巩固彼此的信心，并奉献她们的生命及才能协助推动锡安的伟业。

殉教

圣徒在纳府度过了几年幸福的日子，迫害不久又再度开始，最后导致约瑟与海仑遇害。这是一段黑暗、悲恸、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光。露易莎·普瑞特描述了她听说这次殉教事件的心情：“当时是个月圆寂静的夜晚，像是死亡的暗夜；事事都流露出肃杀的气氛！远处传来教会领袖呼叫弟兄集合的声音，听来宛如心头的丧钟。妇女也聚在一起哭泣祈祷，有些人希望严惩凶手，有些人则认为这是神的旨意。”¹¹

许多后期圣徒和露易莎·普瑞特一样，记得1844年6月27日是个流泪与心碎的日子。殉教是教会早期历史中最悲惨的事件，但不是个突发的事件。

早从1829年起，约瑟·斯密至少在19个不同的场合中向圣徒表示，他可能不会安然辞世。¹² 他觉得敌人总有一天会夺去他的性命，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1844年入夏时，教会内外的敌人便设法要除掉约瑟。多马·夏普是附近一家报社的编辑，也是汉克郡一个反摩尔门政党的领袖。他公然呼吁要除掉先知；市民团体、叛教者和人民领袖也都图谋杀害先知以毁灭教会。

伊利诺州州长多马·福特写信给约瑟·斯密，坚持要市议会的成员在非摩尔门教徒的审判团面前受审，因为他们

被控扰乱大众安宁；他说唯有这样审判人民才能心服口服。他承诺给予这些人周全的保护，然而先知并不相信他会履行承诺。眼见没有其他任何可行的办法，先知和哥哥海仑、约翰·泰来和其他人只有束手就擒，但是他们完全明白自己是无辜的。

先知准备离开纳府，前往约20哩外的卡太基市中心时，他知道那将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家人和朋友。他预言：“我去好像一只去被屠宰的羔羊；但是我好像夏日的早晨那样宁静。”¹³

先知出发时，在他的农场工作了三年多的比·罗杰斯和另外两个男孩走过田野，在篱笆的栅栏上坐着等他们的朋友，也是他们的领袖经过。约瑟在男孩身旁将马停下，对押送他的民兵队说：“先生，这里是我的农场，他们是我的孩子。他们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们。”他与孩子一一握手之后，便骑上马去赴他的死亡之约了。¹⁴

一位威尔斯的归信者丹·琼斯与先知一起被关在卡太基监狱内。1844年6月26日是先知人生中最后一夜。听见一声枪响后，先知就下床躺在靠近琼斯的地上，低声对他说：“你怕死吗？”琼斯回答：“参与了这样的伟大事工，我不觉得死有多可怕。”约瑟于是预言：“在你去世之前，你还会再看到威尔斯，并完成指派给你的传道事工。”¹⁵ 由于丹·琼斯后来在威尔斯完成了光荣、成功的传道任务，如今才有数千名忠信的后期圣徒得以享有教会的祝福。

1844年6月27日下午五点刚过不久，约有两百名脸上涂彩的暴徒袭击卡太基监狱，射杀约瑟和他的哥哥海仑，约翰·泰来也身受重伤，只有威拉·理查毫发未伤。暴徒听见



卡太基监狱中殉教的一幕。海仑·斯密当场死亡，倒在地板中央；约翰·泰来位于左下方，受了重伤；约瑟·斯密跑到窗口时被射杀身亡；威拉·理查在火炉旁，没有受伤。

外头喊着“摩尔门教徒来了”时就逃跑了，大多数卡太基的居民也跟着逃走。威拉·理查照顾受伤的约翰·泰来，两人都因领袖遇害而哀恸不已。海仑的遗体在监狱内，约瑟则由于从窗户摔下，陈尸在监狱外的水井边。

最先赶到现场的后期圣徒是殉难者的兄弟撒母耳。他和其他人帮威拉·理查运送尸体，踏上漫长而悲痛的路程回到纳府。

在此同时，伊利诺州华沙的教会成员雅各·高立家庭正在准备晚餐。十四岁的马提亚听说城里有个不寻常的骚动，便混进聚集的群众中。主讲者看见年轻的马提亚便命令

他回去找妈妈。一群不是教会成员的男孩子跟在后面对他丢垃圾，他赶快穿过邻居的院子跑走。马提亚确定事情已经平息下来后，便到河边提水。有一群暴徒看见他，就雇用一名酒醉的裁缝师想把他扔进河里。马提亚停下来准备舀水时，那名裁缝师勒住他的脖子说：“你这……小摩尔门，我要淹死你。”马提亚说：“我问他为什么要淹死我，我什么时候得罪过他？他说没有，‘……我不淹死你了，……你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回家了！’”那天晚上一群暴徒三次想放火烧高立家庭，却没有得逞；这个家庭借着信心与祈祷得到了保护。¹⁶ 马提亚·高立长大后依然在教会中保持忠信；他的儿子马提亚和孙子马太后来都在十二使徒定额组中服务。

伊利诺州州长多马·福特写到这次的殉教事件时说：

“斯密两兄弟遇害一事非但没有如众人所相信的那样除掉摩尔门教徒，让他们解散，反而使他们比以往团结一致，让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更有信心。”¹⁷ 福特也写道：“日后会有些跟保罗一样有才华的人、或了不起的演说家，以其口才吸引成千上万的群众，……为〔摩尔门教会〕注入新生命，并使殉教者约瑟的名字响亮……且振奋人心。”福特活着的时候一直担心这些事会发生，也担心他的名字会像彼拉多和希律这两个人一样“遗臭万年”；¹⁸ 福特的恐惧果然成真了。

约翰·泰来会长在伤势复原后，为遇害的领袖写了一篇悼文，就是现在的《教义和圣约》第135篇。他说：“约瑟·斯密，主的先知和先见，为世人的救恩所做的，除了耶稣之外，较任何曾在世上活过的人都多。……他活得伟大，死得伟大；像古时候主大部分的受膏者那样，他用自己的血印证了他的使命和事工；他哥哥海仑也一样。他们活着不分

开，死时也不分离！……他们为荣耀而活，为荣耀而死，荣耀是他们永恒的赏赐”（教约 135：3,6）。

总会会长团的继任

约瑟·斯密和海仑·斯密于卡太基监狱中遇害时，许多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和其他领袖都在传教，不在纳府；事情发生后数天这些人才得知死讯。百翰·杨听到这个消息时，知道领导教会圣职的权钥仍在教会中，因为这权钥已经交给十二使徒定额组；然而不是每个教会成员都明白谁要代替约瑟·斯密成为主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

当时总会会长团的第一咨理西德尼·雷格登，1844年8月3日从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回来。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他的作为就开始与先知约瑟·斯密的劝告背道而驰，并逐渐远离教会。他拒绝和到达纳府的三位使徒开会，却跑去对一大群参加主日崇拜的圣徒演讲。他告诉他们他获得了一个异象，得知没有人可以取代约瑟·斯密。他说应该指派一位教会的守护者；而这名守护者应该就是他本人。但是支持他的没有几个。

当时的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百翰·杨一直到1844年8月6日才返回纳府。他表示他只想知道有关教会该由谁来领导一事“神怎么说”。¹⁹十二使徒在1844年8月8日星期四召开会议。西德尼·雷格登在晨间会议上演讲了一个多小时，但没有什么人支持他的主张。

接着百翰·杨作了一个很短的演说，安慰了圣徒们的心。乔治·肯农回忆百翰·杨演讲的情景：“那是约瑟·斯密本人的声音”，而且“大家都觉得他们所看到的就好像是约瑟·斯密站在他们面前。”²⁰威廉·史坦尼斯见证百翰·

杨说话的声音就像约瑟·斯密：“我以为他就是约瑟·斯密；好几千名听演讲的人也这么认为。”²¹惠福·伍忆及这个奇妙时刻时也写道：“若不是我亲眼看到他，否则任何人告诉我他不是约瑟·斯密，我都不会相信。凡认识这两个人的人都可以为这件事作证。”²²许多圣徒都看到这件奇妙的显象，所以他们都明白主已经拣选百翰·杨，以接替约瑟·斯密成为教会领袖。

在午间大会上，百翰·杨再度演说，见证先知约瑟已按立使徒持有神国在全世界的权钥。他预言那些不跟随十二使徒的人将无法顺利繁荣；唯有使徒才能成功地建立神的国度。

百翰·杨会长讲完之后便请西德尼·雷格登演讲，但是西德尼没有答应。威廉·斐普及帕雷·普瑞特讲完之后，百翰·杨会长又再度演讲。他谈到纳府圣殿的完工、进入荒野前要接受恩道门，以及经文的重要性，也提到他对约瑟·斯密的爱和对先知家人的感情。圣徒一致同意由十二使徒担任教会的领导者。

尽管当时还是有些人主张总会会长团才有此权力，但对于大多数后期圣徒而言，继任的危机已经结束。是资深使徒也是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的百翰·杨，就是神拣选来带领他人民的人；人们都共同支持他。

每一步 都是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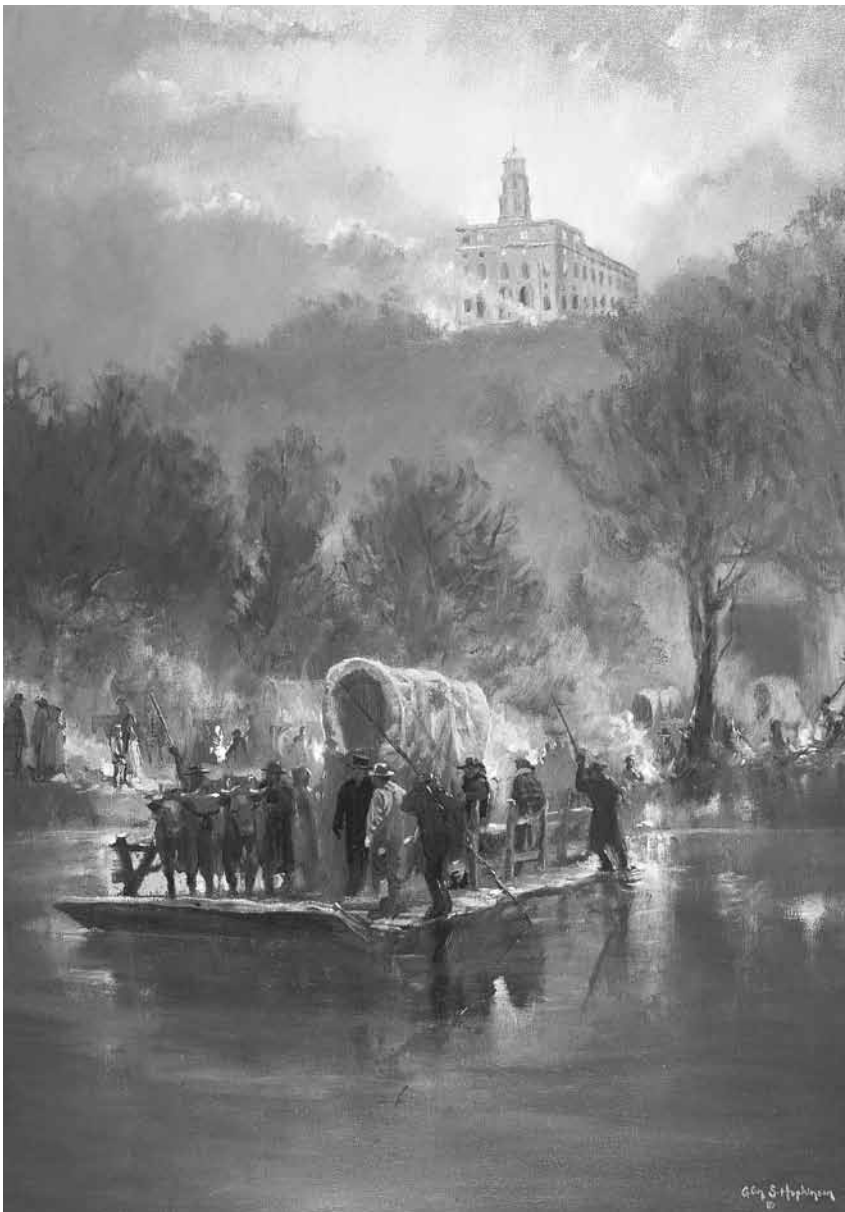
准备离开纳府

教会领袖早在 1834 年就开始讨论让圣徒西迁到洛矶山区，以便在那里过平静的生活。在这几年当中，教会领袖与探勘者讨论确切的地点，并研究地图、寻找合适的定居地。1845 年底，教会领袖们获得了有关西部的最新资料。

由于纳府的迫害日益严重，圣徒显然是非离开不可了。1845 年 11 月时，纳府各地纷纷进行准备事宜。圣徒的队伍依百人、五十人，和十人编排，并召唤队长来带领他们离开。每百人的队伍中都成立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篷车店。车轮工、木匠、木工准备木材，打造篷车，常常工作到深夜。教会成员奉派到东部购买铁，再由铁匠制作旅程中所需的器物，以及垦殖新锡安地所需的农具。每个家庭搜集食物及家用品，并在储藏容器里装满水果干、稻米、面粉和药品。圣徒们为了大家的利益一起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工作。

冬季旅程的考验

圣徒原本计划于 1846 年 4 月开始撤离纳府；但是州民兵队企图阻挠圣徒西迁，形成了威胁，所以十二使徒和其他市民领袖便于 1846 年 2 月 2 日在市议会召开紧急会议。他们一致认为动身西迁已势在必行，于是从 2 月 4 日起开始撤



圣徒因暴徒的暴行离开
心爱的纳府市。

离。在百翰·杨的指导下，第一批圣徒积极展开旅程；然而他们的热情面临极大的考验，因为他们要走很长的路，才会有可供长期使用的营地让他们在冬末栖身，在雨量特多的春季避雨。

为了躲避迫害者以策安全，几千名圣徒首先得横渡宽阔的密西西比河，到爱阿华州境内。旅程开始没多久，危险就来了：有只公牛把搭载圣徒的船踢破了一个洞，船就沈了。有个人看见这些不幸的乘客抓住羽毛床、木棍，“木头或任何他们抓得到的东西，在冰冷无情的波浪里翻滚挣扎。……有些人爬到还没完全沈没的篷车顶上，看见船上的牛群游回岸上时，都松了一口气。”¹最后，所有人都被拉上船带到对岸去。

第一次渡河两周后，河水结冻了一段时间。冰虽然滑，却还可以承受篷车和队伍的重量，渡河就容易些了。尽管如此，圣徒在雪地里跋涉时，寒冷的天气也让他们吃了不少苦。在甜水河对岸边的营地中，风不断把雪吹送过来，使地上有将近八吋厚的积雪；接着冰雪融化造成地面泥泞。风雪加上泥泞形成了恶劣的环境，两千名等着要继续前进的圣徒只能挤在帐棚、篷车及匆匆搭起的遮避物内。

旅程最困难的部分是初期通过爱阿华州的阶段。何西阿·史达特写着他“用床单搭起晚上睡觉用的临时帐棚。这时我的太太已经没办法坐起来，小儿子也在发高烧，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²其他许多圣徒也同样饱受折磨。

一切好

这些圣徒的信心、勇气，和决心带着他们熬过寒冷、饥饿和丧亲之痛。威廉·克雷顿蒙召唤随着第一批人离开纳府，把他的妻子黛莎留在她父母身边；而她的第一个孩子再过一个月就要出生了。他在泥巴路上吃力地行走、睡在寒冷的帐棚里，又担心黛莎的身体状况，所以心力交瘁。两个月后，他还不知道妻子是否已经顺利生产，不过总算接获好消息，知道一个“健康的胖小子”诞生了。威廉一获知这个消息，便坐下来写一首歌。这首歌不但对他别具意义，更成为世代以来教会成员表达鼓舞与感激之情的经典圣诗。这首歌就是“圣徒齐来”，曲中著名的歌词说明了他的信心，也说明了在逆境中唱这首圣诗的几千名圣徒的信心：“一切好！一切好！”³他们和随后而来的人一样在神的国度中牺牲服从，也得到了喜悦与平安的酬赏。

冬季营

圣徒从纳府出发，花了 131 天，走过 310 英里路，来到爱阿华州西部的屯垦区，要在那里过冬，即 1846 年底到 1847 年初，并为前往洛矶山区的旅程作准备。这次的经验让他们学到许多旅行的事务，有助于他们以更快的速度通过有 1,000 哩宽的美国大平原。第二年，他们花了约 111 天就完成了这段旅程。

有些圣徒的屯垦区沿着密苏里河的两岸发展；最大的屯垦区冬季营位于河西岸，即内布拉斯加州。冬季营很快地就成为 3,500 名圣徒的家园，他们住在木屋或由柳树和泥巴搭建的地窖中。约有 2,500 名圣徒住在爱阿华州密苏里河流域的凯因镇及周围地区。屯垦区的生活几乎和旅程中一样充满

挑战：夏天他们受到疟疾的折磨；冬天没有新鲜的食物可吃时，又饱受霍乱、坏血病、牙疼、夜盲症和严重腹泻之苦。数百人因而丧生。

但是日子还是想过下去。玛丽安·理查的丈夫撒母耳到苏格兰传教去了；她说妇女们整天打扫、烫衣、刷洗、缝制棉被、写信、用些微的粮食准备三餐，还要照顾家人。她生动地记录着圣徒抵达及离开冬季营的情形，也记录了神学讨论、舞会、教会聚会、宴会，和边境地区传道大会等活动的情形。

男人们一起工作并且经常聚会，讨论旅行的计划和圣徒未来的垦殖地点。他们经常合力把在营地四周平原上放牧的牲口赶在一起。他们在田地里工作、看守屯垦区的四周、建造并经营面粉场，还准备旅行用的篷车，常常是精疲力竭又为疾病所苦。他们耕田、播种，让随后来的人可以收割；这些工作中有些还是无私的爱心服务。

百翰·杨的儿子约翰称冬季营是“摩尔门国度的福治山谷”（译注：福治山谷是美国独立战争中一个发生重要事迹的地点）。他住在当地的坟场附近，看见“面容哀凄的小队伍不时经过门口”；他回忆起家里的饮食“千篇一律而且寒酸”，只有玉米面包、咸腌肉和一点点牛奶，并且说玉米粥和腌肉令人作呕，吃饭好像在吃药一样难以下咽。⁴唯有信心与奉献的精神使圣徒能熬过这段考验的时期。

摩尔门兵团

圣徒在爱阿华时，美军的招募人员要求教会领袖派一批人参加墨西哥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846年5月。这些被称为“摩尔门兵团”的人要取道美国南部行军到加州；他们有

薪水、衣物和食物配给。百翰·杨鼓励弟兄从军，借以筹钱协助收留纳府的贫困教会成员，并援助这些从军者的家庭。教会以这种方式与政府合作，也显示出教会成员对国家的忠诚，并顺理成章地暂时扎营在公有土地和印第安人的土地上。结果有541人听从领袖的劝告加入兵团；只有33名妇女和42名儿童与他们同行。

在这样艰困的时刻离开妻儿，参战的兵团成员们显得更为伤感。威廉·海德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在这个节骨眼上，想到要离开家人，心情真是难以形容。他们离乡背景，身处荒凉的草原上，没有住处，只有篷车可以栖身；炙热的太阳烤晒着他们，十二月的寒风同样也在那荒凉可怕的地方吹袭他们。

“家里还有妻子和两个稚子；他们和年老的父母及一位兄弟住在一起。兵团里大多数的成员都离开了家人。……只有神知道我们何时才能与他们重逢。然而我们并不想抱怨。”⁵

兵团向西南方向行进了2,030哩到达加州，遭遇了缺水、缺粮，缺乏休息和医疗照顾，以及匆促行军的苦难。他们以占领军的身份驻扎在圣地牙哥、圣路易雷和洛杉矶，入伍期满一年之后便解甲归乡与家人团聚。他们对美国政府的效命与忠诚赢得领导者的敬重。

退伍后，兵团中有许多成员仍留在加州工作三个月。有些人则北上到亚美利坚河，在约翰·舒特的锯木厂工作。1848年当地发现黄金，掀起一阵有名的加州淘金热。但是后期圣徒弟兄并没有留在加州趁机发财；他们的心挂念着正千辛万苦横渡美国大平原，西迁到洛矶山区的弟兄姐妹。一位名叫雅各·布朗的教会成员说：

“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如此富饶的地区了。但我并不后悔，因为在我眼前有一个比黄金更崇高的目标。……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们罔顾自己的利益；但四十多年后我们回想起来并不后悔；我们的确看见了那地区的财富，而且有许多诱因可以使我们留下。有人说：‘岩床下、山丘上、溪流里有黄金，遍地都是黄金，……不久你就发大财了。’这些我们都了解，但我们仍有责任在身，我们的荣誉岌岌可危；我们已彼此立约，这是原则问题：因为我们把神和他的国度放在第一位。荒野中还有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是的，在一片渺无人烟的荒芜之地，有谁知道他们的处境？我们不知道。所以责任重于享乐，重于财富。一想到这点，我们便动身离开。”⁶ 这些弟兄们很清楚神的国度远比世上任何财物更有价值，因而选择了他们该走的路。

布鲁克林的圣徒

大多数圣徒都是经由陆路从纳府来到洛矶山区的，但是有一群圣徒走海路从美国东部来到这里。1846年2月4日，70名男子、68名妇女，和100名儿童搭乘布鲁克林号从纽约港出发，航行17,000哩抵达加州海岸。在这趟航行中有两名婴孩出生，分别命名为亚特兰大（大西洋）和派西菲克（太平洋），并有12人丧生。

这趟长达六个月的旅程非常艰辛。乘客在热带地区的酷暑下挤在船上，食物和水奇差。绕过合恩角（译注：南美洲最南端）后，他们在费南德兹群岛停留，休息了五天。夏洛琳娜·柏金斯回忆着“看见坚实的土地并踏上去时，觉得这实在是海上生活的解脱；体会到这一点使我们心存感谢，而

能好好享受。”他们在清澈的河里沐浴并清洗衣物、采集水果和马铃薯、抓鱼和鳗，并在岛上漫步探寻“鲁宾逊洞穴”。⁷

他们在这趟旅程中历经了猛烈的暴风雨、急遽减少的食物和长时间的航行，终于在1846年7月31日抵达旧金山。有些人留下来建立了一个名为“新希望”的垦殖区；其他人则向东越过群山，与大盆地的圣徒相聚。

圣徒们继续聚集

忠信的归信者从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国前来，离开他们的家园和出生地，借着骑马、徒步或各种运输工具与圣徒会合，展开前往洛矶山区的漫长旅程。

1847年1月，百翰·杨会长发表了神所启示的“关于……以色列营……主的话语和旨意”（教约136：1），成为管理先驱者西迁运动的规章。圣徒们编制入队，负责照顾队伍中的寡妇孤儿；与他人来往时不可作恶、贪婪，或有纷争；人们应该要快乐，并用音乐、祈祷，和舞蹈表达感谢。主透过先知百翰·杨告诉圣徒：“你们去吧，照我告诉你们的去做，不要怕你们的敌人，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阻止我的事工”（教约136：17）。

第一支先驱者队伍准备离开冬季营时，帕雷·普瑞特刚从英国传完教回来，报告说约翰·泰来随后带着英国圣徒的礼物回来。第二天泰来弟兄带着英国教会成员所交的什一奉献回来资助旅途中的人；这些钱正是英国圣徒的爱与信心的明证。泰来弟兄也带回一些科学用具，对于绘制先驱者的路线图和认识环境用处极大。1847年4月15日，第一支队伍在百翰·杨的带领下出发；此后二十多年间约有62,000圣徒跟着他们，以篷车和手推车越过平原聚集到锡安。

这些旅人在路途中见过奇景，也经历过苦难。约瑟·莫诺回忆着在前往盐湖山谷的路上有过“艰苦的时刻”，但是他看见了从未见过的东西：一大群的水牛和山丘上高大的杉树。⁸ 还有人记得看过一大片盛开的向日葵。

圣徒们也有些提振信心的经验减轻了身体的负荷。经过一整天漫长的旅程，他们利用户外的营火煮饭，男男女女群聚在一起讨论当天的行动。他们也会谈论福音原则、唱圣诗、跳舞，并共同祈祷。

圣徒缓慢向西行进时，经常有人去世。库兰德家庭在1850年6月23日时尚有十五人，但是那个星期结束时已有七个人因可怕的霍乱而丧生，过了几天又有五个人死亡。接着在6月30日，库兰德姐妹在生产时过世，连新生儿也夭折了。

虽然圣徒在前往盐湖山谷的途中倍受磨难，他们还是普遍表现出团结、合作与乐观的精神。他们借着信心和对主的忠诚团结在一起，从考验中发掘喜乐。

就是这地方

1847年7月21日，第一支先驱者队伍中的奥申·普瑞特和以拉达士·舒赶在其他移民之前进入盐湖谷。他们看见野草密得难以通过，看到了适于农作的地点，还看见几条溪流在山谷中蜿蜒而过。三天之后，感染高山型感冒的百翰·杨会长搭着他的马车来到通往谷地的一个峡谷口。百翰·杨看着了这里的景物，对他们的旅程作了一个预言式的祷告：“到这里就可以了。就是这地方。”

圣徒从群山中跟着来到这里，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们的应许地！山谷与盐湖在西下夕阳的照耀中闪闪发光，正是异象

和预言所指的地方，也是他们和后来千千万万名圣徒梦想的地方。这里是他们的安身之地；他们将在此成为洛矶山区一群强大的人民。

几年以后，一名英国归信者琴恩·贝克写下第一次看见盐湖城的感觉：“这城市……是按照他们所谓的街块来规划的；每一区的面积是十英亩，并分为八小块，每一块有一间屋舍。我站着观看，心中的感受无以名状，不过我想最大的感触还是喜悦，也感激人们在漫长而危险的旅程中保护、照顾我和家人。”⁹

手推车先驱者

1850年代，教会领袖决定组成手推车队伍来节省开支，同时尽可能资助更多的迁移者。以这种方式迁移的圣徒只能在手推车里放一百磅面粉及数量有限的粮食和家当，然后便得拉着车子横越平原。1856到1860年间有十个手推车队伍前往犹他州，其中八个顺利抵达了盐湖谷，但是马丁和威利手推车队伍则因冬季提早来临而受困，队伍中有许多圣徒遇难。

妮莉·普西是这些遭逢厄运的队伍中的一位先驱者；她横渡大平原时才刚满十岁，父母在旅途中双双去世。队伍抵达山区时天气极冷、粮食锐减，圣徒已经饿得无法再赶路，妮莉和她的姐姐玛姬也不支倒地。就在她们快要放弃时，该队的队长搭篷车来找她们。他把妮莉放在篷车里，叫玛姬跟着篷车一起走，抓紧篷车以稳住自己。玛姬的双脚因为走动而幸运地没有冻伤。

抵达盐湖城时，妮莉把横越大平原时所穿的鞋袜脱下；她的皮肤因为冻伤而跟着脱落。这位勇敢的女孩忍痛锯掉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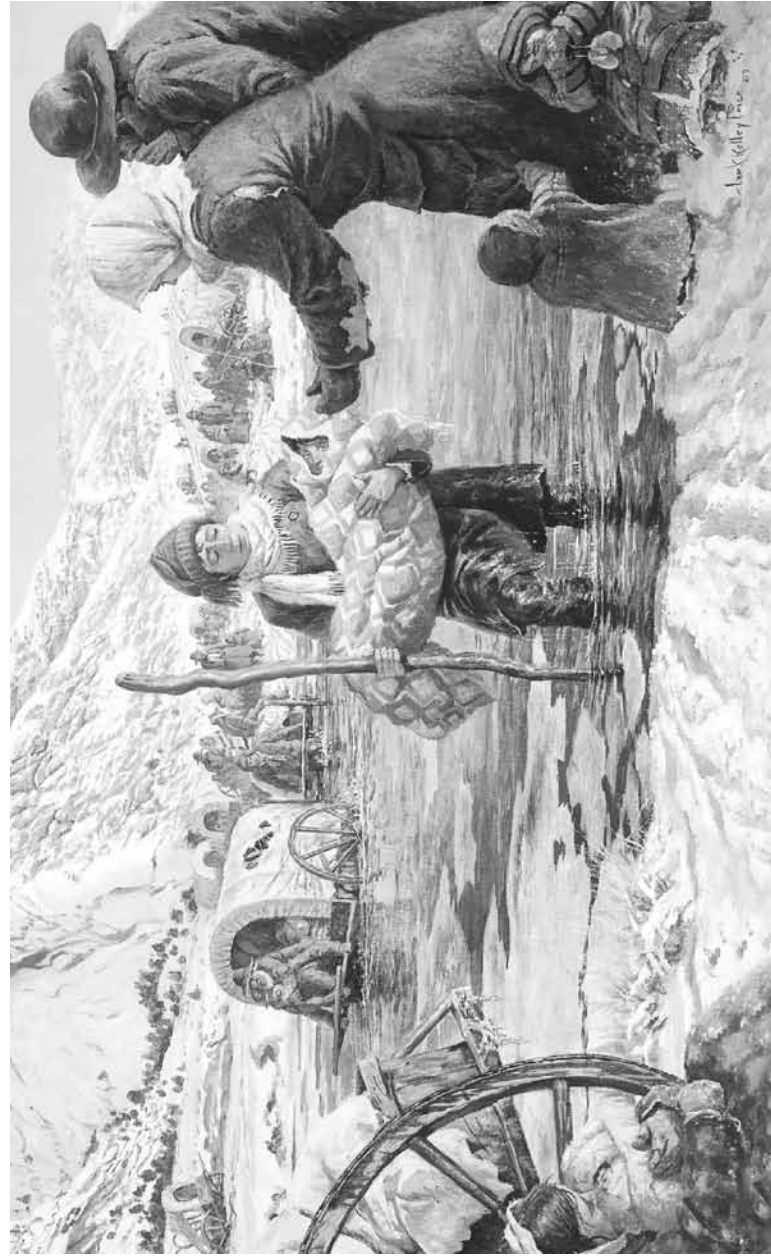
腿，并且终其一生都跪着行走。她后来结婚生了六名子女，又独力料理家务，教养的子女个个成材。¹⁰她不向命运低头的决心，以及照顾她的人所表现的仁爱，正说明了早期教会成员的信心与牺牲的意愿。他们的榜样对后继之人而言已成了信心的传承。有一个跟随马丁手推车队横越平原的人在犹他州住了许多年。有一天他与一群人在一起；这些人开始严厉批评教会领袖竟然让圣徒队伍在只有手推车，没有其他粮食及保护的情况下就横渡大平原。这位长者听到忍无可忍，便站起来激动地说：

“我在那个车队里，我太太也是。……我们所吃的苦远超过你们所能想象的，而且很多人饥寒交迫而死。但你们有听过这队的生还者说过一句批评的话吗？这个车队里没有一个人叛教或离开教会，因为我们每个人一路走来，绝对可以肯定神活着；因为我们在苦难中认识了他。

“我拉手推车时，因为生病和没吃东西而手脚发软、浑身无力，几乎不能向前再跨一步。往前看，只见到一堆土或斜坡。然后我说只要走到那里，我就要放弃了，我再也拉不动了。……我走上土堆时，车子开始推我，我好多次回头看是谁在推我的车，却看不到人影。我立刻知道是神的天使在那里。

“我后悔选择拉手推车来这里吗？不。我在当时或在那之后都不曾有一刻觉得后悔。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来更认识神是一种荣幸，我很感谢有这个荣幸和马丁手推车队来这里。”¹¹

英文本圣诗选辑中有首圣诗，描写着早期教会成员勇于接受福音并长途跋涉到荒凉地区定居的情形：



盐湖谷的圣徒冒着生命危险，前来援救因冬天提早来临而困于大平原上的马丁手推车队。

他们建立了家邦，
沿途开辟了道路；
他们的日常举止，
后代子孙将依循。
建立稳固新基础，
迈向荒凉的边境，
前进，永远前进，
蒙福的光荣先驱！

他们的榜样教导了我们如何在自己的国家以更大的信心
与勇气去生活：

服务是他们的座右铭；
爱心是他们的引导星；
勇气是那不坠的明灯，
照耀着远近。
每天负担都减轻，
每天心情更欢欣，
每天希望更光明，
蒙福的光荣先驱！¹²

向各国 树立旌旗

百翰·杨会长成功带领了第一批圣徒越过大平原到犹他州之后，便将注意力转向神国在这片沙漠中的建设工作。透过他的远见和领导，曾经荒芜的沙漠成了繁荣的都市及圣徒的安身之地；他坦白直接的指示协助圣徒们勾勒出新家园的远景，也让他们向前迈进，努力建立神的国度。第一个队伍抵达两天后，百翰·杨会长和几位十二使徒成员爬上山边的圆形山崖；那里正是百翰·杨会长离开纳府前在异象中看到的地方。他们放眼瞭望这个山谷的广大腹地，预言世上万国来到此地都将受到欢迎，圣徒将在此地乐享和平繁荣。他们按照以赛亚在经文中的应许将这个山丘称为旌旗峰：“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招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以赛亚书 11：12）。¹

杨会长的第一项公共事务，就是在 1847 年 7 月 28 日选出圣殿的中心位置，并派人进行设计与营造计划。他把手杖放在选定的地点说：“我们将在此地为神建造一座圣殿。”这项宣告令圣徒感到欣慰，因为他们不久前才离开纳府而不得不中止圣殿崇拜。

八月时，教会领袖和第一批先驱队伍中的大多数人返回冬季营，准备第二年接他们的家人来到这山谷。他们到达之后不久，百翰·杨和十二使徒定额组深感此时是重组总会会

长团的时候。当时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的百翰·杨接受支持，成为总会会长；他拣选禧伯·甘及威拉·理查担任为他的咨理，圣徒对领袖们一致表示支持。

山谷中的第一年

1847年夏末又有两个队伍抵达盐湖谷；这群将近两千名的教会成员共同组成盐湖支联会。他们种下晚期作物，但是收成极为有限；到了春天，很多人都饱受食物缺乏之苦。那时还是个孩子的约翰·杨写道：

“草开始长的时候，饥荒的情形越来越严重。我们有好几个月没有面包吃，只吃牛肉、牛奶、猪菜、美莲草和蓟花。我是个牧童；看牛的时候我通常都吃蓟花梗，吃到胃胀得像牛的胃一样。最后饿得受不了时，父亲会拿出被鸟啄过的旧牛腿皮，熬成非常美味的汤。”² 这些拓荒者合作无间、彼此分享，所以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1848年6月，这些拓荒者已种植了五六千英亩的土地，整座山谷因此显得青翠富饶。但是令这些圣徒失望的是一大群黑蟋蟀袭击农作物。拓荒者想尽一切办法：挖壕沟、引溪水想淹死蟋蟀，用棍棒和扫把打，也用火烧，但一切都徒劳无功。蟋蟀不断飞来，好像无穷无尽。盐湖支联会的会长，约翰·斯密教长要求教会成员禁食祷告一天；不久有一大群海鸥出现在空中，飞下来啄食蟋蟀。苏珊·诺伯·郭到这次的经验时说：“我们感到好惊讶；那些海鸥好像很饿，大肆吞食那些爬行跳跃的蟋蟀。”³ 圣徒们看了又惊又喜。他们的命已经保住了。

尽管困难重重，圣徒仍卖力工作，充满信心，很快就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位前往加州的旅行者在1849年9月路过



圣徒凭着信心与勤勉的精神开始在盐湖谷建设城市。
这幅版画描绘出1853年盐湖谷的景色。

盐湖城时，对圣徒发出如此的赞美：“一群有秩序、诚恳、勤奋且有礼的人民。我从未接触过这样的民众；他们能以如此短的时间在这片荒野完成这么多项的建设，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在这个容纳了大约四五千人的城市里，我从未见过一个游手好闲或无所事事的人。他们的农作物种植得很好；你在此所看见的一切都充满了朝气和活力，没有任何我到过的大小城市能与之比拟。”⁴

探勘行动

1848年夏末，百翰·杨会长再度从冬季营前往到盐湖谷。抵达时，他意识到圣徒应该了解他们这个新环境中有哪些可用的资源。他们从当地的印第安人那里得到许多东西，不过杨会长也派教会成员去寻找药用植物及天然资源。

另外他还派探勘队去寻找垦殖地。这些教会成员在旅程中发现矿藏、丰富的林木、水源、草原，也找到了合适的垦殖地。为了防止土地的投机买卖，先知警告圣徒不要割售他们分配到的土地；他们要对这些土地负起管家职务，并且要明智而勤奋地经营，不可用来图利。

1849年秋天，永久移民基金在百翰·杨会长的指示下设立。此基金设立的目的是要协助没有经费迁移到教会集中地的贫困者。许多圣徒作了极大的牺牲捐钱给这个基金，因此使得数以千计的教会成员得以来到盐湖谷。接受过帮助的人只要有能力就要偿还他们所得到的补助金；这些基金还可以用来帮助其他人。透过这样的互助合作，圣徒们造福了贫困者的生活。

传教士接受召唤

在一片安居乐业的忙碌气氛中，百翰·杨会长把注意力转向教会事工。在1849年10月6日举行的总会大会中，他指派几位使徒和新召唤的传教士到国外传教。虽然要抛下家人、新的家园和许多未完成的工作，他们还是接受了召唤。以拉达士·舒和几位长老开启了北欧地区的传道事工；朗卓·舒和约瑟·多伦多前往义大利；阿狄生·普瑞特和露易莎·普瑞特返回阿狄生先前服务的社会群岛。约翰·泰来蒙召唤到法国和德国。这些传教士在往东的旅程中遇见了正要前往洛矶山区新锡安的圣徒。

这些传教士在他们的传道地区目睹了许多奇迹，帮助许多人受洗加入教会。后来成为总会会长的朗卓·舒在义大利传教时，曾看见一个三岁的男孩濒临死亡边缘。他知道这

是个医治孩子并打开当地民心的机会，当天晚上就作了很长的祷告，热切寻求神的指示。第二天他和同伴为男孩作了禁食祈祷，并在下午时为他施助，心里默默祈求神的帮助。男孩安详地睡了一整夜，奇迹般地痊愈了。这项消息传遍了义大利的毕得蒙山谷；民众开门欢迎传教士，当地开始有人受洗。⁵

1852年8月，盐湖城举行一场特别的大会，106位长老蒙召唤前往世界各国传播福音。这些传教士和后来接受召唤的人前往南美洲、中国、印度、西班牙、澳洲、夏威夷和南太平洋传播福音。传教士在这些地区传教时，刚开始进展不大，然而他们播下了种子；结果在后来传教士的努力之下，许多人加入了教会。

爱德华·史蒂文生长老蒙召到西班牙的直布罗陀传道部。这项召唤使他回到了出生地；他在那里勇敢地向同胞宣讲复兴的福音。后来他因为宣讲福音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待了一段时间，直到狱方发现他在教导卫兵，而且几乎使其中一位归信时才释放他。获释出狱以后，他使两个人受洗加入教会，并在1854年1月成立一个有十位成员的分会。7月时，这个分会虽有六位成员前往亚洲为英国陆军服役，但分会里头已有十八位成员，包括一位七十员、一位长老、一位祭司和一位教师；该分会因而有继续成长所需的领袖。⁶

法属波里尼西亚的政府在1852年将传教士驱逐出境；但在1892年传道活动有进一步的推展之前，归信的成员让教会得以维持下去。狄贺尼长老和麦西亚长老的表现特别英勇，宁可坐牢和吃苦也不愿否认自己的信仰。他们两人都努力使圣徒保持积极并忠于福音。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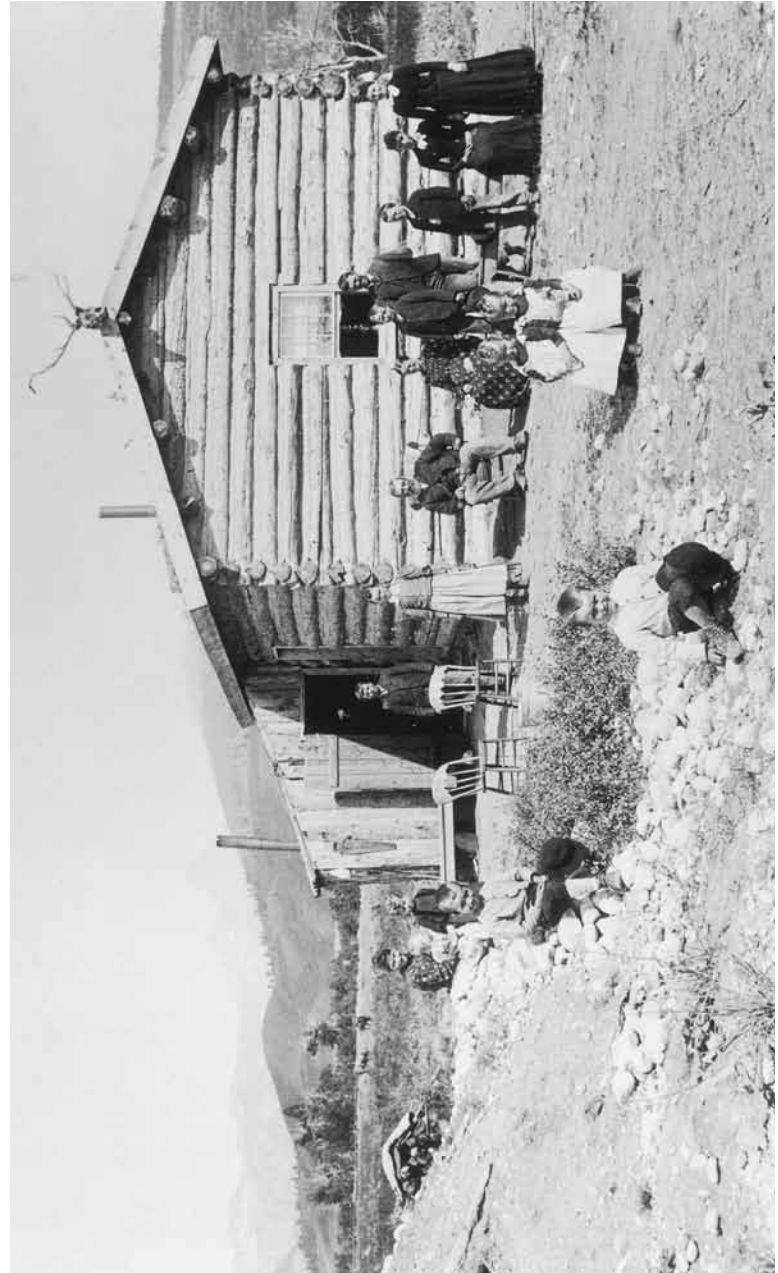
对于在美国以外地区加入教会的人来说，这正是一段聚集到锡安的时期，也就是他们要搭船来美国了。伊丽莎白和查理·伍德在 1860 年从南非乘船前往美国；他们在当地工作多年以筹足旅费。伊丽莎白在一个富翁家里当管家，她的丈夫则制作砖块；两人一直工作到筹足了所需的经费为止。伊丽莎白生产完二十四小时后就躺在床上被抬着上船；船长借她床铺躺，好让她舒适些。她在旅途中非常虚弱，有两次差点死去，但总算活着到犹他州的费尔摩定居下来。

传教士与传道地区的圣徒培养出深厚的感情。约瑟 F·斯密 1857 年在夏威夷传教快结束时，突然发起高烧，足足有三个月无法工作。不过他很有福气，受到了马·慧忆玛这位忠信的夏威夷圣徒的照料。她把约瑟当作自己的儿子来照顾，两人培养出深厚的感情。多年以后约瑟 F·斯密成了总会会长，要拜访夏威夷的首府檀香山。他一抵达就看见有人带着一位瞎眼的老妇人，手上拿着几根上好的香蕉前来作为献礼。他听到她呼唤着“约瑟，约瑟”，立刻跑上前去拥抱亲吻她好几次，摸着她的头说：“妈妈，妈妈，我亲爱的妈妈。”⁸

开疆拓土的召唤

总会大会上召唤的许多个人与家庭，在犹他州和爱达荷州南部建立社区，稍后也在亚利桑那州、怀俄明州、内华达州和加州建立许多社区。百翰·杨指示要建立这些社区，让数千名新的垦殖者在此定居并耕种。

百翰·杨在世时，整个盐湖谷和四周的许多地区都已开垦。1877 年百翰·杨过世时，垦殖区已建立了 350 多个，1900 年便增加到 500 个。早期的教会持有权柄人员百翰·罗



许多圣徒回应百翰·杨会长的召唤，离开他们所建立的家园去垦殖新社区。

伯滋表示，摩尔门教徒的垦殖行动之所以成功，要归功于教会成员在履行杨会长的召唤时，“对领袖效忠及个人能无私地奉献牺牲”。⁹ 这些垦殖者为了跟随主的先知牺牲物质的享受与朋友之间的交谊，有时甚至牺牲性命。

百翰·杨会长在总会大会中宣布哪些弟兄和他们的家人要召唤到偏远地区。这些垦殖者认为他们是被召唤去传教，也知道要留在指派的地区直到召唤解除。他们自己负担经费和生活所需，前往新地区，成功与否要看他们能不能妥善运用手边的资源了。他们勘查清理田地、建造磨坊、挖掘灌溉水道，将水引到田地上，在草原上围篱以畜养牲口，并铺设道路。他们种植作物并开辟园圃、建造教堂和学校，并设法与印第安人维持友好的关系；他们在生病、生产、丧葬和嫁娶时都互相帮忙。

1862年，查理·渥克接受召唤到犹他南部垦殖。他出席了一场为接受召唤的人所举行的会议，并记载着：“我在这里学到了一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原则；我学到服从是天上和地上的一项伟大原则。过去七年来我在这里工作，经历过酷暑、酷寒、饥饿和恶劣的环境，最后拥有了一个家，还有一片正要结果实的美丽果园。好了，我必须抛下这一切去完成天父的旨意；为了所有爱他和敬畏他的人的好处，天父是可以成就一切的。我祈求神赐给我力量，让我能以他所悦纳的方式去完成他所吩咐的事。”¹⁰

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查理·里奇也接受召唤去开垦。百翰·杨召唤他和其他几位弟兄带着家人到盐湖城以北150英哩的熊湖山谷定居。这个山谷的海拔很高，冬季非常寒冷，积雪又深。里奇弟兄当时刚从欧洲传完教返家，所以并不急着搬家，也不太想在恶劣的环境下重新建立家园；但他

还是接受了这项召唤，并在1864年6月抵达熊湖山谷。第二年的冬季异常寒冷；到了隔年的春季，有几位弟兄决定离开。里奇弟兄知道要在这种酷寒的气候下生活十分不易，但他表示：

“我们过得很苦。我承认……我们也一起熬过了这些苦难。但是如果你们想到其他地方，你们有权这么做，我不想剥夺你们这项权利。……不过我必须留在这里，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一样。百翰·杨会长召唤我到这里来，我要留在这里直到他解除我的召唤，让我离开为止。”里奇弟兄和他的家人的确留下来；接下来的数十年中，他成了这个蓬勃发展的社区的领袖。¹¹ 他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愿意服从领袖以协助建立主的国度。

与印第安人的关系

垦殖者在往边境地区迁移的过程中，经常会和印第安人做生意。不过和其他西部拓荒者不同的是，百翰·杨会长教导圣徒要提供这些原住民兄弟姐妹食物，并努力将他们带进教会。他们曾在爱达荷州鲑鱼河流域林海堡，犹他州北科罗拉多艾克山的屯垦区向印第安人传讲福音。百翰·杨会长也设置慈助会，让会员们为印第安兄弟姐妹缝制衣物，并募款援助他们的生活。

多马·凯因的妻子伊利莎白·凯因是一位非教会成员，也是圣徒们的好朋友。她路过犹他州时曾住在一位困苦的摩尔门妇女家中。伊利莎白原本对这位妇人没什么印象，但当她看见妇人对待印第安人的态度后便十分敬佩。这位妇人招呼她的客人用餐时，也对等候用餐的印第安人说了一些话。伊利莎白问这位妇人对印第安人说了些什么，妇人的儿子便

告诉她：“这些陌生人先来，我煮的东西只够他们吃；不过我正在煮你们要吃的食物，一煮好我就会叫你们。”伊利莎白不敢相信，便问说她是否真的要让印第安人用餐。男孩说：“妈妈招待他们就像招待你们一样，让他们在餐桌上用餐。”她确实为他们服务，在他们用餐时服侍他们。¹²

圣职组织与辅助组织发挥功用

百翰·杨会长晚年时澄清并制定了一些重要的圣职责任。他指示十二使徒要在每个支联会中举行大会；因此犹他全地成立了7个新的支联会和140个新的支会。支联会会长团、高级咨议、主教团和定额组会长的职责都界定清楚，并有数百名弟兄接受召唤担任这些职务。百翰·杨会长劝告教会成员要让生活井然有序，并缴付什一奉献、禁食捐献和其他捐献。1867年，先知指派乔治·肯农担任主日学总督学；几年后，主日学成为教会的一个永久组织。1869年，百翰·杨正式下达指示要他的女儿过简朴的生活。1870年，他向所有的女青年提出同样的指示，并成立节约会；这个协会是女青年组织的前身。1877年7月，百翰·杨前往犹他州奥格登组织了第一个支联会慈助会。

百翰·杨会长的辞世与传承

百翰·杨会长是一位务实且精力充沛的领袖。他曾前往教会各地垦殖区指示并鼓励圣徒。他借着指示和榜样教导圣徒要履行教会给予他们的召唤。

百翰·杨在答复纽约一家报社的问题时，对他的一生作了以下的评价：

“过去26年来我所努力的成果，简单来说就是：后期圣徒在此地已将近有十万人；建立了两百多个圣徒所居住的城市和村镇；……设立了学校、工厂、磨坊和其他机构。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改善、造福我们的社会。……”

“我献出了一生来侍奉全能之神。”¹³

1876年9月，杨会长对救主做了以下有力的见证：“我见证耶稣是基督，也是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我服从他的教训，也了解他的应许；我对他的认识，是这世上的智慧所不能给予，也无法夺走的。”¹⁴

1877年8月，杨会长病情沉重，尽管有医生照顾，但不到一星期便与世长辞。他享年76岁，带领教会长达33年。今天我们记得他是一位有魄力的领袖；他带领现代的以色列人来到应许地。他的教训触及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阐明了宗教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对边疆地区的认识以及明智的带领，鼓舞了人们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亦蒙得上天的祝福，在沙漠中建立神的国度。

考验与试炼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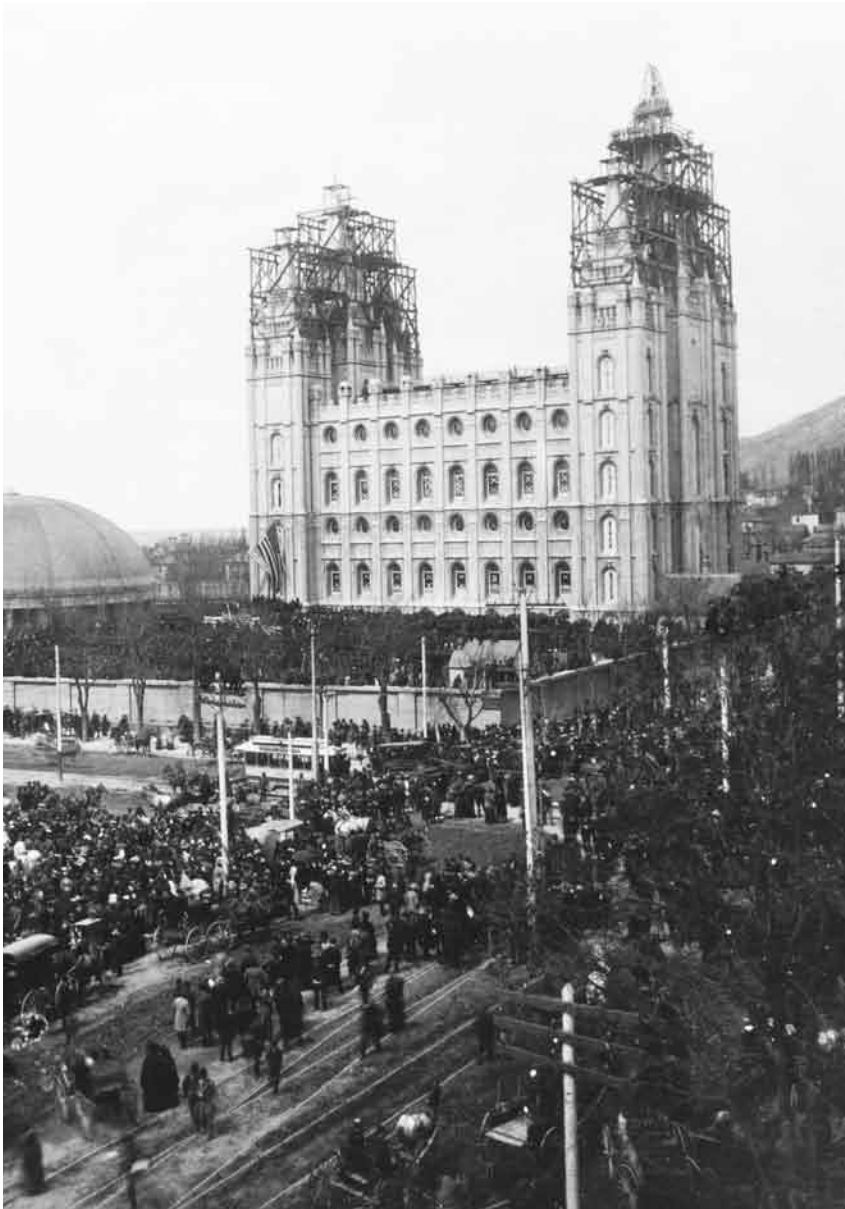
约翰·泰来会长

百翰·杨会长过世后，约翰·泰来所主领的十二使徒定额组继续带领后期圣徒三年。1880年10月10日，约翰·泰来接受支持成为总会会长；他是一位才华洋溢的作家，也是一名新闻记者，曾出版过一本关于赎罪的书，也编过教会几本最重要的期刊，包括《时代与季节》及《摩尔门》。他在许多场合中皆表现出胆识和对复兴福音的高度热忱，甚至自愿和弟兄们一起被监禁在卡太基监狱里；他在那里中了四枪。他个人的座右铭“神国至上”说明了他对神与教会的忠诚。

传道事工

泰来会长愿尽一切所能以见到福音传遍大地各端。在1879年10月的总会大会中，他召唤了新上任的使徒摩西·沙哲，要他到墨西哥的墨西哥市开始传教。1879年11月13日，沙哲长老和另外两位传教士在墨西哥市成立第一个分会，由罗达卡纳提医生担任分会会长。先前罗达卡纳提弟兄读过西班牙文的《摩尔门经》小册子，便写信给泰来会长索取更多教会的资料，后来也归信了。

复兴的福音以十二位教会成员和三位传教士为核心，开始慢慢在墨西哥人民中传播。1881年4月6日，沙哲长老、



1892年4月6日，数千名圣徒聚在一起目睹盐湖圣殿放置顶石的仪式。

菲拉慕兹·杨长老和派斯弟兄徒步登上海拔 15,500 呎高的波波卡提佩火山，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奉献仪式；沙哲长老跪在主面前奉献墨西哥及其人民，使他们得以听见主，也就是那真正牧羊人的声音。

沙哲长老返回盐湖城，建议召唤更多传教士到墨西哥服务。不久有几位年轻人，包括后来成为总会会长团成员安东尼·伊文斯都到墨西哥传教。西班牙文的《摩尔门经》在 1836 年出版；这也是教会在墨西哥传道部所作的一项努力。米尔顿·特瑞贺协助将《摩尔门经》和教会其他书刊译成西班牙文的经过，说明了主指导他事工的方式。

米尔顿·特瑞贺在西班牙出生，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认定过任何信仰。他在菲律宾服兵役时听人谈到洛矶山区的摩尔门教徒，因而兴起拜访这些人的强烈意愿。后来他生了一场大病，梦中有人告诉他务必要到犹他州去；康复后他来到盐湖城与百翰·杨会长见面，并开始认识福音。他相信自己找到了真理，于是成为本教会的成员，后来到墨西哥传教，也在灵性和知识上作好了准备；西班牙语系的人能以母语来研读《摩尔门经》，他可以说是一大功臣。

泰来会长也召唤传教士把福音带给住在美国西部的印第安人。阿摩司·赖特在怀俄明州风河保留区的萧雄族中的传道事工成果尤为丰硕。赖特仅仅传教几个月就使 300 多名印第安人受洗，其中包括瓦沙奇酋长。后期圣徒传教士也把福音带给住在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纳瓦荷族、普洛斯特族和祖尼斯族的印第安人。惠福·伍也用一年时间向何比斯族、阿帕契族和祖尼斯族的印第安人传教；艾蒙·但尼协助了 100 多名祖尼斯族的印第安人受洗。

传教士也继续在英国和欧洲各地教导福音。1883 年，住在犹他州李海市而生于德国的教会成员多马·毕辛格接到召唤，要到欧洲传道部服务。他和保罗·海默奉派到当时隶属奥匈帝国的捷克布拉格市传教。由于法律禁止传教士传教，所以他们开始时只能和遇见的人们闲谈；不过闲谈的内容常会转到宗教的话题上。这种方式才用了一个月，毕辛格长老就被逮捕，在牢里待了两个月；获释之后，他竟然有幸让控告他还使他被捕的安东尼·贾斯受洗。贾斯弟兄是捷克境内的第一位后期圣徒。¹

福音也在波里尼西亚地区宣讲。金默·贝力欧和撒穆拉·马诺这两位夏威夷长老于 1862 年奉派到萨摩亚，协助大约 50 个人受洗，而马诺长老一直和他的归信者住在萨摩亚达二十五年之久。1887 年，犹他盐湖城的约瑟·狄恩接受召唤到萨摩亚传教；马诺长老和他忠信的妻子开门迎接狄恩长老和他的妻子佛萝伦丝；这是他们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见到萨摩亚地区以外的后期圣徒。狄恩长老不久就使 14 个人受洗加入教会，并在一个月后首次用萨摩亚语讲道。² 传道事工因而在这个岛上重新出发。

1866 年起，夏威夷政府为了防止痲疯病蔓延，当地官员把染病的人送到莫洛凯岛的卡洛帕帕半岛。1873 年，约拿单和凯蒂·纳培勒这两位后期圣徒被放逐到此。患病的原本只有凯蒂，但是因为约拿单和她已在盐湖城的恩道门屋宇印证过了，所以不愿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结果约拿单也染上这种疾病。九年后好朋友来探望他时，他的容貌都快认不来了。约拿单曾领导半岛上的圣徒一段时间；到了 1900 年，圣徒人数已超过 200 人。教会领袖并没有遗忘饱受这种耗弱症摧残的忠信教会成员；他们经常拜访这个分会，看顾他们灵性上的需要。³

禧年大会

1880年4月6日，教会成员庆祝教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他们和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将这个周年庆称为禧年（译注：亦称五十年节，犹太人通常在禧年免去债务）。泰来会长免去许多贫困教会成员积欠教会的债务，教会也捐出三百头牛和两千只羊，分给“应接受救济的贫困者”。⁴ 教会慈助会的姐妹捐出了将近35,000蒲式耳（约合1,260,000公升）的小麦给贫困者。泰来会长同时也鼓励教会成员免去他人所欠的债务，尤其是贫困者的债务。他宣布：“现在是禧年！”⁵ 后期圣徒之间充满了宽恕与喜悦的热烈气氛。

1880年4月的最后一天，禧年大会的场面十分感人。十二使徒中有十一位在大会的最后一场聚会中作见证。奥申·普瑞特这位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元老，谈到了当初全体教会成员在纽约州菲也特老彼得·惠特茂家中聚会的情形；他回忆起后期圣徒经历的考验、聚集、迫害和苦难，也感激仍然能“算在这群人民之中”。接着他为“主我们的神在过去五十年间所成就的伟大事工”作见证。⁶ 当时距普瑞特长老去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而他很高兴能够当一位忠信的圣徒，持守到底。

禧年庆祝大会举行的两年后，约翰·泰来会长授权成立一个专门提供儿童宗教课程的组织。第一个初级会在盐湖城以北15哩的犹他州法明顿成立；188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后期圣徒的垦殖区都成立了初级会。现在初级会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地数百万的小朋友；他们有福能在每星期的初级会里学习福音的教导、音乐，以及彼此交谊。

迫害不断

1830年初期先知约瑟·斯密在翻译《圣经》时，曾对亚伯拉罕、雅各、大卫和其他旧约时代领袖有多位妻妾的事实感到困扰。先知祈求神让他明白此事，于是了解到在某些时期、为了某些特殊的目的，多重婚姻在神所赐的律法中是神所同意和指示的。约瑟·斯密也得知，在神的准许下，某些后期圣徒很快就会透过圣职权柄的拣选娶多位妻子。有些圣徒已经在纳府实行多重婚姻，但是一直到1852年8月盐湖城的总会大会中，这项教义和作法才公开宣布。在这次大会中，奥申·普瑞特长老依照百翰·杨会长的指示宣布：一夫多妻制的作法是神复兴万物的步骤之一（见使徒行传3：19-21）。

美国许多宗教和政治领袖得知犹他州的后期圣徒正倡导他们认为不道德且不合基督徒精神的婚姻制度，都感到愤怒不已，一时掀起了反对教会和教会成员的政治风潮。美国国会立法限制后期圣徒的自由，因而损及教会的经济。这项立法最后让政府官员将拥有多位妻子的男子逮捕入狱，并剥夺他们的投票权、家中的隐私权及其它的公民自由。数百名忠信的后期圣徒男子和一些妇女也因此被关在犹他、爱达荷、亚利桑那、内布拉斯加、密西根和南达科塔各州的监狱服刑。

许多蒙召宣讲福音的教会成员所受的迫害也日益严重，美国南部的教会成员尤其如此。举例来说，1878年7月，约瑟·史坦丁长老在乔治亚州的罗马市附近传教时，遭人以残忍的手段杀害；他的同伴鲁杰·克劳逊死里逃生，后来成为使徒。史坦丁长老遇害的消息令盐湖城的圣徒极为悲痛，数千人到盐湖大会堂参加他的丧礼。

约翰·吉布斯长老、威廉·贝利长老、威廉·琼斯长老和亨利·汤普生长老行遍田纳西州各地，试图改变社会大众对教会的看法。1884年8月某个安息日的早晨，他们在田纳西州坎恩溪附近的雅各·康德家休息；当时吉布斯长老正在研读经文，为他的讲道准备题材。一群暴徒冲过树林向他们开枪，吉布斯长老和贝利长老被杀。吉布斯长老是一位小学老师，身后留下妻子和三名子女悼念他的阵亡；吉布斯姐妹守寡43年，当助产士来抚养孩子。她至死忠于福音，期盼能与丈夫再度欢聚。凶案发生时的传道部代理会长百翰·罗伯滋冒着生命危险乔装前往出事地点，挖出吉布斯长老和贝利长老的遗体，然后运回犹他州；许多支会举行追悼仪式向这两位长老致敬。

其他地区的传教士被殴打得背部血流如注；许多传教士去世时身上还留着鞭痕。在这段时期，要做一位教会的成员并不容易。

当时的联邦政府官员搜捕多妻的男子，因此许多教会领袖都躲起来以免被捕；家家户户都害怕执法人员在深夜闯进来。乔治·肯农会长、朗卓·舒、鲁杰·克劳逊、百翰·罗伯滋、乔治·瑞诺和许多人都进了监狱；他们在那里靠写书、教书及写家书度日。约翰·泰来会长被迫流亡到盐湖城以北20哩的凯西镇居住，1887年7月25日在当地去世；他是一位充满信心与勇气的人，毕生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并致力于建立神在地面上的国度。

惠福·伍会长

惠福·伍会长是教会最成功的传教士之一，也以其预言性的见解和对教会的忠诚著称。他的日志记录详实，为教会

早期历史提供了许多资料；他在约翰·泰来会长过世前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大约两年后便接受所有教会成员的支持成为总会会长。

在伍会长任内，反对后期圣徒的政治风潮越来越激烈，但教会仍然向前推进。犹他州圣乔治、洛干和曼泰三地的圣殿已启用，盐湖圣殿也即将完工。这些主的殿使得成千上万的圣徒得以接受个人的恩道门，并为已逝的祖先作教仪。惠福·伍会长一生都对圣殿事工和家谱事工感兴趣，曾在许多场合中劝诫圣徒要在圣殿中为他们的祖先执行教仪。

圣徒为死者执行的事工可从以下这件事看出重要性。1884年5月，洛干第二支会的亨利·培勒主教在家中签署圣殿推荐书，亨利九岁的女儿正在附近的人行道上与朋友谈话，看见两位长者走过来。他们唤着她的名字，交给她一份报纸，吩咐她把报纸拿回去给她的父亲。

女孩照着做了；培勒主教看见《纽柏里周报》这份在英国发行的报纸上面有六十多个朋友的名字，也有他父亲朋友的名字和一些家谱资料。这份日期为1884年5月15日的报纸在印行后三天就到他手上了。那个时代根本没有空运，英国的邮件要到美国西部得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所以这真是一项奇迹。

第二天，培勒主教带着这份报纸到圣殿，把整件事告诉圣殿会长马瑞纳·梅里尔。梅里尔会长说：“培勒主教，有人在帷幕的另一边殷切等待他们的教仪完成，而且他们知道只要你拿到这份报纸，你就会做这些事。”⁷ 这份报纸至今仍保存在犹他州盐湖城的教会历史图书馆中。

尽管遭受迫害，教会领袖仍鼓励教会成员继续开拓美国西部未开发的地区。1885年起，许多后期圣徒家庭开始在墨西哥的索诺拉和契瓦瓦定居，建立如华瑞兹垦殖区和狄埃兹垦殖区等村镇。墨西哥北部其他地区也接纳迁入的教会成员。

教会成员也北上到加拿大寻找垦殖区。凯西谷支联会的会长查理·卡德于1886年在亚伯达南部建立后期圣徒社区；到了1888年冬季，加拿大西部住有100多位后期圣徒，另外还有许多圣徒在1890年代来到此地，为灌溉系统和铁路的兴建提供所需的人力。许多教会领袖是在亚伯达省长大成人。

宣言

1880年代末期，美国政府又通过法令，明定实行多妻制的人将被剥夺投票权并接受审判；教会置产的数量也受到严格限制。更多的父亲躲藏起来，使得后期圣徒的家庭蒙受苦难。惠福·伍会长祈求主的指引，所以在1890年9月23日的晚上，先知借着启示而写下终止教会成员实行多重婚姻的宣言。主在异象中向惠福·伍会长显示：若不终止多重婚姻，美国政府将会接管圣殿，这么一来为活人与死者所做的事工都会中止。

1890年9月24日，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一致支持这项宣言；圣徒也于1890年10月的总会大会中表示同意。今日这份文件收录在《教义和圣约》中，称为正式宣言一。

教会采取行动之后，联邦政府官员原谅了触犯多妻制法的后期圣徒男子，许多项迫害也停止了。但是正如惠福·

伍会长所说：“若不是天上的神命令我去做我已做的事，我就会让所有的圣殿从我们手中失去，我自己也会去坐牢，并使大家都去坐牢；当我被命令那样做的时候来到时，我一切都明白了。我到主前，写下了主吩咐我写的一切。”（“惠福·伍会长三篇有关“宣言”的讲词节录”，附于正式宣言一之后）。多重婚姻是由神正式终止的，而非美国国会。

家谱学会

早在后期圣徒的家谱学会成立之前，教会成员便开始着手搜集已逝祖先生平的资料。包括惠福·伍、奥申·普瑞特和禧伯·郭在内的许多人取得了数千个祖先的名字，并代为执行圣殿教仪。1894年，总会会长团指示成立家谱学会，由富兰克林·理查担任该学会第一任领袖。家谱图书馆成立了，家谱学会的代表到世界各地搜集人名，以便为其执行圣殿教仪；这个学会是现在教会家庭历史部门的前身。

1894年4月总会大会期间，伍会长宣布他获得一项有关于家谱事工的启示。他说神希望后期圣徒“尽可能追溯自己的家谱，并与父母印证在一起。让子女与父母印证在一起，使这个锁炼尽可能地延伸。……这是主对他人民的旨意。我想如果你们思量这件事情，就会发现这是真实的。”⁸教会至今仍鼓励后期圣徒找出已逝祖先的纪录，并为他们执行圣殿教仪。

从1885年到1900年，许多教会成员担任家谱传教士。他们受邀到盐湖城，为他们的事工接受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祝福。他们也获得一张传教士名片和指派证书。他们拜访亲戚、抄录墓碑上的名字，研究教区纪录和家庭《圣经》，回

家时带着可供圣殿事工使用的宝贵资料。许多传教士讲述着他们的灵性经验；这些经验让他们确信主与他们同在，时常指引他们找到所需的资源或亲戚。⁹

奉献盐湖圣殿

惠福·伍会长的一生中多半致力于圣殿事工；他是圣乔治圣殿的第一任会长，曼泰圣殿也是由他奉献的。盐湖圣殿的房角石安放了四十年之后，伍会长殷切期盼着这座地标般的圣殿的奉献典礼。奉献仪式于1893年4月6日到5月18日举行，约有75,000人出席。¹⁰

4月6日第一场奉献仪式结束之后，伍会长在日记里写道：“神的灵与力量临到我们，预言与启示之灵也降在我们身上，人们的心软化了，许多事情也向我们揭露。”¹¹有些后期圣徒看见天使，有些后期圣徒看见已逝的总会会长和教会其他的领袖。¹²

惠福·伍会长在庆祝他的九十大寿时，数千名主日学的儿童聚集在圣殿广场上的大会堂向他致敬。他深受感动，演讲时神情激动，也告诉这群年幼的听众，十岁时他上清教徒的主日学，读到使徒和先知的事，回家后便向神祈求能够活得久一点，好在世上再看见使徒和先知。如今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使徒，也是先知；他的祷告一再得到了回答。¹³

一年以后，即1898年9月2日，伍会长在拜访旧金山的时候去世了。

朗卓·舒会长与什一奉献

惠福·伍会长去世后，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朗卓·舒接任总会会长。他是一位睿智而慈爱的领袖；神早已让他准备

好担当大任。他认识前任的每一位近代先知，也接受过他们的教导。1900年11月，他告诉聚集在大会堂里的圣徒说，过去他经常拜访先知约瑟·斯密和他的家人，与先知一起进餐并单独面谈。他知道约瑟是神的先知，因为主已“用最清楚且最完整的方式”向他显明这是真的。¹⁴

在舒会长任内，联邦政府立法反对多重婚姻，导致教会面临严重的财务困难。舒会长沈思并祈求神的指引，想知道该如何摆脱这些拖累教会的债务。1899年4月的总会大会之后，他觉得需要去犹他的圣乔治一趟。他在当地的一场聚会中演讲时突然暂停了片刻，等到他再继续讲话时，他宣布自己刚获得一项启示。由于教会成员一直忽略什一奉献的律法，所以主告诉他，如果教会成员能更忠信地缴付十足的什一奉献，祝福将倾注在他们身上。

先知向犹他州各地的会众宣讲什一奉献的重要性，圣徒遵守了他的劝告；那年他们所缴付的什一奉献是前一年的两倍。1907年，教会有足够的资金还给所有的债主，于是不再负债。

1898年，在一场女青年协进会总理事会的欢迎会上，乔治·肯农会长宣布总会会长团已决定召唤“一些聪慧又细心的姐妹加入传教的行列”。¹⁵在这之前，虽有一些姐妹曾随她们的丈夫去传教，但是这次是教会首度正式召唤并指派姐妹担任主耶稣基督的传道大使。姐妹们虽然没有传教的义务，但是这几十年来，成千上万的姐妹运用了这项特权来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勇敢地为主服务。

朗卓·舒会长带领教会迈进廿世纪。在新世纪之初，教会有 43 个支联会、20 个传道部和 967 个支分会，教会成员人数为 283,765 位，大部份住在美国的洛矶山区；使用中的圣殿有四座，另有《青年导师》、《进步时代》和《女青年日记》等教会刊物供成员阅读。小道消息流传着教会至少会开拓一个新的传道部，但后期圣徒们几乎不敢想象未来的一百年内有何发展。不过他们相信有关教会未来的预言终将实现。

不断壮大的教会

1901 年到 1970 年，约瑟 F·斯密、禧伯·郭、乔治·斯密和大卫奥·麦基四位先知带领着日益壮大的教会。这几位先知目睹了从马车运输到火箭进入太空的转变；圣徒则面临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经济萧条的挑战。这段期间有九座圣殿竣工；1901 年，世界各地约有 30 万名教会成员和 50 个支联会；到了 1970 年，全世界已经有 280 万名以上的教会成员在 500 个支联会聚会。

约瑟 F·斯密会长

1838 年，约瑟 F·斯密在远西城圣殿预定地附近的一间小木屋里出生；当时正是密苏里州的迫害情形最剧烈的时候。约瑟出生时，他的父亲海仑·斯密还关在密苏里州的里奇蒙，只留下母亲玛丽·斐亭·斯密独力照顾子女。

约瑟小时候与家人从密苏里州迁移到伊利诺州的纳府；那里发生了一件令他毕生难忘的事——他的父亲和叔叔在卡太基监狱遇害了。约瑟永远也忘不了见父亲最后一面时，父亲正骑着马要前往卡太基；他抱起儿子亲了又亲再放下来。约瑟也忘不了邻人在晚上拍打窗户，通知母亲海仑遇害时的恐惧。父亲和叔叔躺在纳府公馆灵柩里的那一幕，是他心头永不褪色的回忆。

年少的约瑟几乎在一夜之间长大成人。玛丽·斐亭·斯密一家人加入迁离纳府的行列时，七岁的约瑟便为她驾驶一辆篷车。约瑟 13 岁时母亲过世，从此成了孤儿；他快满 16 岁时前往三明治群岛传教（后来改称夏威夷群岛），抵达檀香山不到三个月就能流利地说当地话；这是十二使徒帕雷·普瑞特长老和奥申·海德长老为他按立时所授予的圣灵恩赐。他 21 岁时又去传教；这次在不列颠群岛传教了三年。

约瑟年仅 28 岁时，百翰·杨会长就感觉到要按立他为使徒。在往后的岁月里，他担任过四任总会会长的咨理。朗卓·舒会长在 1901 年 10 月过世时，约瑟 F·斯密继任为总会第六任会长。他阐述辩说福音真理的能力非常有名，其讲道和著作集结成一本书，名为《福音教义》。此书已成为教会教义的一部重要著作。

廿世纪初的几十年，教会在许多方面有重大的进展。由于教会不断强调什一奉献，加上圣徒忠信地回应，教会终于能偿还所有的债务；紧接着一段繁荣的时期，使得教会有能力建造圣殿、教堂、访客中心及购买教会的历史遗迹。教会也在盐湖城兴建行政大楼；这栋大楼至今仍是教会的总部。

斯密会长知道世界各地都需要圣殿。1906 年，他在瑞士伯恩的大会上伸出手来宣布：“这片土地上遍布圣殿的日子到了，你们可以到圣殿来救赎你们死去的祖先。”¹ 大约半世纪之后，欧洲的第一座圣殿——瑞士圣殿，便在斯密会长作过预言的这个城市的郊区奉献了。1913 年，斯密会长在加拿大亚伯达的卡德斯頓奉献圣殿建地，1915 年时也在夏威夷奉献圣殿建地。

1900 年代早期，教会领袖鼓励圣徒留在自己的国家，不要聚集到犹他州。1911 年，总会会长约瑟 F·斯密和两位咨理发出这项声明：“我们希望教会成员能留在自己的国家，建立稳固的会众来协助传道事工。”²

斯密会长过世前六个星期获得一项有关救赎死者的重要启示。他在异象中看见救主在灵的世界中传教，并且知道忠信的后期圣徒在灵的世界中还有机会继续教导福音。这项启示于 1976 年收录在《无价珍珠》中，1979 年时改录在《教义和圣约》中，成为第 138 篇。

禧伯·郭会长

1918 年 11 月，约瑟 F·斯密临终前握住当时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禧伯·郭的手说：“愿主祝福你，我的孩子，愿主祝福你；你身负重责大任。一定要记住这是主的事工，不是人的事工。主比任何人都伟大。他知道他要让谁来带领他的教会，而且绝不犯错。”³ 禧伯·郭 62 岁时接任教会第七任总会会长；他从 1882 年起便开始担任使徒。

禧伯不论年轻时或终其一生都表现了达成目标的非凡决心。由于他是寡母的独子，所以不太方便参与同年龄男孩所从事的活动。有一次他想参加某个棒球队，但别人取笑他笨手笨脚的，毫无球技可言，所以不让他加入。他不但不气馁，反而花许多时间持续练习投球；最后他加入另一个球队，在当地赢了好几次冠军。

小时候，当他知道当记账员的收入比他擦鞋的收入多出许多时，便想当个记账员。那时要当记账员必须写一手漂亮的字；可是他的字写得很难看，他的两个朋友说他写字好像



教会成立福利农场以协助提供食物给贫困者。教会成员奉献劳力，就像 1933 年这群圣徒在甜菜田里工作的情形一样。

是鸡爪在乱画。他还是不气馁，花了很多时间练写字，结果以优美的字迹闻名，最后还在大学教授书写课程，并且经常受托记写重要文件。他尽全力为主和同胞服务的决心看在许多人眼里，成了伟大的榜样。

郭会长是一位睿智、成功的商人；他的专才帮助他带领教会度过全球经济萧条的时期、也克服了他个人因经济萧条所面临的问题。他深信每个人都必须自给自足、信赖主并辛勤工作，不要依赖政府。他用赚来的钱造福了许多贫困者的生活。

1930 年代，圣徒和世上许多人一样在经济萧条期间失业，生活穷困。1936 年，郭会长按照主的启示制定了教会的

福利计划来帮助贫困者，并协助所有教会成员自给自足。总会会长团谈到这项计划时说：“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建立一个制度，以祛除懒惰的咒诅，废止救济金的邪恶，使教会成员再度拥有自立、勤劳、节俭的美德，并寻回自尊。教会的目标在协助成员自立。工作应再度被推崇为教会成员生活的至高准则。”⁴

担任总会会长团咨理长达 28 年的小路宾·克拉克会长强调：“福利计划的远程目标在于建立本教会成员的品德，使施者与受者都能保有一人内心深处最高贵的美德，并使隐藏在灵魂深处的潜能得以开花结果。”⁵

总会福利委员会于 1936 年成立，负责监督教会的福利计划；先驱支联会的会长海乐·李担任该委员会的总指导员。后来德撒律工业的商店成立，帮助了失业者和残障者；农场与生产计划也设计出来帮助贫困者。今天这项福利计划仍造福着成千上万的人，包括世界各地贫困的教会成员和穷苦的非教会成员。⁶

在传道事工加速推展的同时，郭会长促成了一次非凡的归信。威森罗·傅朗契斯卡是位义大利牧师，有一次走在纽约市的街上要到他的教会去，结果在一个满是灰烬的桶子里看见一本没有封面的书。他捡起这本书翻开来看，第一次看到尼腓、摩赛亚、阿尔玛和摩罗乃这些名字。他有种感觉：虽然他不知道这本书的书名和来历，却想读一读；他祈祷求问这本书的真实性。当他这么做了，他说“如获至宝般的一股喜悦之情为我的灵魂带来安慰，使我感到难以言喻的快乐。”他开始向他教会中的成员教导书中的原则。他的教会领袖因此惩戒他，甚至命令他烧掉这本书；他拒绝了。

后来他返回义大利；1930年时，他得知这本书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发行的，便写信到犹他州的教会；这封信后来交到禧伯·郭会长的手上。郭会长寄给他一本义大利文的《摩尔门经》，并把他的名字交给欧洲传道部部长。由于战时的种种阻碍，多年来威森罗一直无法受洗，但他终于在1951年1月18日成为教会成员，也成为西西里岛上第一个受洗的人。五年后，他在瑞士圣殿接受了个人恩道门。⁷

1922年5月6日，郭会长奉献教会第一个广播电台；两年以后，这个电台开始转播总会大会的过程，让更多成员能听到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信息。不久以后，1929年7月时，大会堂唱诗班首次在该电台演出圣乐嘉言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每周都播放振奋人心的音乐和信息，到现在还是每周播出。

郭会长于1945年5月14日过世，担任总会会长有27年之久，任期之长仅次于百翰·杨会长。

乔治·斯密会长

乔治·斯密继禧伯·郭之后成为总会会长。斯密会长的一生是在福音生活中寻找快乐的典范；他见证：“每种名符其实的快乐与喜悦都是来自于遵守神的诫命，并听从他的忠告和劝诫。”⁸

遵守神的诫命和教会领袖的忠告，是斯密会长家庭世代相传的正义模式。他的名字来自于祖父乔治·艾柏特·斯密，也就是先知约瑟的堂弟，百翰·杨会长的咨理。乔治的父亲约翰·斯密担任过约瑟 F·斯密的咨理。乔治·斯密33岁时被召唤到十二使徒定额组，1903年到1910年之间

和父亲约翰·斯密同时在十二使徒定额组中服务。这是本福音期以来唯一父子同时在定额组中服务的情形。

乔治·斯密在十二使徒定额组服务长达42年；尽管健康欠佳，他仍作了许多令人敬佩的服务。他到犹他州南部视察铁路时眼睛被太阳灼伤，医师动手术挽救他近乎失明的眼睛也失败了。日渐沈重的压力和越来越忙的工作使得他脆弱的身体每况愈下，终于在1909年因体力耗尽而病倒。医生吩咐他要完全停下来休息，使得他自信心受挫，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更加惶恐不安。

在这段艰苦的期间，乔治做了一个梦，梦中看见一个大湖旁有座美丽的树林。他走进树林不远后，看见他挚爱的祖父乔治·艾柏特·斯密向他走来。乔治赶紧跑上前，可是他的祖父走近他时却停下来说：“我想知道你将我的名字怎样了。”生平的景象一幕幕掠过乔治的心头；他谦卑地回答：“我没有做任何有辱你名声的事。”这个梦使乔治的灵性和体力都振作起来，不久就重返工作岗位。后来他常将这次经验形容为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捩点。⁹

在乔治·斯密会长1945年到1951年的任期内，教会成员人数达到一百万；爱达荷州的爱达荷瀑布圣殿奉献了；传道事工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展开。

教会同时也对战乱之下穷困不堪的欧洲教会成员展开救援行动，鼓励美国教会成员捐出衣物和其他日用品。斯密会长与美国总统杜鲁门见面，请他同意将所收集到的食物、衣物和被褥运送到欧洲。斯密会长描述了那次会面的经过：

杜鲁门总统说：“‘你们为什么要送这些过去？他们的钱一点也不值钱。’

“我说：‘我们不要他们的钱。’他看着我问道：‘你该不是说要送给他们吧？’

“我说：‘当然，我们要送给他们。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正在受苦。神祝福我们，使我们丰衣足食；如果能和政府合作运送这些物资，我们会非常高兴。’

“他说：‘你做的对。我们很乐意尽力协助。’”¹⁰

捐赠品在犹他州分类包装运往海外时，斯密会长视察了这些准备工作。他看到教会成员那么慷慨捐出大量的日用品，便感动得流下泪来。几分钟后，他脱下他身上的新大衣说：“请把大衣也送出去。”虽然身边几个人告诉他现在是寒冷的冬天，他需要这件外套，但他仍坚持要送走它。¹¹

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泰福·彭荪长老奉派重新开启欧洲传道地区，负责监督救援物资的发放，也照顾圣徒的灵性需求。彭荪长老到欧洲之后，先去参加了莱茵河畔的德国城市卡士鲁的大会。彭荪长老谈到这次经验：

“我们最后总算找到了教堂；那是一间被炸弹炸掉一部份的建筑物，位在街区靠里面的部份。圣徒已聚会了两个小时，一直在等候我们，希望我们会来，因为他们听说我们可能会来参加大会。我们走上台时，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几乎所有的会众都含着泪水；他们知道经过了六、七年漫长的岁月，他们口中的锡安代表终于回来看他们了。……我注视着他们仰起的脸庞，他们苍白而消瘦；这些圣徒多半衣衫褴褛，还有些人光着脚。他们见证这后期时代伟大事工的神圣性，并感谢主所赐的祝福时，我可以看见他们的眼中闪烁着信心之光。”¹²



1947年，荷兰传道部的哥尼流·札比会长和传教士搬运福利援助用的马铃薯给德国圣徒。

在彭荪长老众多的责任中，有一项是负责监督127个火车厢的食物、衣物、被褥和医药分送到欧洲各地。几年以后，多马·孟荪会长在奉献德国兹威考的一间新教堂时，有位年长的教会成员含着泪上前，要求他代为问候泰福·彭荪会长。他请孟荪会长“告诉他，由于他将美国教会成员捐赠的食物和衣物带给我们，所以他救了我的性命，也救了我国许多弟兄姐妹的性命。”¹³

趁着这个机会，荷兰的圣徒为饥饿的德国教会成员提供了真正基督般的服务。荷兰的教会成员在战时饱受苦难，获得了美国教会成员的福利援助。1947年春天，教会要求他们开始自己的福利计划；他们极为热心地投入，大部分都种植马铃薯，并期待将来能够丰收。

这时东德传道部会长瓦特·史多佛会长前往荷兰，含泪诉说德国教会成员挨饿无助的情形。荷兰传道部的哥尼流·札比会长问荷兰教会成员，他们是否愿意把自己种植的马铃薯送给在战争中与他们为敌的德国人；荷兰教会成员欣然同意，也更小心地看顾这些作物。结果收成远超乎他们的想象，于是他们运了 75 吨马铃薯给德国的弟兄姐妹；一年以后，荷兰的教会成员又把 90 吨马铃薯和 9 吨鲑鱼送给德国的圣徒。¹⁴

这些圣徒流露出基督般的爱，正代表了乔治·斯密会长那种将基督的爱发挥到极致的表现。他说：“我可以对你们说，我的弟兄姐妹，这世上最快乐的人是那些爱人如己，并借着日常行为感谢神恩的人。”¹⁵

大卫奥·麦基会长

乔治·斯密会长担任总会会长时，大卫奥·麦基是他的咨理。1951 年春天，斯密会长的健康情况似乎略为好转，麦基会长和妻子爱玛便决定离开盐湖城到加州度假；先前他们已经将假期延后了。那时他们在犹他州圣乔治市过夜，隔天清晨麦基会长醒来，清楚地感觉到应该回教会总部。他回到盐湖城没几天，斯密会长中风了，最后在 1951 年 4 月 4 日逝世。大卫奥·麦基于是成为教会的第九任总会会长。

神早已准备好大卫奥·麦基来带领教会。他八岁时，父亲蒙召唤到英伦群岛传教，所以他要负起家中男人的责任。当时他的两位姐姐刚过世，妈妈又怀孕了，父亲认为田里的工作让母亲一个人来做太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麦基弟兄对妻子说：“我一定传不成教了。”麦基姐妹注视着他说：



大卫奥·麦基会长小时候与家人合影；坐在父亲腿上的就是大卫。

“你当然要接受召唤；不必担心我，大卫和我会把事情处理好的！”¹⁶ 父母亲的信心与奉献的精神，在大卫幼小的心灵中培植了终生侍奉主的意愿。1906 年时他 32 岁，接受召唤成为十二使徒。在成为总会会长之前，他在十二使徒议会和总会会长团（担任禧伯·郭会长和乔治·斯密会长的咨理达 45 年之久。

麦基会长开始广为安排行程，拜访这已遍及全球的教会的成员。他拜访了英国、欧洲、南非、拉丁美洲、南太平洋和其他地方的教会成员。他在欧洲时为伦敦和瑞士圣殿的筹建工作做了初步的安排，也在总会会长团任期结束之前走遍几乎世界各地，祝福并鼓舞教会的成员。

麦基会长再次强调传道事工的重要，并鼓励每位教会成员承诺每年至少为教会带进一位新成员。他这句话一再为人传诵，也使得他家喻户晓：“每位成员都是传教士。”

1952年，为了提高全部时间传教士的工作效率，第一份正式的传教计划送达世界各地传教士的手上，标题为《教导福音的系列课程》，内容包括七个讨论课程，强调要借着圣灵来教导，也清楚说明了神组的本质、救恩计划、叛教和复兴，以及《摩尔门经》的重要。世界各地归信的人数遂急遽增加。1961年，教会领袖首次为所有的传道部部长举行讲习会，教导他们要鼓励每个家庭与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交谊，然后让传教士在这些人的家中教导。1961年，教会为新召唤的传教士建立一套语言训练计划，不久后传教士训练中心也成立了。

在麦基会长任内，从军服役的教会成员为教会在亚洲的发展播下了种子。有一名来自犹他州亚美利加福克的年轻士兵在南韩服役，注意到美国军人和韩国人民碰面时，韩国人民会闪避到一旁让军人先过去。这位年轻的教会成员反而退到路旁让韩国人先过，也努力去认识他们，走过他们身边就愉快地向他们打招呼。有一天他和五位朋友到军营里的餐厅去；等着拿食物的人大排长龙，所以他先坐在桌子旁等候。不久有个韩国工人拿了一盘食物送来，这位士兵指着自已臂上的一条杠说：“你不能为我服务。我只是个上等兵而已。”那位韩国人回答说：“我要为你服务。你是最好的基督徒。”¹⁷

1967年，传教士和现役军人在韩国教导福音的成效卓著，《摩尔门经》遂翻译成韩文；支联会和支会很快地就如雨后春笋般在这个国家成立。

传教士在日本的成果也十分辉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教会成员有几年时间与教会代表失去联络；但是战后驻扎在日本的后期圣徒军人帮助教会更加茁壮。1945年，佐藤龙猪对拒绝喝茶的后期圣徒军人印象深刻，所以就问了他们一些问题，后来受洗了；第二年他的几位家人也接受洗礼。为佐藤弟兄施洗的是艾略特·理查；当时是军人、后来成为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的培道·潘则为佐藤姐妹施洗。佐藤的家是许多日本人第一次听到复兴福音信息的地方。很快地，二次大战期间对抗日本人的后期圣徒传教士就在日本各城市展开传道事工。

教会在菲律宾的成立，也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人和其他人的努力。1961年起，教会开始在此地蓬勃发展。有位年轻的菲律宾妇女并不是教会成员，但听说过《摩尔门经》，也见过几位后期圣徒。后来她觉得有必要去见几位她认识的政府官员，请求他们同意让后期圣徒传教士到菲律宾来。这项请求获得了核准，而且几个月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戈登·兴格莱长老重新奉献这个国家为传道地区。

由于教会在1950年代急遽成长，麦基会长宣布了“圣职相关计划”。他指派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海乐·李长老担任这项委员会的主席，对教会所有的计划做一次彻底审慎的研

究，以了解这些计划是否符合教会最重要的目标。1961年，李长老在总会会长团的同意下宣布将要发展一套政策，以统辖教会所有课程筹划、撰写和实施的工作。这些资料中有许多是由辅助组织所写的；新的指示将能避免计划和课程资料中不必要的重复，所以全世界各年龄层和各语言区的教会成员可以更有效地学习福音。

教会也作了其他改变，以使所有计划和活动能更有效地相互配合，同时更能贯彻教会使命；这其中包括了福利计划、传道事工及家谱事工。从约瑟·斯密时代起即为教会一环的家庭教导，在1960年代再度受到重视，以看顾所有教会成员属灵和属世的需要。教会为加强教导而成立了教堂图书室，教师发展计划也开始实施。1971年，教会在总会持有杈柄人员的指导下开始发行三种英文杂志：给儿童看的《朋友》、青年们的《新时代》和成人的《旌旗》。大约在此同时，教会统合了之前由各传道部自行出版的外语杂志；现在教会将一种杂志翻译成许多种语言，再分寄给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

大卫奥·麦基会长长久以来一直强调家庭的重要，也强调家庭生活是幸福的泉源，是面对现代生活的诱惑和考验时最佳的屏障。他常提到对家人的爱、还提到妻子爱玛不断地支持他。麦基会长在任内一再强调每周的家人家庭晚会是父母亲近子女、教导他们福音原则的方法。

慈助会也支持先知所强调的巩固家庭与家人的重要。从纳府时代开始，慈助会便已成长为拥有世界各地数十万名成员的组织。借着慈助会的教导以及彼此的交谊，妇女个人和家人都受到了祝福。1945年到1974年的总会慈助会会长贝拉·史柏福是一位优秀的领袖；1968年到1970年她担任美国全国妇女协会的会长时，曾受到国家的表扬。

麦基会长于1970年1月逝世，享年96岁。他带领了教会将近20年；在这段期间，教会成员人数几乎增加了三倍，向全世界传播福音信息的工作也突飞猛进。

广布全球的教会

约瑟·斐亭·斯密会长

大卫奥·麦基会长过世时，年近 93 岁的约瑟·斐亭·斯密会长继任为总会会长。他是已故总会会长约瑟 F·斯密的儿子。

约瑟·斐亭·斯密小时候即渴望了解主的旨意，这也激发他在十岁前就已读过两遍《摩尔门经》，而且走到哪里都带着经文。球队找不到他的时候，通常会发现他在干草棚里读经文。他后来说：“从我有记忆以来，一开始识字时就从阅读经文、了解主耶稣基督、先知约瑟·斯密的事和促成人类救恩的事工中，获得莫大的喜悦和满足感；这是世上其他事情不能比的。”¹

早年的阅读让他打下了基础，使他日后在经文及教会历史方面有着渊博的知识；他在讲道和写作中引用了这些知识，著有二十多本教义方面的书和数十篇重要文章。

在他任内，亚洲（日本东京）和非洲（南非约翰尼斯堡）的第一个支联会分别成立；随着教会成员人数的成长，斯密会长和他的咨理开始在世界各地举行区域大会，以训练各地的领袖，也让当地成员与总会持有权柄人员见面。这样的大会首度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举行。为了提供世界各地的人们更好的服务，教会召唤一些保健传教士来教导基本的养生



世界各地的后期圣徒皆因福音的祝福而欢欣。



在约瑟·斐亭·斯密会长的指导下，教会的首次区域大会于1971年8月在英国举行。站在讲台上的是豪惠·洪德长老。

原则和卫生观念。很快地就有两百名保健传教士在许多国家服务。

从1912年起，教会在美国西部中学附近的建筑物里开办福音进修班。1920年代，福音研究所也在各大专院校开课，有许多后期圣徒参加。1950年代早期，加州的洛杉矶地区开办清晨上课的福音进修班，不久学员人数便达1800多名。许多不是教会成员的观察家想不到这群15到18岁的后期圣徒青少年竟然五点半起床，还参加每周五天的宗教课程。1970年代初期，教会推出福音进修班自修计划，世界各地的后期圣徒学生因此能够接受宗教教育。在斯密会长任内，福音进修班和福音研究所的报名人数急遽增加。

斯密会长在1972年4月的总会大会上发表最后一次公开演说。他说：“世上的疾病，除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外，别无其他疗法。若没有福音，不以福音为凭借，我们便无望获得和平、世俗与属灵的昌盛，也不能继承神的国度。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中，没有一项比传播福音以及在地上建立神的教会和国度还重要的。”²

担任总会会长两年半之后，约瑟·斐亭·斯密会长在女儿的家中悄然辞世，享年95岁，终其一生都勇敢地侍奉主。

海乐·李会长

约瑟·斐亭·斯密会长逝世的第二天，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资深成员海乐·李会长和家人团聚，召开家庭晚会。有位家人问海乐·李会长他们怎么做才对他最有帮助。他回答：

“忠于信仰，按照我教导的福音生活。”这项训示亦适用于全体教会成员。在海乐·李会长以总会会长身份召开的第一场记者招待会中，他说：“遵守神的诫命；那么个人和国家就会在这纷扰的时代中获得救恩。”³

海乐·李会长在1972年7月7日就任总会会长，年仅73岁，是自禧伯·郭会长以来担任总会会长的最年轻的使徒。1935年起，他蒙召唤主领教会的福利计划（见第109页），开始在教会行政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教会计划和课程资料的审核上，他也是主导者，让教会计划得以简化和整合。他的灵性极高，对于来自高天的启示具有敏锐的感应能力。

李会长和他的咨理主领了墨西哥市举行的第二场区域大会；教会的成员是最先支持这一批新任会长团成员的后圣徒。李会长说明在墨西哥市举行这些聚会是要“感谢并赞扬许多人美好的努力，他们……促成教会惊人的进步。”

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圣徒听说墨西哥市要举行区域大会，许多人便开始计划参加这项大会。有位姐妹挨家挨户招揽洗衣服的生意，把五个月来帮邻居刷洗衣服的钱存起来，凑足了旅费参加这场大会，还出席所有的场次。许多人愿意在大会期间禁食，因为他们工作、存钱来参加这些聚会后，已经没有钱买食物了。愿意这样牺牲的人都获得极大的灵性力量。有位教会成员说这场大会是“一生中最美好的经验！”还有人告诉记者：“我这些天在此感受到的爱使我难以忘怀。”⁴

李会长是本福音期中第一位在任内拜访圣地的总会会长。他也宣布现在要建造较小规模的圣殿，使圣殿遍布全世界。

1973年耶稣节的第二天，李会长与世长辞，他担任总会会长仅十八个月。一位灵性的巨人回到了他永恒的家园。

宾塞·甘会长

李会长过世后，饱受病痛折磨的资深十二使徒宾塞·甘接受所有教会成员的支持，成为总会会长。甘会长的大部分声带因癌症而切除，但他低沉沙哑的声音也渐为圣徒所喜爱。甘会长以其谦卑、忠诚、工作能力和个人名言“去做”为人所熟知；他是个尽全力挥动镰刀工作的人。

宾塞·甘会长就任总会会长后的第一场演讲，听众是地区代表。出席的人都觉得这场演讲令人难忘。有位出席聚会的人回忆说，那场演讲开始之后不久，“我们警觉到一种惊人的灵性与我们同在，我们才感觉到，我们是在聆听一些非凡的、有力的、不同于以前任何聚会的事情。……就好像他

拉开那道遮盖了全能者之目的的布幕，邀我们跟他一同看福音之前途与其事工之前景。”

甘会长告诉领袖“教会成员们未充份如主所盼望于他的人民的过着忠信的生活；因此，我们多少就安于现状。就在那一刻，他提出了目前盛行的口号，‘我们必须跨大我们的步伐。’”他训诫在场的听众要加强向世界各国传福音的意愿，也呼吁要多增加一些传教士在自己的国家服务。泰福·彭荪会长在这次讲道结束时表示：“以色列民中实在有一位先知了。”⁵

在甘会长活力十足的领导下，更多的教会成员担任了全部时间传教士，教会也向世界各角落推展。1977年8月，甘会长来到华沙奉献波兰全地并祝福当地人民，祈求能在当地推展主的事工；巴西、智利、墨西哥、纽西兰和日本也都成立了传教士训练中心。1978年6月，他宣布一项从神而来的启示，因而对全球的传道事工造成重大影响；多年来非洲人的后裔始终无法持有圣职，但现在所有配称的男性成员都可以拥有圣职和圣殿祝福。

这项启示是世界各地忠信的教会成员长久以来一直盼望的。最早在非洲接受福音的黑人教会成员之一威廉·丹尼尔，早在1913年就认识了教会。他去犹他州旅行时，从约瑟F·斯密会长那里获得特别的祝福。斯密会长应许他，如果他保持忠信，必在今生或来生持有圣职。丹尼尔弟兄1936年过世时仍是一位忠信的教会成员；1978年这项有关圣职的启示宣布后不久，他的女儿就为他执行了圣殿教仪。⁶

还有很多非裔人民透过教会书刊或奇妙的个人经验培养了对福音真实性的见证，但是他们无法享有福音的全部祝福。

1978年6月获得那项启示之前好几个月，甘会长便与他的咨理及十二使徒讨论过非洲后裔无法持有圣职权柄一事。教会领袖对于在配称教会成员不能接受福音全部祝福的地区开辟传道部，感到有些为难。宾塞·甘会长在南非的一次区域大会上说：“我热切祈祷过。我知道眼前有一件事对神的许多儿女极为重要。我知道要获得主的启示，一定要保持配称、作好准备接受启示，并重视这些启示。我日复一日在圣殿楼上的房间里独自漫步，内心非常严肃慎重；我倾注我的灵魂、尽我所能来推动这项计划；我希望照着他旨意去做。在我与主讨论此事时，我说：‘主啊，我只想做正确的事。’”⁷

甘会长和他的咨理及十二使徒定额组在圣殿举行特别会议，请大家针对授予黑人弟兄圣职一事自由发表意见。然后甘会长带着他们围在祭坛边，并亲自祈祷。布司·麦康基长老当时也在场；他后来说：“此时此地，由于我们恳切的态度与信心，也由于时候已经到了，神在他的恩慈中以前所未有的、神奇又奇妙的方式将圣灵倾注在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的身上。”⁸ 教会领袖们了解到：所有的配称弟兄获得圣职圆满祝福的时候到了。

总会会长团于1978年6月8日发函给所有的圣职领袖，说明主已启示“所有本教会配称的男性成员，不论种族或肤色，都可被按立圣职。”1978年9月30日，圣徒在总会大会中一致表决支持领袖的这项行动。这封信现今收录于《教义和圣约》中，名为正式宣言二。

消息一经宣布，数千名非裔人民加入了教会。有个非洲归信者的经验说明了主如何祝福这些人民。一名大学毕业的教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座有尖塔或高塔的雄伟建筑，人们穿着白色衣服进去里面；后来他旅行时看见一间后期圣徒的教堂，觉得这座教堂和他的梦有所关连，就参加那里的安息日聚会。聚会结束后，传道部会长的太太给他一本小册子。他打开来看，里头有一张盐湖圣殿的图片，就是他梦中的建筑物。他后来说：“我还没回神，却早已流下泪来。……那种感觉我说不出来。我如释重负。……我觉得到了一个我经常去的地方。现在我回家了。”⁹

宾塞·甘会长在任内成立七十员第一定额组，也正式将安息日的聚会合并为三小时的程序，同时加速兴建圣殿。1982年，全世界有22座圣殿正在筹备或兴建中，其数目是教会有史以来最多的。甘会长也拟定了紧凑的行程表，前往许多国家举行区域大会。在这些大会中，他完全不考虑自己的需要，却尽量安排时间与当地圣徒见面，巩固并祝福他们。



近年来，世界各地不断建造圣殿；德国法兰克福圣殿是今日使教会成员生活蒙福的众多圣殿之一。

许多国家的教会成员都渴望在圣殿中接受救恩的神圣教仪。这些人当中有一位是瑞典的圣徒；他担任过多次传教士、并曾在传道部会长团中服务。他过世时留下大部分的财产作为瑞典圣殿基金，只是教会很久以后才宣布要在瑞典兴建圣殿。甘会长宣布兴建瑞典圣殿时，他的捐献连本带利已累积了一大笔数目；圣殿奉献后不久，这位生前作过恩道门的忠信弟兄与父母在这座他资助兴建的圣殿内印证在一起。

新加坡有对父母决定带家人到圣殿印证，并接受圣殿祝福。他们牺牲许多事物来筹措经费，最后终于成行，来到圣殿，寄住在几年前教导他们福音的传教士家里。他们去杂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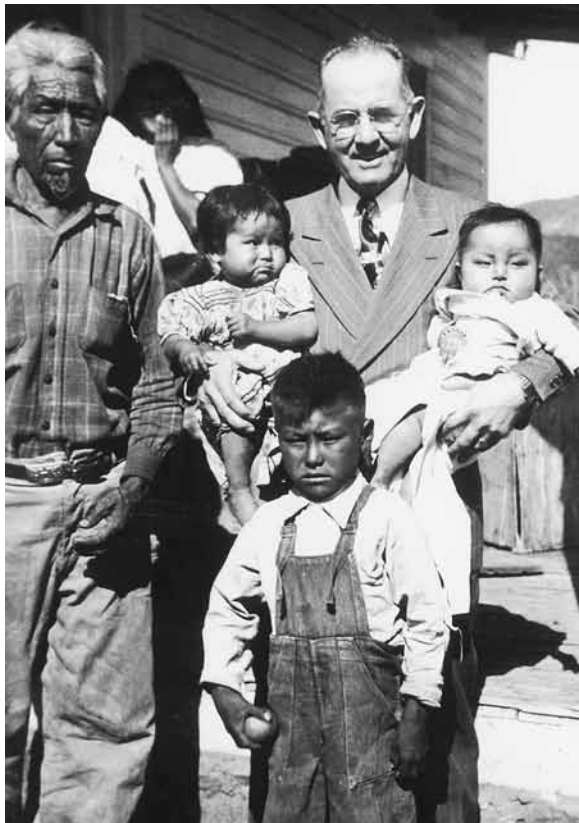
店买东西时，这位新加坡的姐妹跟丈夫和传教士走散了。他们找到她时，她在哭泣，手里拿着一瓶洗发精。她说为了到圣殿来，她所作的一项牺牲就是不用洗发精，如今已经七年没用洗发精了。当初做这样的牺牲并不简单，现在却似乎微不足道；因为她知道她的家庭终于能借着主的殿中的教仪永远结合在一起。

甘会长任内另一项重大的进展，是在1979年出版新的英文版詹姆士王钦定本《圣经》。经文内容不变，但加上附注，使《圣经》与《摩尔门经》、《教义和圣约》及《无价珍珠》互相参照。而主题指引与圣经字典两大部分，则特别为现代经文提供深入的解说。这个版本的经文各章都有新标题，也摘录了约瑟·斯密修订詹姆士王钦定本的内容。

新版的《摩尔门经》、《教义和圣约》和《无价珍珠》也在1981年发行。新版经文有新的附注、前言、地图和索引。大约在同时，教会开始重视将后期时代的经文译成其他多种语言。

甘会长的榜样与教训鼓舞了教会成员在一切事上尽力追求卓越。在百翰·杨大学成立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中，甘会长说：“我衷心希望并期待这所大学和教会教育机构能培育出戏剧、文学、音乐、雕刻、绘画、科学及所有学术方面的优秀人才。”¹⁰ 他也曾在其他场合中表示，他希望后期圣徒艺术家能以有力而具说服力的方式叙述复兴福音的故事。

尽管甘会长有忙碌的行程，却经常主动向人表达爱并为人服务。他对南、北美洲的原住民以及波里尼西亚群岛的人民有着特别的感情，也曾利用许多时间、运用各种方法帮助



宾塞·甘会长与
美国西南部的
印第安人合影。

他们。从前乔治·斯密会长赐给他一项祝福，指示他要照顾这些人民；所以他担任总会会长时便指派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奉献或重新奉献中、南美洲国家以传播福音。从那时候起，中、南美洲成千上万的人民就因福音的祝福而欢欣不已。

甘会长对每个人都很关心，这一点可从某次在拥挤的机场中发生的事看出来。那天有位年轻的母亲受困于恶劣的天气，带着两岁的女儿站在长长的队伍中，等着订机票前往目的地。那时她已怀孕两个月，医生吩咐她不要抱她那又累又

饿的小孩。有些人责怪她哭闹的小孩，却没有人伸出援手。这位妇人后来说：

“有个人向我们走来，面带亲切的笑容说：‘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我松了一口气，感激地接受了他的帮忙。他从冷冷的地板上抱起我那正在啜泣的女儿，慈爱地抱着她，轻轻地拍着她的背，还问她要不要嚼口香糖。等她安静下来，他便带着她和排在前面的人亲切交谈，告诉他们我非常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们似乎都有同感，于是他走到〔队伍最前面的〕售票处，与工作人员交涉让我搭乘即将起飞的班机。我们一同走到长椅前，坐下来聊了一会儿，而他确定一切都没问题了才离开。大约一个星期后，我看见使徒宾塞·甘的照片，也认出他就是机场里的那位陌生人。”¹¹

宾塞·甘会长过世前几个月出了严重的健康问题，但是在面对考验时，他永远是一位表现出耐心、长期忍受与勤奋的模范。他死于1985年11月5日，担任总会会长12年。

今日的教会

泰福·彭荪会长

宾塞·甘过世后，泰福·彭荪接任总会会长。施政之初，彭荪会长即强调研读《摩尔门经》非常重要。他见证“摩尔门经带领世人归向基督”，并重申约瑟·斯密所说的，这本书相当于“我们宗教的拱心石。人若遵循其中的教训，比遵循任何其他的书更能接近神。”¹

在 1986 年 4 月的总会大会上，彭荪会长说：“主感动了他的仆人朗卓·舒，要他再次强调什一奉献的原则，使教会脱离了经济的枷锁。……今天，主已启示，要我们再次强调《摩尔门经》的重要性，……我应许：只要大家从这个时刻起，天天能从《摩尔门经》中汲取养分，奉行其中的道理，神就会把至今我们尚未听闻过的祝福降在锡安儿女和教会身上。”² 全球数百万人接受了这项挑战，并获得应许的祝福。

另一项重要的主题是慎防骄傲。在 1989 年 4 月的总会大会上，他呼吁教会成员“克服骄傲，来洁净器皿的内部”，他警告成员说，骄傲是尼腓民族毁灭的原因。他劝诫“骄傲的治疗药是谦卑——温顺、服从。”³

泰福·彭荪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的时候，有个特别的机会成为福音生活的典范。1952 年，他在大卫奥·麦基会长的鼓励下出任美国总统艾森豪的农业部部长，是教会历史



世界各地的人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
也就能接受神圣教仪的祝福。

上唯一任职于美国总统内阁的十二使徒。在八年的部长任期内，他以正直的作风及专业素养指导和推动美国政府的农业政策，在国内外普受敬重。他与各国领袖往来，为教会在世界各地的代表开启传道之门。

在泰福·彭荪会长的领导下，教会在世界各地都有重大的进展。1987年8月28日，他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奉献了德国法兰克福圣殿；这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因为1964年到1965年他担任欧洲传道部会长时，办公室就设在法兰克福。

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德国弗莱堡圣殿在1985年6月29日奉献。这座圣殿在奉献之前曾发生一连串奇妙的事件，使圣殿得以完工。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多马·孟荪长老于1968年首次造访东德时，应许当地圣徒：“如果你对神的诫命保持忠信，其他国家的教会成员所得到的一切祝福，你们也可以得到。”后来在1975年孟荪长老来到这个国家执行任务时，他在圣灵的启示下将这个国家奉献给主；他说：“亲爱的天父，愿今天成为这土地上您教会成员的时代的启始。”他祈求神让这群圣徒“想得到圣殿祝福”的衷心渴望能够实现。这项圣灵启发的应许和奉献祈祷中的预言的确实现了。⁴

1989年3月31日，后期圣徒传教士获准进入东德。1989年11月9日，众多圣徒的信心与祈祷得到回答，东欧与西欧之间的藩篱开始瓦解，使得更多人归信受洗，并且有更多的教堂兴建起来。有位归信者在1990年5月1日参加了德国德勒斯登一间新教堂的开放日招待会，第一次听



罗素·纳尔逊长老与俄罗斯副总统出席了1991年6月24日所举行的国宴，俄罗斯副总统并宣布大约一个月前，教会已获得该国的正式承认。

说到本教会的事。他不到一星期便上完传教士课程、从头到尾读完两遍《摩尔门经》，也对福音的真实性获得强烈的见证，最后受洗了。⁵

1991年6月24日，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在莫斯科的演唱会结束后，俄罗斯共和国的副总统在宴会上宣布该国正式承认本教会，使教会能在这个大共和国里组织会众。1990年代，几个苏联时代的共和国、中欧及东欧国家的几个地区，包括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贝拉勒斯、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俄罗斯和乌克兰等等，都陆续被奉献为传播福音之地。教会在这些国家租

用教堂或兴建教堂，许多人获得对福音真实性的见证。在奉献波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座后期圣徒教堂时，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纳尔逊长老就祈祷说，希望这间教堂能成为“不安灵魂的平安庇护所，饥渴慕义者所期盼的避风港。”⁶ 这项祝福已在许多国家圣徒的生活中应验了，他们从福音中找到了平安与喜乐。

由于教会成员人数大幅成长，再加上彭荪会长对传道事工的重视，所以到他任期结束时，有将近有 48,000 名传教士在教会 295 个传道部服务。

在彭荪会长任内，教会福利计划也开始对世界其他宗教的信徒提供更多的人道协助。这项协助是要解除他们的苦难，使其长期自立。教会发放大量食物、衣物、医药用品、毯子、金钱和其他物品给贫困者，同时提供医疗照顾、识字训练及其它服务的长程计划。这种爱心服务已使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上万人受益。

由于年老体衰再加上爱妻芙萝拉逝世，彭荪会长于 1994 年 5 月 30 日辞世，享年 94 岁；他勇敢地完成了主的先知这项使命。十二使徒定额组组长豪惠·洪德接着继任为总会会长。

豪惠·洪德会长

豪惠·洪德会长在 1994 年 6 月 6 日的第一次记者会上，订出了任内的一些重要课题。他说：“我邀请所有的教会成员在生活中经常专注于主耶稣基督的生活与榜样，特别是他所表现的爱、希望和怜悯。

“我祈求我们能对彼此更亲切、更礼貌、更谦虚、更有耐心和宽恕之心。”



1979 年 10 月 24 日，耶路撒冷的奥申·海德纪念公园的奉献仪式。这座俯瞰山上的公园纪念着奥申·海德长老在 1841 年 10 月 24 日奉献巴勒斯坦。

他也恳请教会成员“将主的殿做为他们教会成员资格的美好象征，以及他们极神圣之圣约的至高处所。我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每位教会成员都能配称到圣殿。”⁷ 众多教会成员将这项信息带入他们生活中，并且获得更高灵性的祝福。

洪德会长敏锐的心智对教会而言极为可贵。1970年代晚期，他接下一项需要用到他所有才能的任务，在土地取得的协调工作以及圣地的主要教会建筑——百翰·杨大学耶路撒冷近东研究中心——的工程监督上贡献良多。研究中心位于史谷波山，即橄榄山的延伸地带，提供学生住宿及从事研究活动；这些学生深入研究这块精选的土地、这里的人民（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以及耶稣和他的古代先知曾走过的地方。这个中心对于曾在里面作过研究的人而言是一项祝福；许多造访本中心的人也因其美丽的造型而得到启发。

洪德会长在波里尼西亚文化中心的发展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本中心位于夏威夷的来耶岛，邻近百翰·杨大学夏威夷分校。这个占地42英亩的旅游胜地由教会经营管理，而洪德会长正是筹建理事会的主席。文化中心成立的宗旨在于保存波里尼西亚的文化，并提供学生就业机会，建于1963年，目前每年约有近百万人到此参观，欣赏波里尼西亚群岛的音乐、舞蹈、艺术和手工艺品。

洪德长老成为总会会长之前曾担任犹他家谱学会的会长八年；该学会是现在家庭历史部门的前身。在这段期间，家谱学会在1969年主办第一届世界档案大会。他谈到那次大会时说：“许多人对教会产生好感，并为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事工打开了大门。”⁸ 他对活着的或是去世的所有人都有极大的爱心，也经常教导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家庭的一份子。大家都知道他具有基督般的爱。

洪德会长一生经历许多苦难，却以信心与毅力面对严重而痛苦的健康问题、慢性的耗弱病、第一任妻子死亡和其他困难。尽管有这些阻碍，他仍然积极侍奉主，为了管理教会事务经常旅行并辛勤工作。他的榜样正符合他的这项信息：

“如果你家中有迷途的儿女令你心忧，如果你遭遇财务上的困厄或情绪上的压力，而危及你的家庭或幸福，如果你必须面对死亡和病痛，愿你们的灵魂得平安。我们不会承受超乎我们能力所能承受的试探。这些变故和失意是走向神的窄小道路。”⁹

1994年12月11日，教会第二千个支联会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市成立，由洪德会长主领；这是教会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他对在场的会众说：“主已透过他的众仆人成就了这项奇迹。这项事工将继续向前推进，充满活力与朝气。神赐给李海及他子女有关他们后裔的应许已在墨西哥应验了，而且还将继续应验。”¹⁰ 洪德会长担任总会持有杈柄人员时，教会在拉丁美洲成长的速度惊人。在他就任总会会长时，光是墨西哥、巴西和智利三国的后期圣徒人数就已超过一百五十万，比当时住在犹他州的教会成员人数还多。

虽然洪德会长担任总会会长仅仅九个月，但是他对圣徒有莫大的影响；所有的圣徒都记得他悲天悯人、坚忍不拔和过基督般的生活的深刻典范。

戈登·兴格莱会长

戈登·兴格莱会长在洪德会长过世后继任总会会长，当时记者问他总会会长任内的工作重点是什么。他回答：

“往前闯。对，我们的主题就是继续推进前人所推展的伟大事工；他们已作了如此可敬而忠信、美好的服务。对，建立

家庭价值观；对，提倡教育；对，在各地人民中培养容忍和克制的精神。还有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¹¹

兴格莱会长在教会中广泛的领导经验，使得他为总会会长的职务作好准备。他在1961年被召唤为十二使徒，1981年起担任宾塞·甘、泰福·彭荪和豪惠·洪德三任总会会长的咨理。这些年来，有时总会会长年老体衰，他还担负起无比沈重的责任。

戈登·兴格莱年轻时到英国传教；当时获得的忠告，帮助他度过了肩负重责大任的岁月。他曾在心情沮丧时写信给父亲说：“我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你的金钱，我在这里根本毫无意义。”过了一段时间，他收到父亲写的一封信；信上说：“戈登吾儿，来信收悉。……我只有一个建议：忘掉自己，努力工作。我们爱你，父字。”

戈登·兴格莱会长谈到这段回忆时说：“我沈思着他的话。第二天早上，研读经文时，我们读到了主这句有力的话语：‘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马可福音8：35）我深受感动。这句话所给的应许，和父亲的那封信，促使我上楼去，……跪下来，与主立了一个约定：要尽力忘掉自己，努力工作。那是我生命中一个关键，此后，每件发生在我身上的好事，都可以回溯到我在当时所作的那个决定。”¹²

戈登·兴格莱会长以其无比乐观的个性闻名，对神和未来永远充满了信心。“戈登·兴格莱会长最常向家人、朋友和同事提出的保证就是：‘事情总会解决的。要不断尝试、要有信心，要快乐、不要沮丧。事情总会解决的。’”¹³

有位记者曾请他指出教会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他说：“我们所面临到最严重，也最美妙的挑战，是教会成长所带来的挑战。”他说明了不断成长意味着需要有更多建筑物，也包括更多的圣殿：“现在是教会史上圣殿建筑的全盛时期。圣殿的营建工程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力推动的。我们有47座圣殿正在使用，还有13座圣殿正在规划或兴建阶段。我们会继续兴建圣殿。”¹⁴教会不断的成长也使得《摩尔门经》有翻译成多种语言的必要。

戈登·兴格莱会长亲身经历了教会的急速成长。1967年，他到日本大阪参加大会；他注视着听众，发现里面有许多年轻人，于是说：“我从你们身上看见教会在日本的前途。我看见了大好远景。我们目前还在刚起步的阶段，不过我觉得我应该说出长久以来的感觉；那就是：在不久的将来，这块伟大的土地上将会有锡安的支联会。”¹⁵过了一代，日本目前已有十万名圣徒和许多支联会、传道部、区会和一座圣殿。

兴格莱会长也非常关心教会在菲律宾的发展；当地的第一个支联会于1973年在马尼拉成立。二十年之后，他成了总会会长，菲律宾已有三十万名菲律宾教会成员获得福音的祝福，在这个国家还有一座圣殿。兴格莱会长对教会在亚洲其他地区的成长也非常关心，包括韩国、中国及东南亚各国。

许多亚洲教会成员的灵性程度可从这位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经验得到证明；当时这位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受指派到菲律宾的一个支联会召唤新的支联会会长。他和几位圣职弟兄面谈后，觉得要召唤一位二十五岁左右的弟兄担任支联会会长。他请这位年轻的弟兄到隔壁房间，花点时间选出咨理；

但他 30 秒钟后就回来了。这位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为他误会了，但是这位新支联会会长说：“不是的。一个月前，我就从主的灵那里知道我即将成为支联会会长。我已经选好咨理了。”

兴格莱会长协助世界各地建立教会，贡献良多；他能在任内宣布这项事情，实在是恰如其分：“我们的统计人员告诉我，倘若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再过几个月，也就是 1996 年 2 月，美国本土以外的教会成员人数会超过美国本地的教会成员人数。这样的突破是多么奇妙和重要，它显示出辛勤工作的成果。”¹⁶

戈登·兴格莱会长任内强调的一大重点是美好的家庭生活，尤其是在这个家庭价值不受重视的世界上。在他的指示下，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议会对全世界发出一份有关家庭的特别文告，以下是部分内容：

“家庭是神所制定，男女之间的婚姻是他永恒计划的基本部分。孩子有权利在婚约下出生，并由完全忠贞、奉行婚姻誓约的父母养育。以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为基础，最有可能获得家庭生活的幸福。……

“我们要提出警告，违反贞洁圣约、虐待配偶儿女或未克尽家庭职责的人，有一天要在神前为此负责。再者，我们提出警告，家庭的瓦解会为个人、社会和国家带来古今先知所预言的灾难。”¹⁷

1995 年 4 月，兴格莱会长在总会大会上宣布：教会中的地区代表们服务热心，将于 1995 年 8 月 15 日卸任，并成立区域持有权柄人员这项新职位。区域持有权柄人员主领支联会大会、重组或成立支联会、训练支联会会长、传道部会长及区会会长，并执行总会会长团和区域会长团所给予的其他任务。这项新职位能使教会领袖在生活 and 事工两方面与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更接近，并促进教会在世界各地的成长。

有位总会持有权柄人员说明圣徒支持兴格莱会长的最好方法是：“在戈登·兴格莱会长承担起这神圣的职位，被支持为先知、先见、启示者、主领大祭司，以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时……我们要在他的职位上支持他的最好方法，就是‘往前闯，往前闯，往前闯！’”¹⁸

结语

我们每个人在教会历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有些教会成员出生的家庭世代遵行福音、并以主的方式教养儿女；有些人则是初次听到福音而走入洗礼池、立下圣约，要尽一己之力建立神的国度。许多教会成员在他们居住的地区为刚发展的教会留下历史，也为他们的儿女创造信心的传承。无论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每个人都是建立锡安、为救主第二次来临作准备的重要一份子。我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以弗所书 2：19）。

无论是新教会成员还是老教会成员，我们都继承了前人信心与牺牲的遗泽。对我们的儿女和数百万尚未听过或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天父儿女来说，我们是现代的先驱者，在世界各地借着忠诚贯彻主的事工，借着不同的方式来贡献己力。

父母以虔敬的态度、正义的原则训诫儿女；家庭教导教师和探访教师照顾困苦的人；家人欢送那些选择用人生中一、两年光阴向人们介绍福音信息的传教士；无私的神职领袖和辅助组织领袖接受召唤、为人服务；借着无数小时默默的服务来寻找祖先的名字，在圣殿中执行神圣的教仪，不论在世者或过世的人都蒙得了许多祝福。



这些传教士正促成约瑟·斯密预言的实现：“神的真理必将
勇敢、高贵、坚定地向前迈进，直到遍及每个大洲
……响彻每个耳朵”

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让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未来实现，而神已经向约瑟·斯密启示了未来的景况。他在1842年预言：

“真理的标准已确立；没有任何不洁的手能阻挠这事工的推展；迫害可能猖狂，暴徒可能联合，军队可能纠集，谤言可能毁誉，但是神的真理必将勇敢、高贵、坚定地向前迈进，直到遍及每个大洲、造访每个地区、横扫每个国家、响彻每个耳朵，直到成就神的目的，伟大的耶和華宣告事工已完成。”¹

虽然先知约瑟·斯密在世时教会的规模很小，然而他知道这是神在地面上的国度，将来会让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充满大地。我们都目睹了教会这几年来的大幅成长；我们何其有幸能活在这个时代，运用我们的信心和奉献来建立神的国度，一个永存的国度。

附注

导言

1. 《教会史》，英文本，3：30。亦见《约瑟·斯密先知的教训》，第121页。
2. “总会会长团复活节致词”，1995年4月15日，《教会新闻》，第1页。

第2章

1. 露西·麦克·斯密，《约瑟·斯密的历史》，英文本，第128页。
2. 1848–1849年吕便·密勒的日记，1848年10月21日，英文本。
3. 狄恩·贾西编，“约瑟·耐特对早期摩尔门历史的回顾”，英文本，第36页。
4. 《教会史》，英文本，5：124–125。
5. 1882年3月1日，《圣徒先锋》，英文本，第68页。
6. 《教会史》，英文本，1：55。
7. “百翰·杨史”，1863年6月6日，《千禧星》，英文本，第361页。
8. 百翰·杨，《讲志》，英文本，3：91。
9. “百翰·杨史”，1863年7月11日，《千禧星》，英文本，第438页。
10. “奥利佛·考德里致威廉·斐普函”，1835年10月，《后期圣徒的使者与提倡者》，英文本，第199页。
11. 《教会史》，英文本，1：78。
12. 《教会史》，英文本，1：78。
13. 露西·麦克·斯密，《约瑟·斯密的历史》，英文本，第168页。
14. 狄恩·贾西编，“约瑟·耐特对早期摩尔门历史的回顾”，英文本，第37页。
15. 《教会史》，英文本，5：126。
16. 《教会史》，英文本，2：443。
17. “大会纪录”，1844年5月1日，《时代与季节》，英文本，第522–523页。
18. 约瑟·耐特自传年表，1862年，英文本。
19. 纽奥·耐特，赖瑞·波特引用，见“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美国纽约州及宾夕法尼亚州起源之研究，1816至1831年”，英文本，第296页。
20. 1831年5月5日，《布伦共和报》；赖瑞·波特引用，见“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美国纽约州及宾夕法尼亚州起源之研究”，英文本，第298–299页。
21. 露西·麦克·斯密，《约瑟·斯密的历史》，英文本，第204页。

第3章

1. 奥申·惠尼，“纽奥·惠尼”，1885年1月，《贡献者》，英文本，第125页。
2. 伊丽莎白·惠尼，爱德华·杜立惹引述，见《摩尔门妇女》，英文本，第42页。
3. 1912年4月，大会报告，英文本，第50页。
4. 百翰·杨，《讲志》，英文本，11：295。
5. 奥申·惠尼，“纽奥·惠尼”，英文本，第126页。

6. 约瑟·贺布克, 雅各·布莱德利引述, 见《1834年锡安营: 内战序幕》, 英文本, 第33页。
7. 乔治·斯密, “乔治·斯密史, 1834-1871”, 英文本, 第17页。
8. 《教会史》, 英文本, 2: 73。
9. 《教会史》, 英文本, 2: 68。
10. 老约瑟·杨, 《七十员组织史》, 英文本, 第14页。
11. 1869年12月22日, 《德撒律新闻》, 第543页。
12. “西拉·包西佛纪录册, 1858-1876”, 英文本, 第5页。
13. “约翰·裴治史”, 1858年6月16日, 《德撒律新闻》, 第69页。
14. 奥申·惠尼, 《禧伯·甘的生平》, 英文本, 第104页。
15. 奥申·惠尼, 《禧伯·甘的生平》, 英文本, 第105页。
16. 《伊莉莎·舒: 不朽的人物》, 英文本, 第54页。
17. “一位长老之生平事略”, 《传记剪影》, 英文本, 第12页。
18. 《教会史》, 英文本, 2: 430。
19. 但以理·泰勒, “经历事件”, 《传记剪影》, 英文本, 第32页。
20. 伊莉莎·舒, 爱德华·杜立惹引述, 见《摩尔门妇女》, 英文本, 第95页。

第4章

1. 艾蜜莉·奥斯丁, 《摩尔门教》, 或《摩尔门教徒的生活》, 英文本, 第63页。
2. 艾蜜莉·奥斯丁, 《摩尔门教》, 英文本, 第64页。
3. 约瑟·斯密, 1835年9月, 《后期圣徒的使者与提倡者》, 英文本, 第179页。
4. 赖瑞·波特, “密苏里州杰克森郡卡乌镇的考斯威尔分会, 1831-1833年”, 《后期圣徒教会历史之地区研究: 密苏里》, 英文本, 第286-287页。
5. 《教会史》, 英文本, 1: 199。
6. 艾蜜莉·奥斯丁, 《摩尔门教》, 英文本, 第67页。
7. 《帕雷·普瑞特自传》, 英文本, 第72页。
8. 《教会史》, 英文本, 1: 269。
9. 《远西城档案》, 唐诺·肯农与林登·柯克编, 英文本, 第65页。
10. “纽奥·耐特日志”, 《传记剪影》, 英文本, 第75页。
11. 玛丽安·罗林斯·赖特纳, 1926年7月, 《犹他家谱及历史杂志》, 英文本, 第196页。
12. 《教会史》, 英文本, 1: 391。
13. “菲洛·狄鲍的叙述”, 《教会早期景况》, 英文本, 第84-85页。
14. 《帕雷·普瑞特自传》, 英文本, 第102页。
15. “纽奥·耐特日志”, 《传记剪影》, 英文本, 第85页。
16. 安德鲁·简森, 《历史纪录》, 英文本, 7: 586。
17. 教约116: 1; 亦见教约107: 53-57; 《教会史》, 英文本, 3: 34-35。
18. 奥申·惠尼, 《禧伯·甘的生平》, 英文本, 第213-214页。
19. 李兰·简特瑞, “密苏里北部后期圣徒史, 1836-1839年”, 英文本, 第419页。
20. 娥曼达·斯密, 爱德华·杜立惹引述, 见《摩尔门妇女》, 英文本, 第124, 128页。
21. 娥曼达·斯密, 爱德华·杜立惹引述, 见《摩尔门妇女》, 英文本, 第126页。

22. 戴尔·李巴隆, “便雅悯·詹森: 垦荒者、公仆暨教会领袖”, 英文本, 第42-43页。
23. 李兰·简特瑞, “密苏里北部后期圣徒史”, 英文本, 第518页。
24. 《帕雷·普瑞特自传》, 英文本, 第211页。
25. “约瑟·斯密致葛兰先生信函之复本”, 1840年2月, 《时代与季节》, 英文本, 第52页。
26. 里曼·李托菲, 《后期圣徒忆往事》, 英文本, 第72-73页。
27. 《教会史》, 英文本, 3: 423。
28. 马提亚·高立, 《惠福·伍》, 英文本, 第102页。

第5章

1. “露易莎·普瑞特日志”, 《西部悸动的心》, 凯特·卡特, 英文本, 8: 229。
2. “露易莎·普瑞特日志”, 英文本, 8: 233。
3. “玛丽安·摩翰日志”, 《我们先驱者的传承》, 英文本, 2: 353-354。
4. 《教会史》, 英文本, 4: 186。
5. 露易莎·戴克, “纳府忆往”, 1909年3月, 《妇女典范》, 英文本, 第41页。
6. “摩尔门教徒与印第安人”, 《西部悸动的心》, 英文本, 7: 385。
7. 百翰·罗伯滋, 《教会简史》, 英文本, 2: 472。
8. 《教会史》, 英文本, 5: 2。
9. 1842年4月28日, 纳府慈助会会议纪录, 英文本, 第40页。
10. 1842年4月28日, 纳府慈助会会议纪录, 英文本, 第33页。
11. “露易莎·普瑞特日志”, 英文本, 8: 231。
12. 《教会史》, 英文本, 4: 587, 604; 6: 558。
13. 《教会史》, 英文本, 6: 555。
14. 肯尼斯·高佛瑞, “谋杀气氛浓厚的时节”, 1994年7/8月, 《摩尔门传承》, 英文本, 第35-36页。
15. 《教会史》, 英文本, 6: 601。
16. 马提亚·高立, “回忆”, 英文本, 第3页。
17. 多马·福特, 伊利诺州史, 英文本, 2: 217。
18. 多马·福特, 伊利诺州史, 2: 221-223。
19. 《教会史》, 英文本, 7: 230。
20. 引自《教会史》, 英文本, 7: 236。
21. 引自《教会史》, 英文本, 7: 236。
22. 引自《教会史》, 英文本, 7: 236。

第6章

1. 《摩尔门拓荒边境: 何西阿·史达特日记》, 英文本, 1: 114。
2. 《摩尔门拓荒边境》, 琼妮达·布鲁克斯编, 英文本, 1: 117。
3. 雅各·艾伦, 《门徒的考验: 摩尔门教徒威廉·克雷顿的故事》, 第202页。
4. 罗素·里奇, 《向各国树立旌旗》, 英文本, 第92页。

5.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史》读本：取自原始手稿，英文本，2：221。
6. 雅各·布朗，《主的巨人：一位先驱者的生平》，英文本，第120页。
7. 卡洛琳娜·柏金斯，引自“布鲁克林号的圣徒”，《我们先驱者的传承》，英文本，第506页。
8. 犹他州五十年委员会，《先驱者全集》，英文本，2：54。
9. 1851年9月29日，“琴恩·贝克的日记”，英文本。
10. 凯特·卡特编，“妮莉·普西的故事”，《西部悸动的心》，英文本，9：418-420。
11. 威廉·帕麦尔，大卫奥·麦基引述，见“先驱妇女”，1948年1月，《慈助会杂志》，英文本，第8页。
12. “他们，建国者”，《圣诗选辑》，英文本，第36首。

第7章

1. 见《讲志》，英文本，13：85-86。
2. 约翰·杨，《约翰·杨回忆录》，英文本，第64页。
3. 卡特·格兰，《神国复兴》，英文本，第446页。
4. 百翰·罗伯滋，《约翰·泰来的生平》，英文本，第202页。
5. 法兰斯·吉朋，《朗卓·舒：灵性巨人，神的先知》，英文本，第64页。
6. “教会在西班牙和直布罗陀”，1975年5月，《朋友》，英文本，第33页。
7. 兰尼尔·布奇，《海上诸岛：后期圣徒在太平洋地区的历史》，英文本，第21-22页。
8. 查理·尼布里，“约瑟F·斯密会长忆往事”，1919年1月，《进步时代》，英文本，第193-194页。
9. 罗素·里奇引述，《向各国树立旗帜》，英文本，第349页。
10. 《查理·瓦克日记》，英文本，1：239。
11. 连纳德·阿灵顿，《查理·里奇》，英文本，第264页。
12. 伊利莎白·凯因，《从犹他州到亚利桑纳州先后造访了十二个摩尔门家庭》，英文本，第65-66页。
13. 戈登·兴格莱引述，见《复兴的真理》，第118页。
14. 百翰·杨，《讲志》，英文本，18：233。

第8章

1. 凯利·米尔，“坚忍的信徒：捷克与后期圣徒教会，1884-1990年”，《摩尔门史记》，英文本，第112-113页。
2. 兰尼尔·布奇，《海上诸岛：后期圣徒在太平洋地区的历史》，英文本，第352-354页。
3. 李·康特威，“拆散人们的疾病”，《这些人民》，英文本，第58页。
4. 百翰·罗伯滋，《教会简史》，英文本，5：592。
5. 百翰·罗伯滋，《教会简史》，英文本，5：593。
6. 百翰·罗伯滋，《教会简史》，英文本，5：590-591。
7. 《培勒密文：正义之军》，英文本，第16-17页。
8. 雅各·克拉克，《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信息》，英文本，3：256-257。
9. 雅各·艾伦、杰西·安布瑞、凯利·米尔，《转向祖先的心：犹他家谱学会史》，英文本，第39-41页。

10. 百翰·罗伯滋，《教会简史》，英文本，6：236。
11. “惠福·伍日志”，1893年4月6日，英文本。
12. 理查·霍兹裴，《一石一讲道》，英文本，第71, 75, 80页。
13. 见马提亚·高立，《惠福·伍》，英文本，第602页。
14. “锡安的救赎”，1900年11月29日，《千禧星》，英文本，第754页。
15. “自传年表：珍妮·布里何和伊妮斯·耐特”，1898年6月，《女青年日志》，英文本，第245页。

第9章

1. 沙吉·巴利夫引述，见1920年10月，大会报告，英文本，第90页。
2.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信息》，英文本，4：222。
3. 1936年11月，《进步时代》，英文本，第692页。
4. 1936年10月，大会报告，英文本，第3页；亦见《主的供应方式》，第5-6页。
5. 小路宾·克拉克，1936年10月2日，支联会会长特别会议；亦见《主的供应方式》，封面里。
6. 若需进一步资料，请见格兰·洛德，《纯正的宗教：1930年以来教会福利计划的故事》，英文本。
7. 傅朗契斯卡，“我绝不烧这本书！”，1988年1月，《旌旗》，第18页。
8. 1948年4月，大会报告，英文本，第162页。
9. 乔治·斯密，《与人分享福音》，英文本，第110-112页。
10. 1947年10月，大会报告，英文本，第5-6页。
11. 见格兰·洛德，《纯正的宗教》，英文本，第248页。
12. 1947年4月，大会报告，英文本，第154页。
13. 杰瑞·艾凡引述，见“战争分裂一切，福音结合一切”1995年8月19日，《教会新闻》，英文本，第5页。
14. 若需进一步资料，请见格兰·洛德，《纯正的宗教》，英文本，第254-261页。
15. 1949年4月，大会报告，英文本，第10页。
16. 1鲁埃林·麦基引述，《大卫奥·麦基会长的家庭回忆》，英文本，第5-6页。
17. 乔治·杜兰，“最好的基督徒”，1968年11月，《进步时代》，英文本，第82-84页。

第10章

1. 约瑟·斐亭·斯密，1930年4月，大会报告，英文本，第91页。
2. 约瑟·斐亭·斯密，1972年12月，《圣徒之声》，第8页。
3. 法兰斯·吉朋，《海乐·李》，英文本，第459页。
4. 杰伊·陶得，“伟大的墨西哥市区域大会”，1972年11月，《旌旗》，第89, 93, 95页。
5. 1977年10月，大会报告，英文本，第38-39页；或1978年2月，《圣徒之声》，第35页。
6. 戴尔·李巴隆，“黑色的非洲”，1994年3/4月，《摩尔门传承》，英文本，第20页。
7. 《宾塞·甘的教训》，英文本，第451页。

8. 布司·麦康基，“人皆与神似”，《宗教教育者的责任》，英文本，第153页。
9. 戴尔·李巴隆，“黑色的非洲”，英文本，第24页。
10. 宾塞·甘，“百翰·杨大学的第二个世纪”，《年度讲集》，1975年，英文本，第247页。
11. 《宾塞·甘》，英文本，第334页。

第11章

1. 泰福·彭荪，见证与警告，英文本，第3,21页；亦见《教会史》，英文本，4: 461；或罗伯特·戴伦长老，1991年1月，《圣徒之声》，第20页。
2. 泰福·彭荪，1986年4月，大会报告，英文本，第100页；或1986年7月，《圣徒之声》，第66页。
3. 泰福·彭荪，大会报告，1989年4月，第6-7页；亦见1989年7月，《圣徒之声》，第5页。
4. 多马·孟荪，大会报告，1989年4月，英文本，第66页；或1989年7月，《圣徒之声》，第27页。
5. 嘉洛·戴维斯和诺玛，“围墙倒了”，1991年6月，《旌旗》，第33页。
6. 1991年6月29日，《教会新闻》，第12页。
7. 豪惠·洪德，1994年6月11日，《教会新闻》，第14页；1994年9月，《圣徒之声》，第4页。
8. 伊利诺·诺尔斯，《豪惠·洪德》，英文本，第193页。
9. 豪惠·洪德，1987年10月，大会报告，第71页；或1988年1月，《圣徒之声》，第54页。
10. 1994年12月17日，《教会新闻》，第3页。
11. 1995年3月18日，《教会新闻》，第10页；或1995年6月，《圣徒之声》，第26页。
12. 《戈登·兴格莱：正直之人，第15任总会会长》（录影带）；亦见1995年6月，《圣徒之声》，第36页。
13. 杰佛瑞·贺伦，“戈登·兴格莱会长”，1995年6月，《旌旗》，第5页；或1995年6月，《圣徒之声》，第46页。
14. 1995年3月18日，《教会新闻》，第10页。
15. 戈登·兴格莱，“讲词”，英文本。
16. 戈登·兴格莱，大会报告，1995年10月，第92-93页；或1996年1月，《圣徒之声》，第74页。
17. 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议会，“家庭：致全世界文告”，1995年11月，《旌旗》，第102页；或1996年6月，《圣徒之声》，第10-11页。
18. 杰佛瑞·贺伦，“戈登·兴格莱会长”，1995年6月，《圣徒之声》，第46页。

结语

1. 《教会史》，英文本，4: 540。

